四西齋決事

〔清〕孫鼎烈　撰

序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者，治之具，非制治清濁之原也。然而德禮衰，政刑作，虞廷以皋繇作士，成周以五聽求民情，明允之才，端本忠厚尚己，抑太史公有言，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惟一切嚴削爲能齊之。況今世矯虔之俗，百倍古昔，又有訟師搆誘之，衙門胥役劫脅之，有司優柔寡斷，累月不能治一獄，曠人之工，荒人之業，竭人之膏血，供訟師胥役之一飽，曲直未分，已不知株累幾何人，蕩析幾何家矣。

往讀大雲山房文子居決事自序，晨起坐齋中，抱牘進者差肩立，手畫口指毋留，其應聽者，翻竟即擲下如風雨。已坐聽事，問數語，書牘尾輒數十行。其友張皋文過縣曰：此酷吏也。凡天下以易心言吏事者，與手殺人一間耳。皋文言是已。吾意，子居治古文，得力韓非、李斯，法家言所素習，其才明決果斷，片言折獄亦鮮失。且縣官得自決笞杖而已，折責四十而止，雖有失無過此，以視優柔寡斷殺人無形者，得失若何哉。余才不逮子居，故治獄不類，狀期多者百餘紙，案旁一吏侍通語言，他左右無有聲，一一窮詰，必使盡辭。其應聽者積年宿獄，牘高逾尺，翻閱必遍及，出聽人證雖多，隔別研鞫，錯綜鉤致，屏息耐煩，往往自日昃至於午夜，燭屢見跋。蹈瑕抵隙，乃環質無不立判者，援筆書牘背數十行，下必抉隱伏誣，告人罰從重，或先以情實輸，雖罪貰之。其難其慎之心，庶免皋文誚讓乎！或問：

制訟師胥役奈何？則應之曰：而去若訟師彼訟師敗矣。今幕中刑名錢穀皆官訟師也，累累若干牘，與訟師爭勝紙筆間，而訟者與聽訟者若無預焉。捨紙筆而任口耳，彼訟師敗矣。官司文辭皆可人代，獄訟謂之聽，聽乃與民親，親者或間之，真情皆失已。謀制胥役，胥易役難。吏事官可自事，拘攝傳喚，不能無役，雖極嚴明，僅僅使有忌憚，猶五十步而止耳。余以不文，出外宰縣，以理去官，十年不除，三攝劇篆，再更盤錯，無善政下逮，而胥役訟徒時聞怨讟之聲。幸伐木鳥鳴，求聲有助，識所獨到，都出親裁，稿零亂滿篋，臺匱多故，尤多散佚。玆年力將衰，自忖難膺繁劇，以閑散藏拙，爰排比舊稿，録其有關治理者，類爲若干卷。子居任氣擊斷，自知不免存用省愆。折獄本下吏才，無當政治之大，然董江都學貫天人，昔傳公羊決獄十六篇，近世仁和龔定庵春秋決事比，頗以經義傅會名法家言。湘陰左文襄嘗言，天下兩員官好作，一宰相，一知縣，爲其近君而近民也。近民莫先聽訟，小民身家與地方風化繫焉。儒者學優則仕，得百里之地而君之，慎旃毋忽。光緒甲辰夏四月始生明四西主人孫鼎烈自序。

序

無錫孫未盉先生由詞垣改外，除授浙江縣官，歷治劇邑，所至有聲。鵬翔浙西下士，蟄伏里閈，未親教澤，而政聲遐播，雖販夫孺子，有口皆碑，則嘗心儀久之。壬寅領鄉薦，幸出大賢門下，獲承聲咳，顧於社稷民人之事未暇究也。明年通籍，學治江蘇。蘇，先生桑梓地，地大物博，惟隕越之是懼。假歸杭州，叩門墻求治術。先生謂：我輩以讀書得官，本屬儻來，所學所志，還當不負初心，一切毀譽榮辱窮通得失，視若無與，而濟之以清慎勤明，居官之要不外是已。佩服訓言，退而求先生昔年政績，治尚嚴猛，得子產相鄭、武侯治蜀之遺，凡蠹吏猾役訟棍蠹賊，斯民之輩，鉏擊尤不遺餘力，故良民受陰惠而奸徒有怨聲。今年夏，先生晉階觀察，入都道蘇州，鵬翔迎竭舟次，出四西齋決事八卷，命重加校訂，始窺全豹。其治獄也，事理無不達，情僞無不燭，顧察以明，必成以恕，反覆曉諭，拳拳此息事寧人之意，不徒以明決爲能。其行政也，於地方風化以正學術爲本，於民生疾苦以培元氣爲先，藹然仁人之用心，無一毫操切苟且。而後知先生之治，實以仁恕爲宗，嚴猛特其跡耳。鵬翔來自田間，操刀初試，師門衣鉢未易仰窺萬一。顧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謹誦斯言，用自勵也。光緒三十年閼逢執徐之歲相月既望門下士海寧張鵬翔拜手序於吳江榷舍

四西齋決事卷一

會稽治牘　批

謝成文等批

已當堂剴切曉諭矣。查，正賦爲國用所關，田租爲賦所從出，今秋霪雨積澇，消泄不暢，言者皆謂由三江閘壅塞，以致田禾淹浸，不無損傷。幸即設法疏消，受傷尚淺，業經前縣會勘稟報在案。據呈各情，誠堪憐憫，但當此度支匱乏，爾等食毛踐土，具有天良，何得因此遽生冀倖。其或刁民從中生事，糾衆瀆呈，意圖挾制爲抗租地步。則國法具在，一經訪實，定予重刑，爲首之人亦同干咎，决不姑寬。至三江大閘，爲山、會、蕭三縣農田民命所係，業奉大憲面諭：相度情形，妥籌良法。本縣受事方始，俟部署稍定，即當親歷塘閘，勘明情形，博採衆議，會同山、蕭兩縣悉心籌議，稟請憲示遵行，以慰衆望。其傳諭各鄉民知之。

陶相批

宋師南當米貴洋賤民情艱困之時，首先遵示平價糶賣，深堪嘉尚。爾等居奇壟斷，不恤民艱，致歛

衆怨，釀成爭價毀店之事，爲富不仁，咎由自取。爾又恨宋師南首平米價，致形己短，意圖陷害，迭以主使盜搶拒捕重情，牽拉多人，架詞聳聽。設因此激成事故，在裘有太等固難逃憲典，而追求起釁原由，恐爾亦不能當此重咎。今湯浦鎮同德等店控案，早經息消，惟爾尚嘵嘵屢瀆，意若不誣陷宋師南不止。本縣兩次受呈，於當堂訊供時，察爾辭氣形色異常刁狡，惟前據董錫恩等來縣具呈，當堂供明，業已公稟臬憲，應候奉到批示再行遵辦。

鍾小姑批

查例載，義男女婿爲所後之親喜悅者，聽其相爲依倚，不許繼子並本生父母用計逼逐，仍酌分給財產等語。今據稱，鍾承期早故無子，其妻徐氏孀居，於同治九年將親女慶姑贅金聖明在家，意圖靠老相依，至今已二十七年，並無間言。今年八月徐氏病故，生前亦未立有繼子。察核情形，徐氏生而侍奉，病而醫藥，死而棺殮，皆女若婿是賴，其身後遺產，如先已立有繼子，則酌量分給，今並無繼子，則歸慶姑夫婦執業，於人情例意原屬允洽。惟該女自幼出家，住庵修行，是珠息庵乃爾棲身之所，早與俗家無涉，毋庸干預率瀆。

倪福生批

查例載，無子立嗣，若應繼之人平日先有嫌隙，則於昭穆相當親族內擇賢擇愛，聽從其便。如族中

希圖財產，勒令承繼或慫恿擇繼，以致涉訟者，地方官立即懲治，仍將所擇賢愛之人斷令立繼等語。是立繼一事，應聽無子之人自主，其房族希圖財產架詞妄控，最爲惡習。今據爾稱，晚年無子，胞侄不務正業，經族議繼服侄金甫即元良爲嗣，則繼嗣早定，如龍等何能妄生覬覦。卷查倪如龍初次控詞，一則曰輒敢擅自過繼遠族倪阿法，再則曰復敢擅繼倪金甫，其謬妄傲慢情形溢於言表，即其向爾與金甫尋釁，亦在意中，就使實被金甫等毆傷，原屬自取其禍。況裝傷朦驗，係若輩習慣伎倆，本縣即不以倪興富等公禀爲據，何難燭其詐僞。應准爾仍繼倪金甫爲嗣，倪董氏承繼倪阿法爲嗣，各繕立議據，呈案備查。候專提倪如龍、倪如明訊究嚴懲。倪福生等概無庸提質，以省拖累。

周阿幼批

私銷制錢，罪干斬決，鄰佑房主但知情並未分贓者，俱擬杖流，但必須確有銷毀證據，方可核辦。爾挾王德榮喊控爾子周阿岳、周永林酗酒詐擾之嫌，率以影響之詞，陷人重辟。試問，追究實情，其能以孫長齡身携厚錢四千文在途行走，遂爲銷毀之確據乎？審訊不實，誣告反坐，爾其何以當此？聞爾子阿岳、永林在王德榮錢店吵鬧時，爾往理斥不聽，是爾尚知教子之方，故薄責永林，從寬釋放，僅將阿岳枷示。今爾復嘵嘵牽控，是欲重阿岳之罪也。其速猛省，毋貽後悔。

頭役金升批

嘗讀牧令書，詳言差役稟報拒捕毀票不可輕信。今飭提之王阿四係屬佃户，所犯不過延欠租穀，何致毆差毀票，自干重咎。察核案情，自係該差索費不遂，裝傷聳聽。即果如所稟，亦屬庸懦無能。散役壽福，著即斥革，候改差勒提王阿四到案訊追。

職婦戴厲氏批

查是案，該氏與梁氏因夫遺財産，嫡庶互争，延訟年餘，卷將盈尺，實屬不善保家，不明大義。前經俞前縣提集訊斷，取結完案，獨戴梁氏抗不具結，居心實爲刁狡。該氏老邁，次子鐘俊愚騃無能，原分産業不知保守，已無遺留。雖苦由自取，而梁氏母子應知，今日之所有，皆昔日氏夫雲墀之餘積，揆諸人情，自不能聽氏老苦以終，繩以理法，亦何容抗違官斷。該氏親族不乏明理公正之人，應着持批投同親族，理令遵斷付給，由該親族取具梁氏遵結，呈覆了案。如再抗違，惟有飭提梁氏之子鐘偉押辦。此中利害，梁氏母子宜熟籌審處也。着即知照。

戴梁氏批

前據戴厲氏呈控，業經明晰批示，乃該氏不知悔悟，抗執不遵，又將族長戴元春扭控經廳，更屬膽

玩。總之事關名分，豈容執一己之私。據稱擬將厲氏接回奉養，不知彼此已挾訟嫌，同居共食必不相安，是以俞前縣有斷給養膳之諭。至厲氏子媳，無論如何不肖，其母其姑並無異言，何容砌瀆。察核所呈，擬接厲氏奉養，屏其子媳不管。該氏亦明知其母子不能分離，借此市惠，以圖聳聽。案經俞前縣訊斷，呂子卿等串賣田畝，自應撥還，而斷給厲氏洋元以及按月養膳，萬難翻異，候提到氏子鐘偉嚴行押追，毋再飾瀆。

徐得利等批

據呈，該航船户等會商曹蒿、東關各埠船户，購租小輪一艘，專走内河，自曹娥至西興往來開駛，拖帶客貨航船，似爲便商起見。惟查，紹河汊港頗多，大小民船往來如織，橋多且低，行駛稍不經心，易致碰撞失事，與嘉、湖、寧波迥不相同。該船丈尺若干，拖船搭客取資若干，現呈亦未議及。事係創辦，必須先事熟籌，方免後來枝節。現奉府憲札飭：候移會蕭、山兩邑核明辦理。示遵。抄批附。

陳胡氏批

繼立嗣子所以延似續而承宗祧，爲無子之人立後，非爲其妻妾立繼也。氏夫陳祥林物故無子，遺命以堂兄祥森之第四子照實過繼爲嗣。韓氏乃氏夫之妾，何得另立繼子。陳祥法等覬覦遺産，丁枚軒等從中播弄，唆令韓氏與該氏分産，各立一子，實屬荒謬。其敢搬擄衣物、契據，尤爲强横不法。查閱堂呈

丁枚軒原信，其招搖恐嚇，可見一斑，候即飭差提訊究斷。失單、丁枚軒原信均附。

吴子敬批

處兄弟之變，當以情恕，不可以理争。昔象以傲名捐階揜井，時時仇視其兄，動關身命，乃以仁人處此，不藏怒，不宿怨，分封有鼻，親愛益加。今世豈必無傲弟如象者，而善處之方要當以都君爲法。該貢生前次具呈，經本縣當堂勸諭，復批令毋遽興訟。乃閱此次續呈，絶少和平之氣，檢呈分書各據，仍是執理以争。親愛之義謂何？胡竟毫無感悟若此。良由本縣德薄，化導無方，用滋愧恧。青鳥之術，杳渺無憑，惟房屋甫謀基址而骨肉已見參商，不祥孰大焉。爰再明晰曉以大義，著持批仍邀房族秉公妥理。儻吴君瑞父子果係傲慢不率，罔有悛心，在其兄當念手足之情，在本縣惟知朝廷之法，條教所不能格者，刑章得而治之，逮案究懲，毋貽後悔。仍著該房族於十日内將理處緣由據實禀覆。分書已當堂驗發，抄契並糧串均姑附。

吴子敬批

人非木石，何致冥頑不靈。該貢生兩次呈控胞弟吴君瑞即吴瑞圖霸蠻阻各情，皆經剴切曉諭在案，苟稍有知識，無論受虧若何，縱應甘心忍讓，釋忿平争。乃今復兩造各遣子來案互訐，察核情詞，非該貢生兄弟之忍於終訟，實吴璋、吴淦兩不相下，各捏乃父之名以逞其私，當各予戒飭，俾知骨肉相殘，

有乖倫紀。吴淦陷其父於不弟，尤屬兇頑，暫發捕衙看管，着該貢生帶子吴璋並傳知爾弟吴瑞携帶分書於三月初四日自行投審，聽候核斷。該房族吴天富等既不能妥理息訟，粘單揭還。

陶冠濤批

絶産不准回贖，定例昭然，陶渭令如肯從情，何待本縣諭飭。今既不願放贖，本縣豈能違例爲該職抑勒耶。毋再嘵瀆。

莊書王祖訓批

莊册係屬官物，承充莊書一經身故，例應繳册，聽候另行點充，豈容父死子代，私相傳授，視同世業。該書父死年幼，輾轉托人代辦，以致遺漏孫順興户糧至三年之久，疏忽之咎，亦屬難辭。况其中更難保無别項情弊。錢糧關係國課，糧串更爲稽徵要據，迺被孫其昌告發，率請飭櫃補造，言尤荒謬。即此一端，其尚堪勝莊書之任耶？着即斥革，另候召充，並候傳同孫其昌集訊察究。號册一本存查，單附諭銷。

倪元忠批

查，韓永即韓廿九，與其胞兄韓書堂、胞弟韓開福先後訐訟，經年累月，俞前縣批稱各挾健訟伎

倆，刺刺不休，是其挾訟技以爭勝，已非一日。在兄弟怨起鬩墻，尚稱竟爽，而鄉里橫遭穿屋，大懼傾家。本縣收呈訊供，韓廿九善訟之名，籍籍人口。其上控倪品齋一案，經本縣略加詰責，旋始息銷。此案以毛竹三株肇訟，即使實係被竊，事極細微，稍予警覺，亦足罷手。乃纏訟復十閱月之久，現當農事方興，鄉僻小民何堪以細故久受訟累，應即將案撤銷。至管山一節，既係韓氏五房公產，應聽五房公其酌議。韓永如再有藉訟擾害情事，無論本案別案，定予嚴懲。懍之。

鍾士瀛等批

風水之事，不必謂其必無，但地屬他人，作止便難由我，此可以情商而非可以力爭者。前據該生具呈，業經當堂明晰曉諭，令自行妥理。今稱央中圓說鍾春梅需索國字塋田二畝七分代換，既屬上關祖塋下關丁口，此中輕重權衡應須自主。如果鍾春梅挾以居奇，力難償其欲壑。本縣於堪輿家言雖未涉獵，而據平日所聞及度諸以理，尋常墾種並不以動土論，否則墳塋四旁無歲不有太歲三煞，歲歲耕種，歲歲損丁，人類或幾乎絕矣。該生讀書明理，其熟思而審處之，徒興訟無益也。

高祥泰批

據呈，是項房屋，爾伯母高金氏契典與鄭四六，迨金氏病危，同女昭姑立契找絕，所得價值作爲金氏身後喪葬費用。是爾一再控鄭四六捏造絕契，即系誣告。屋既絕賣，存毀聽受主自便。供祖堂屋一

間，如果爾亦有分，前經高金氏契典，爾既知覺，何以並不即時理令贖回，又不將自己祖先牌移出，其爲高金氏己產已賣無疑。高金氏已立有找絕契據，又何庸爾另立契據交執，顯係高金氏故後，覬覦已賣之產，飾詞興訟，嚇詐挾制，既滿其欲，即請息銷。起滅自由，此等刁風，深堪痛恨，候單提訊究，以儆捏誣。

家屬鍾貴批

錢債細故一經涉訟，頻年累月，在被告固多拖累，即債主亦豈無消耗。前稟批令自邀原中取償，原不欲兩造以錙銖積聚之錢財，填胥役貪婪之谿壑。乃爾主不明此意，仍固求提追。查閱稟詞，景應祥在日借洋四百五十元，其子存人邀中議明以辦礦股單三紙作抵，股單不足，又立一百五十元借票，具見礦單三紙，足值抵洋三百元之數，則憑單取償，可無預景存人之事。股票認票不認人，不得謂雖有股單，持此何用也。其所慮延宕不還者，立票之一百五十元耳。景存人父喪已久，自應趕緊料理。且爲數無多，着限景存人於一月內自行歸楚，毋得推諉遷延，自取訟累。兩造當共體本縣安民息事之苦心，其各思之。

王許氏批

此案前經本縣吊查莊册，該户號畝業已輾轉推收，而王鴻寶原户內並不開除，以致田少糧多，當經

飭令該莊書核銷。惟查，金朝堂同治八年收金肇坤户，金肇坤户收六都四圖王春榮户。現查，該都莊册並無王春榮户，業經澈底查清，係屬莊書舞弊，應候嚴辦，以爲玩書示儆。該氏糧已理清，並無所謂訟累。至懲辦玩書，係本縣之事，非該氏所得干預也。

金尚齡批

婦女不守閨範，住居庵院，最壞風化，本縣方禁革之不暇，豈能爲爾出示，俾藉作護符耶！特斥。

陳韓氏批

陳祥林之妻胡氏尚在，豈容再娶。該氏父女果係誤入圈套，且受凌虐，豈肯不及早理論。至稱邀集親族遺囑各立一子，既無妻在爲妾另立繼子之例，又無陳祥林遺囑筆據，所言殊爲謬妄。且族人已爲胡氏定繼，寫立繼書，當堂畫押，愈見所言不實。丁梅軒播弄是非，招搖恐喝，確有憑證，輒敢抗提不到，唆氏一再捏瀆，已比差勒提，到案訊究。陳祥法覬覦分産，串同一氣，亦應併究。唯所指韓廿九包攬詞訟等情，尚屬可信，應候補提訊明察辦。

謝黄氏批

青年孀婦，如果恪守壺範，不出閨門，房中收藏物件人亦何能强取。訊據供稱，三月十二往樊江燒

香，隔夜始歸。即此一端，已屬非是。況該氏家主兄弟四人，三人尚在，親子亦有六人，親戚又多，謀產逼嫁，關係氏主體面，即使謝芳齋果有此意，其兄弟伯叔及至戚多人，豈皆箝口結舌，默無一言。該氏亦儘可邀同理斥，公呈請究。乃至親骨肉無一人作不平之鳴，今日之做詞寫狀，暗中爲該氏布置者，又屬何人？據供，謝芳齋有聽其教訓之言，亦爲人子者分中應有之事，並非過於刻待該氏。其速安分歸家，聽尊長秉公處置，慎勿受人愚弄，圖啓訟端，玷辱家聲，自干咎戾。切切。

許志坤等批

卷查，此案肇訟之始，由章雲昌一再控許阿寶揹贖典屋等情，而詞中命意所在，則云此屋已絕賣與錢姓，請飭莊由許郁文户除入錢玉田户，知章雲昌之控爲錢姓發也。後章雲昌復以是屋伊故父伯祥在日於同治年間絕賣與許阿寶之祖郁文，伊現在既無贖產之事，又無求追之訟，叩請究冒等詞，來案具剖。譸張之幻至於此極。想章雲昌節次呈詞，並非當堂親遞，到此事機敗露，即據錢寶華以串吞屋價爲由出控，乃知其中鬼蜮實錢寶華也。錢寶華拾取許姓遺失典契，不知尚有絕契，自己隱身暗處，借章雲昌之名，虛構情節，興訟擾害，誠爲奸巧。一被章雲昌剖明，弄巧成拙，不得不挺身而出。前後呈詞破綻甚多，無論章雲昌之絕契何自而來，而錢寶華之藉契生事，無可逃遁。明知事經庭鞫定干嚴譴，是以挽中求息，此種刁風深堪痛恨。本應不准，姑念牧民之方安民爲上，錢寶華既自知愧悔，從寬不予深究。惟粘呈許宗雯、章雲昌等允結是否自願，抑仍有冒捏背遞情弊，着各另具切結，於本月二十八日呈期當堂

投遞，聽候察核息銷。允結三紙揭還。

趙祖望批

生員恪守卧碑，令人可敬可憚，人誰得而侮之？民間口角忿争，評論排解直地保事耳，非生員所應問也。此案吴廷元與勞阿祥同賃册書金萬化房屋居住，吴勞兩家因小兒相争啓釁，致相毆扭。金萬化係屬房主，即使並無助毆情事，總應竭力調停。乃自初六至初九，吴廷元本無涉訟之心，其父吴紹燦亦但求服禮消釋，而金萬化不允，糾人在茶店争論，並牽率該生同往。該生苟稍自愛惜，豈肯爲金萬化一呼，即至身入是非之場。察閱禀詞供詞，一味爲金萬化左袒，其情可見。迨與地保意見不協，遂以被毆受傷擊鼓喊控。擊鼓鳴寃，何等重大，居然視同兒戲，實屬恃衿妄爲。地保與人紛争，無論如何總應笞責，生員干預外事，無論如何總犯卧碑。況前既堅供受地保毆辱，及地保受責後又稱地保不敢，皆裘阿奎所爲。反覆自由，意圖株累。已着該保跟交裘阿奎，候到案時再傳同該生質訊虚實。裘阿奎係屬平民，非地保在官人役可比，本縣當持平辦理，不能爲該生曲徇也。

董伯欽等批

名臣墳墓，遠年古木，原應禁止毁傷，非犯煞損丁、虚無杳渺之説所可聳聽也。趙國楨如實有盜砍情事，自應究辦。第事無證據，不能懸指。且既稱樹由董崇書價賣，則罪重盜賣之子孫，而受買者得從

末減。族誼攸關，着先行確切查明，據實呈候提同質究。

丁世漢批

現據二十一都二圖莊書簽呈莊册，宋百圖户下計地字五十一號山一分，丁宰户下計地字同號山九畝。查，宋姓宗譜内載，地字五十一號墳山四分，今查莊册僅止一分，雖核有未符，然既有一分，即不得謂墳非宋姓。第一分之地，除收場外，亦幾無餘。據供，宋姓在山上下釘界佔地，果如所言，殊爲非是。總之各承各糧，即應各管各業。兩造前呈契據各有塗抹挖破形跡，不免影射，均難執以爲據，應仍以莊册爲憑。宋盛和等固不能於一分之外任意侵佔，該民人亦不得揑情妄控，冀圖吞併，均着遵批息喙。如敢再相争執，瀆訟不休，定干併究。凛之切切。前呈宗譜一本發還。

龔三榮批

爾令李阿寶肩挑擔子，既有洋銀二百餘十元之多，何不跟隨督押，任聽先行，致被挑失。且珠子係輕便貴重之物，何不隨身携帶，與襍物同置擔中，據呈已屬可疑。李阿寶係鄰村素識之人，豈不慮挑物逃回後爾决不干休，必向追索，何以竟敢公然在家。據稱爾向理論，言語支吾，試問，挑擔同行中途逃回，人既見面，如何支吾，豈復尚能抵賴。察核情詞，不實不盡，粘單發還。

婁家坤批

卷查，陶榮呈詞稱，執有爾父欠票，期十五年十月終，後因爾父患病，推情延未逼付。迨逾年爾父病卒，爾又因治喪無資，逐次姑緩等語。是明言爾父病故在欠票到期逾年以後。乃查，十二年二月十八，確有爾呈報竊案，稱爾父於是年正月二十四日身故，顯係陶榮造作僞票，希圖誣詐。且案經飭提陶榮，並無其人，實爲陸阿貴化名。此種架空誣捏，大堪痛恨，業已訊供笞責枷示。諭爾具結，自回安業矣。着即遵照。

馮培昌批

昨據顏燮臣以爾無據誣索，糾衆滋擾等情具控，業經批示在案。茲爾來堂具呈，訊稱尚無前項情事，姑免深究。惟索欠總以執票爲據，遠年廢簿，本不足憑，至十三年前虧倒歇業之廢簿，尤不足憑。且吊查爾執簿，僅有十年九月至十一月草帳，無頭無尾，更不足憑。爾於十一年四月虧洋六千餘元，被各債主控追，封閉店屋，發押糧衙，迭受責比。歷次呈詞供詞總言虧空係屬實情，親友告貸俱絶，逾年始懇允各主減折，將貨抵償。如果尚存此項鉅款，豈有不以償欠忍受責押之理。又屢經債主二十餘户會同核結帳目，立議停利歸本，作十年照股撥還。如果帳上尚存此項鉅款，各債主豈盲無一見，甘心任爾折耗。而爾處此窘鄉，隱匿此款，既不歸本，又不取利，至十數年之久，始如夢覺。種種無情無理，雖

至愚亦不受爾欺謊。貿易中人當以顧惜聲名爲上，信義稍虧，人人唾棄，焉能立業。速即安分營生，如再逞刁，定干究辦。帳簿一本發還。

戴朱氏批

戴梁氏吞匿遺產，欺陵嫡室，其子鍾偉始則弟兄母子互相訐訟，繼則偕生母聯成一氣，復與嫡母厲氏、嗣庶母張氏控爭，蔑倫悖理，莫此爲甚。查閱先後分書，戴雲墀游幕粵東，修羊肥潤，而一生積蓄僅置田一百六十餘畝，除提起祭產各項，五子各授田二十餘畝，乃分析以後僅十三四年，戴梁氏續又置田一百十餘畝，及市房兩所。謂係自己妝奩，則戴厲氏稱梁氏本伊夫所買使女，焉有奩產，其言確鑿可信。謂由節省所致，則鍾偉兄弟三人共分授田七十餘畝，除去日用開支，即使萬分省儉，何遽能贏餘若此。且雲墀及父母兄弟兩世五人，共提存祭田十九畝七分零，而梁氏之父獨提祭田二十二畝五分零，以妾母外家而駕凌其祖父，此皆戴梁氏平日隱匿詭寄干名犯分之見端也。至所立分書，列厲氏於見分，蔑視正室，尤爲狂悖。案經前縣訊斷，不究追其欺隱之產，而僅將查出之葆元堂店屋、路家莊糯米田抵還借款洋二千元，令作五股均分，派出洋四百元補給鍾俊收領，其鍾靈應派一分，尚未提及，復每月貼厲氏養膳洋十元，原屬格外從寬，乃梁氏母子抗不具結，迭次上控圖翻。本縣涖任後，氏姑厲氏兩次來案泣請，見其龍鍾老態，顛連苦況，爲之惻然。戴張氏亦以斷洋五百元抗不交還，迭求押繳。節經剴切曉諭，冀梁氏母子天良發現，覺悟旋生，何圖冥頑不靈，抗違如故，勒提鍾偉未到，反逞其訟技，聳梁

氏砌詞上瀆。本縣抄録全案，詳請押發下縣，俾便究追。梁氏母子五技既窮，挈家避匿。查其産業，於二十一、二兩年間除賣殆盡。推其隱情，不過以氏姑垂暮之年，風中之燭，一旦物化，便成冰擱。本縣亦慮及氏姑不久人世，使逆子邁母案無了期，急欲爲地方整頓風化，又奉上憲嚴催訊結，當查城中石童坊有戴梁氏住屋一所，五月初二日親往查勘。此屋坐北朝南，五間四進，東邊一路租與劉姓居住，西路係梁氏遷出空房，現在鎖閉。詢明劉氏每年租屋錢三十六千文，今年尚未付過，給梁氏押租錢十八千文，不立租約。當將西路空房發封，飭傳氏姑婦及戴張氏，擬交給收管，收租暫抵斷款，並補貼每月十元膳費。乃氏姑已先期病故，謂臨終遺恨，實所難免。鍾偉兄弟不知奔喪成服，天倫滅絶，人理全無。該氏伶仃孤苦，更無依賴。據呈喪費無出，亦屬實情，着持批自向劉姓商量，將本年五個月房租支收應用，俟喪事辦就再邀同張氏來案，呈候揭封給領執管。

裘王氏批

氏夫裘良福避匿不出，抱子阿七又不到案，呈不蓋戳，不填註做狀人姓名，訊供則稱過路走方醫生代做，顯受訟棍指使，恃婦逞刁，先掌責以儆。既將氏女連姑勾串藏匿，反以圖賣等情挾制夫家，更爲可惡。候飭着原差官媒帶同該氏立往所指瓦窰頭地方俞姓家，將氏女連姑提案，並提引薦人訊究。

張慶熙批

已提馮氏訊供堂諭矣。查律載，寺觀庵院除先年額設外，不許私自創建增置，違者杖一百，僧道還俗，發邊遠充軍，尼僧女冠入官爲奴，地基材料入官等語。額設謂呈明有案，創建謂創其所本無，增置謂增其所原有，皆律所應禁，以其枉費重而引誘多也。會邑婦女往往託名清修，創造庵院，招引黨類，屢釀訟端，最爲惡習。據稟前情並察核馮氏供詞，該氏以隻身無依，借東福慶庵居住，情尚可原。乃竟出外募化，載運石木，召募工匠同時並至，意在一舉成功。名爲修建，實同創置，其多方引誘，可知其設心刁狡，亦可知將來必煽惑勾引，大壞地方風化。業經當堂諭飭地保將木石各件悉數運解來縣，聽候撥充公用。馮氏自稱張姓之婦，地保則供稱昔年曾充張姓僕婦，後住此庵，其人並無來歷，姑從寬飭保驅逐，不准在永樂村左近逗遛。至該職父塋，訊與東福慶庵隔有數丈寬闊河港，聞諸堪輿家言煞不過河，或尚無關礙，本縣用意固不在此也。

阮孝安批

訊取爾子小毛供詞，與爾前呈前供皆不符，顯係受人唆使，是以將小毛交差候訊。旋據爾投案供明具呈之意，不過理處不了，仍求秉公察斷，並無偏袒。至阮阿順務農撐船，平時安分，酒後惹事有之，別無拷詐情事。爾所遞呈詞及阮元彩、阮錦棠等各呈，均係阮宗漢做就，交爾分給。呈中所云委實不

知，實係小毛年幼誤供等情，核與爾前供尚無不合，並先據阮元彩、阮沛全、阮其忠、阮錦棠各供一一相同，各已具結在案。是爾等皆被阮宗漢一人愚弄，非本縣悉心推鞫，但憑一紙呈詞，鮮不售其欺詐，纏訟拖累，將何已時。阮阿順使酒無賴，睥睨族黨，在所不免。而阮宗漢挾私圖害，巧於搆訟，尤所必懲。已單提阮宗漢訊究。爾等當堂諭令暫回安業，如有應行質問之處，再候傳案。爾子小毛一併飭釋矣。

陶六二批

代書或因徇庇差役，不爲蓋戳，做狀人姓名何以並不遵式填註？且察閱詞中情節多襲訟棍故套，恐有從中唆使，着即邀同做狀人自行投案，不得以拆字先生及嵊縣人等飾詞搪抵。仍候催差集訊察究。

錢鴻江批

本縣審斷案件，堂判悉出親裁，或當堂繕寫，或隨後叙録。其尋常訊供，間由招書於叙供後照判録寫，俟點供時分別存改，總以硃筆點定爲準。兹閱抄粘七月初八日堂判，係本縣未經點定之稿，此稿因與原判意旨未協，改抹什之七八，乃該書輒將原擬之件抄給粘呈，是審斷之權直自該書操之也，殊屬荒謬。當經傳案訊問，究由何人抄給，爾尚不肯吐實，兹既究出情由，將朱招書傳案申儆。爾等嗣後慎勿受人譎騙，仍候着原差將陳茂貴帶堂押追。仰即遵照。

邵秉文等批

禁賭乃地方有司爲民除害之意，而刁民假公濟私，藉圖洩忿，往往而有。本縣遇此等控案，必究明根底，予以痛懲，而又恐賭徒從而得志，此權衡輕重之所以難也。高炳林控宋錦奎賭博，情節牽强，供詞支吾，知爲挾私誣害，訊供時已得其罅漏。而宋錦奎控案疊疊，素非安分，即使稍受懲創，亦不爲過。所以不批提辦而但出示諭禁者，明賭博宜禁，而指賭之人可勿予究，又與尋常誣賭者有間，亦可勿予究誣。是非之故，顯示端倪。高炳林特頑鈍無知之徒耳，否則應惕然於本縣用意之不惡而嚴譸張之幻，如見肺肝，定生愧悔。乃宋錦奎復不自揣，尚敢挺身訴訟，殊屬膽大，是以交差帶候提同高炳林質究，當兩予懲處，以警刁頑。惟重惟輕，在兩造皆無足惜，獨惜士大夫爲鄉里表率，舉動宜秉至公，一言爲知，一言爲不知，君子慎之，何容以一二不足惜之人各存意見，互相左袒，馴致門户朋分，衣冠傾軋，甚無謂也。若夫借端干請，其人即不自愛惜，亦視本縣爲何如人耶？

高炳林批

宋錦奎控案鱗積，誠非善類，然爾此次指告賭博，究竟爲公爲私，是虛是實，訊供時已洞察隱微，逐加駁斥。禁賭乃本縣爲民除害，非爲爾等借端泄忿地也。所以准予出示之意，已於邵秉文等詞中明晰批示。爾今言曬魚年年如是，何至今年始動口舌。試問，爾既稱宋錦奎年年賭博，何至今年爾始控告

乎？爾等扭於積習，一經涉訟，誠有如呈中所云，東求鄉紳，西尋門路者，爾何嘗不然，亦有爲爾託故嘗試者矣。良由兩造僻處海濱，未聞本縣聽訟首以拒絶干請爲事，皆徒爲此作僞之心勞耳。且宋錦奎訴呈，本縣連日因公在鄉，雖批尚未核發，爾又何從知曬魚口角之説，其爲交結書差鑽營窺探又可知。案經批飭提訊，即候訊斷究辦。

闔邑紳士翰林院編修馬等批

小雅小宛之五章：交交桑扈，率場啄粟。爾雅云：桑扈竊脂。胡文忠釋詩義謂：交交喻羣黨環集，竊脂喻貪朘無厭，皆狀今日之差胥周圍民居而啄食之也。竊謂周德雖衰，胥役之擾民當不如後世之甚，文忠特爲眼前指點耳。否則詩人既言之痛切若是，前之釋詩者胡皆諱莫如深耶？曩讀詩至此，嘗心焉疑之，怒焉傷之。自承乏是邦，催科撫字，兩無所長，惟思約束書差，除積弊，蘇民困，爲國家愛育黎庶，培養元氣，挽回世變。此心耿耿，靡有已時。兹讀來章，不禁愀然悲恧然媿矣。既悲夫本邑徵糧之累，使吾民至於此極，不止如小宛之詩所云也；又媿夫尸位越半年，於吾民疾痛呼籲之聲褎如充耳也。牧民之謂何？親民之謂何？承示割青名目各節，知差之病民甚於書。蓋櫃上之浮收猶可稽查，鄉間之横索伊胡底止。今自本年下忙爲始，將裁串差墊諸名色永遠革除。凡積欠花户，輕則催令赴櫃完納，重則飭差提案押追，不准該差等截串携帶赴鄉按户收取。至平餘一項，憲定章程會邑較山邑每兩加錢一百文，歷届恪遵。其上下忙互爲增減，亦因奏銷款項急迫，期於上忙踴躍，尚無弊端。此外新陳銀米完價

及逐日銀洋市價，與山邑屬在同城，豈容歧異，致滋浮濫。亦自本年下忙爲始，悉照山邑辦理，以昭畫一。如有暗中浮勒情事，一經察出，厥罪匪輕，該書等具有身家，諒不敢以身試法。並願各鄉紳士遍曉鄉民，當此革除積弊之後，務各激發天良，趕先輸納，既濟度支之匱乏，復免胥吏之追呼，公私兩益，寤寐胥安，有厚望焉。已革銀米串票錢文，准即勒石示禁，以期永守。此覆。

章兆有批

爾堂伯章喬林物故，獨子天有亦復夭殤，爾既憑族議繼與喬林爲嗣，則情關父子兄弟，何以查訊喬林何年身故、天有夭亡時若干年歲，概稱不知。是爾名爲繼嗣，實則專圖承管遺產也，焉用此嗣子爲耶？且章喬林親生，祇有女正姑，而立繼不使預聞，繼書無押，亦未妥洽。所呈礙難准理，粘抄發還。

沈仁隆批

爾前以成字一千三百九十七號沈廷榮户之田，指爲沈申甫即阿占造屋之地，輒以毀墳棄棺重情妄控，并呈嘉慶十五年印契爲證。經本縣赴鄉涖勘提集審訊查明，此號田畝早於同治十二年賣與王忠户承糧，爾所呈乃遠年廢契，契載坐落四至畝分與沈申甫造屋之處無一相符，是以定斷，爾亦俯首無詞，情甘具結，求免究辦。結案之後，爾即向王忠户贖回田畝，何必來案申說察度。爾用意以爲，產既贖回，承糧即可認田，即可冒認祖墳，步步進佔，令人防不及防。其所以必造爲誤賣錯除之說者，欲以掩其出

賣祖墳之罅漏也。刁訟伎倆，本縣如見肺肝。不知爾老契載，成字一千三百九十七號，計田五分八釐九毫五絲，坐落井頭，南至大路，北至墳磡，東至屋，西至大路字樣。井頭之名，據爾當堂供稱，爾住屋門前向有井一口，故地名井頭，今久湮塞無人知者，是此田坐落即在爾屋前，驗之四至，一一相合，即使贖回，斷不能影射假借。況沈申甫造屋處是地，而爾贖回是田，更判然不同。前堂諭已明晰曉示，爾毋妄逞譸張也。惟爾從前爲訟棍馬又卿唆使，是以將又卿稟請發遷善所拘管五年。現在呈詞猶是訟棍奸刁手段，難保非又卿仍從中暗通消息。業將爾發所管押，候嚴究主使，按律懲辦。老契前已塗銷，仍附卷備證。

陶峻棠等批

卷查，爾等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具呈，稱曾祖岐周受買午字二百六十六號山一畝七分零，土名梨樹塢。本年二月二十三日提集堂訊，爾峻棠、汝棠與陶森榮僉供，爾岐塋户承糧之山一畝七分，土名梨樹塢，在水溝之東，陶春森户承糧之山二畝，土名鏤底潭，在水溝之西，各有應管之山，兩相吻合。是祇須查明梨樹塢山之坐落，即爾等應管之山便有着落。本縣以山名衆所共知，斷難影射，爾與陶森榮等亦同稱水溝之右爲梨樹塢，水溝之左爲鏤底潭，隨水溝灣曲爲界，是以斷令自水溝之右梨樹塢山皆歸爾峻棠等執業，自水溝之左鏤底潭山皆歸陶森榮等執業，毋許越佔，惟光緒十二年爾峻棠等戲賣與陶森榮梨樹塢山不在前斷分界之列，均各輸服具結。至三月初三日爾等喊驗呈詞，尚稱赴梨樹塢山內自

水溝之右承值管業，被陶森榮等妄稱梨樹塢山場亦歸伊家等語，是猶以爾應管之山在水溝之右梨樹塢也。迨集訊時供詞忽復狡展，意欲變亂梨樹塢、鑊底潭山名。本縣不憚煩勞，親踰陶晏嶺到下家坎，勘得大灣水溝衹有一道，從水溝左陡峭處上山，陟險登高，察其山巒起伏，水溝環抱，觀者數十百人，遂令於衆人中各邀信服者二人來案聽審。訊據兩造邀來之陶尚信、陶尚美、陶啓元、謝武俊等僉稱，本縣所登之山爲鑊底潭山，水溝之右爲梨樹塢山，是應管之山各有定名，山之坐落各有定所，各管各業，無可復爭。乃爾等猶嘵瀆不休，藉詞契據毀失，此次具呈甚稱契上載明四址向至梨樹塢、鑊底潭各大灣水溝爲界，無論與涖勘形勢不合，即與爾始終呈詞供詞亦自矛盾，其有心纏訟，大堪痛恨。至陶謝氏議據，本縣並未據以定案，何庸比對花押筆跡，不過多生枝節，淆亂案情。候懲刁訟粘件揭還。

章壽氏批

租穀七千餘斤，裝盛四十五袋，每袋計重一百六十餘斤，何等笨重，安放第四進房屋，何等深邃。況重門錮扃，如何能開。譚阿潮司守頭門，固無任其執持火把掮運出門可以諉爲不知之理，而內外門歷五重，既無撬毀痕跡，自必由內開出。察核情詞，疑竇甚多。訊據供稱，譚阿潮已於一二日前走去，何以不早送案請究？但僱用譚阿潮必有保薦之人，該氏應著落原保人跟交譚阿潮呈送到案，聽候訊明察究。

戴洪煦批

戴鍾偉同生母梁氏吞匿雲墀遺產，抗違前縣斷案，不肯贍養嫡母厲氏，舉家外出，厲氏病故，絕不過問。爾既爲雲墀派下嫡長孫，現在年已及歲，雲墀棺柩浮厝多年，厲氏新喪已踰半載，擇地安葬，事無可緩，責無可貸，應責成爾商同朱氏趕緊料理。爾父鍾靈、母章氏皆早故，亦應亟謀窀穸，此乃人生根本大事，慎勿率忽。卷查，前呈光緒二十一年間分書內載，雲墀做墳落葬一切費用歸鍾偉等四股派聽，乃迄已年久，尚未遵議安葬，以致殯棺雨淋日炙，實屬喪盡天良。查，雲墀祭產分書內載，提存宇宙荒等三號田十九畝七分零，核與單開間有未符。該田初議兩房輪年對收，據供梁氏佔收已及三年，請由爾收租料理葬務，尚屬以公濟公，事無不可，應着自向承種前項當年佃户收取，商明朱氏辦理葬務，俟辦竣後再行照舊輪收，以符原議。至此項田畝皆坐落山邑境內，並即抄批自赴山陰縣衙門呈明立案可也。粘單揭還。

戴諸氏批

指姦無據，律不准理。惟該氏夫故多年，產生私孩，是該氏犯姦有據，而姦夫仍屬無憑。至稱洋銀存放生息並被負賴，並未執有票據，更難保非捏情圖詐。本應照律專治該氏以犯姦之罪，姑寬批斥不准。

戴朱氏批

前據氏侄戴洪煦具呈，當批令商同該氏將雲墀值年田租收取，趕速辦葬。續據洪煦呈稱，收得折租洋七十三元，除伊自取零用洋七元外，餘洋六十六元交氏收存等情，核與現呈收數稍有未符。此項租錢祇能先儘葬事之用，至春秋祭祀，雖溪毛潦水亦可告虔。窀穸一日未卜，即體魄一日不安，斷不容緩。其所急已於洪煦前呈批示矣。糧從租辦，本年租穀由氏等收取，應由氏等完糧。若歷年陳糧，則由歷年收租之戴梁氏承納。山邑糧差原不得向氏家坐索，候移請山邑查照。住屋後進出租與典賣不同，原聽氏等自便。惟日用所需仍當竭力撙節，慎勿稍事浪費，傾棄家產，致貽人口實也。

章以龢批

道光十八年欠票，於今六十年，遞傳四代，中更兵燹，催討無還，豈有早不控追之理。況醇甫之母屠氏於道光二十五年立有議單，單中所載，大略以從前伊香房曾向琴房陸續票借暨會項錢九千八百三十五千八百文，琴房各侄曾借香房錢一千九百十一千四百三十文，抵算不敷，又以通裕貴字號典當貨本資利共錢八千六百九十二千三百零四文作抵，彼此核算銷除，找進錢七百六十七千九百三十四文，兩相清訖。是叔侄兄弟往來款項，無論公借私借，一概清算，毫無葛藤可知。醇甫因服官在閩，未曾列押，而醇甫之子良期、吉期均隨同祖母書押，尤見醇甫往來款項皆在兩相清訖之內，所執爲遠年廢票無疑。前

係章祖懋一面之詞，未遽深信，是以批令自邀房族妥理。今察核來呈及抄議，情節顯然，何以該房族諸人竟見不到此。即着毋庸理處，該職慎毋藉廢詐擾，致干未便。切切。粘抄揭還。

楊大章批

控告詞訟，不容起滅自由，遽請免訊。顯係藉訟索詐，既遂所欲，情甘賣女。仍候飭提金阿慶、楊香姑及何家有父子到案，訊明察斷。

施培宗等批

塘閘工程爲三縣一百二十餘萬水田豐歉所關，非一人一家之私所得妄生異議。直落施添建旁閘，原是賈讓治河下策，然可必其有利無害，惟利僅分洩，所益者少耳。但當積潦泛濫時，苟有涓埃之益，以三縣合計，爲利亦不小矣。捨此不用，更爲無策。本縣屢奉大憲諭飭，悉心妥籌閘務，登山涉水，經營相度，亦既年餘。先後兩次延集三縣官紳會商，迄無定議，甚有懷挾私意陰行掣肘者，每有興作，橫加訾議，必欲責以萬全而又不肯自出萬全之計。力任斯事之難，築室道謀，徒多貽誤，迨至臨時措手不及，當局者爛額焦頭，言者反得置身事外，不受阻撓之咎，此其害較海沙淤閘爲尤甚。無怪三邑士紳皆以袖手緘口爲退讓，而塘閘局紳亦復紛紛請退也，其如民生何。上年六月二十日第二次會勘集議，至八月中浮言未息而蛟水大至，幾蹈前年覆轍。幸賴局紳先事綢繆，臨時復併工挑濬，未幾大閘遂通，差免

咎戾。當大閘未通時，本縣扁舟巡歷各鄉，求疏泄之法，惟宜橋棟樹下兩旁閘甚爲得力，西湖底閘處曹江上游，江水頂托，出水稍緩，此皆身歷親驗，較耳聞似爲確鑿。嗣復奉大憲批飭，勿以目前無事置爲緩圖。自揣智力短淺，未能與沙水争勝，常使百年無水潦之苦。每滋負疚，不得已而思其次，惟有查照劉俞兩前縣稟案，在直落施地方添建旁閘，爲大閘未通時分泄之助。謀諸城鄉紳士，衆論僉同，遂會山蕭二縣，稟經府憲涖勘後轉稟各大憲批准照辦，並先於冬間擇吉祀土開工。旋因徐紳樹蘭獻言府憲，謂莫若濬白洋川，引山西閘之水下輸於清水溝，收刷沙之全力，庶幾一勞永逸。徐紳老成謀事，熟悉閘務，其宏識遠略超越儕輩，素所心折，果能引爲己任，坐言起行，用觀厥成，則三縣之田廬民命永永受福。自覺區區旁閘，所見者小而所補者偏，應即稟明上憲，停止閘工，另從長策。若仍顧後瞻前，一時未能定計，轉瞬夏秋大懼，霪霖復至，究竟爲其小者近者尚可補救目前，勝於開決塘隄之險。則建閘之工萬難中止，建閘之地萬難改易。事關地方利病，原不惜虛衷博採，冀益民生，乃昨接見該職等悉心討論，並無卓見定識可以裨益鄙陋。所稱直開乾坤沙一說，係摭拾塵羹土飯，早經吐棄之詞，足見於沙性水勢毫無見地。至呈中稱直落施直對東江大海進口，此尚是同治間初開宣港口之故道，現在西匯嘴沙尖日趨而西，海口亦日徙而西，已在直落施下游六七里，有目者自應共見。海潮決塘，既係濱海外隄，則與內隄相去尚遠，又屬故作危詞，以圖聳聽。窮其究竟，不過欲改閘宣港村等處，以便己私，則以一人一家之小害撓亂大局，貽誤事機，本縣不能爲該職等曲徇也。

胡翼軒批

查閱抄議，謝子初遺田僅六畝餘，而一妾兩女，養贍出嫁，及仲氏身後之事尚多，豈能以之捐公，僅准收用花息。所立議單本欠平允，即使出自謝倪氏之意，豈倪氏身後喪葬自留田三畝二分，餘備用，獨不爲兩女遣嫁及仲氏身後計乎？惟謝仲氏上年九月間曾控胡亦軒朋串盜賣，求請註册保祭。後復抹匿前詞，自請售賣。又且側控廳衙擾累，佃户種種刁謀，其不能安分可見。且知有人暗中唆聳，希圖染指。收呈時傳訊抱呈謝百川，察其情詞，疑即唆使之人，本應提究，姑念保産爲重，着爾邀同謝族公正人等妥爲定議，呈候核奪，俾免訟累。至上年租息，爾藉秀姑口食爲名，全數收取，則仲氏與小姑將何依賴。其被控亦屬有因，爾既與謝子初生前同夥至交，遂成至戚，慎勿貪圖微利，辜負死友。於此見人之存心焉，著即知照。抄議一紙，糧串兩聯，均附。

諸邑武生周士傑等批

查，該邑來郡武試生童藉考庇賭，尋仇玩法，屢奉學憲暨本府憲先後牌示，斥革扣考，飭拿究辦在案。是在安分考生，應如何自知歛跡，絶不干預外事。乃郭德有本打箔營生，失業游惰，顯違禁令，聚衆賭博。經本縣獲案枷責，其人衣服整齊，决非伙夫幫工之人。該武生等事不干己，輒爲出頭飾詞求保，即非有心朋庇，亦屬不安本分，姑寬不准，保狀揭還。嗣後務當循分守法，爲諸童表率，勉圖進

取。倘或恃武滋事，唯有按名指禀，請予嚴懲，悔之無及。其各凛遵，勿負本縣諄諄誥誡也。詞違式，併斥。

櫃書等批

串票錢文，自禀奉憲飭禁革之後，去年下忙起已由本縣於平餘項下每兩酌給錢七文，通年計錢四百千文。又令四花庫書每年津貼錢六百千文，共合錢一千串，以之開銷紙張飯食，無慮不敷，何得再行請益。着即遵照辦理，並由庫按忙貼給可也。

毛芝靈批

前據毛龔氏同嗣子芝龍兩次粘呈議據，請將自置裳、服等號田六畝零捐作毛大禮祭產，求爲立案。當查，議據内嗣子芝龍未經列名畫押，疑有别故，傳訊芝龍，詞涉隱約，雖當毛龔氏之面未敢異言，察其神情，似有兩難者，知其中必多轇轕，是以均將原呈發還，令其妥立議據，另呈核奪。兹爾呈稱，是項田畝已於光緒二十二年載入分書，提作學產，從毛必忠撥入姜德户承糧。即由毛龔氏立分，原體爾父與叔獎勵後人讀書遺意，今龔氏忽抹匿前情，改捐祭產，非有族人覬覦唆使，何致如此。惟草分不足爲憑，着將正分書呈驗，聽候察斷。

翰林院編修馬等批

去年紹地收成早禾稍形歉薄，晚禾尚不失爲中稔之年，聞業主收花皆在八九分之則，是米價之翔昂，由於上江來源阻絶，奸商遂囤積居奇，富户多閉倉遏糴故耳。爰念貧苦小民買食維艱，先於二月間瀝情稟奉大憲，特弛金、衢米禁，以開其源，又嚴杜奸商偷運，以節其流，均經出示曉諭。一面招商給照，於三月杪赴金、衢兩府採辦，尚恐商本不敷，又爲籌款給領承運，以期民心略定，用消隱患。披閱來牘，諸紳亦籌及鄰郡禁米販運，先事預防，具見同心，良深欽佩。惟所議辦法與前奉府憲面諭據鍾紳徐紳面商辦法又復不同，既因義倉爲八邑公共豫倉，專屬山、會二邑，則此中界限自應劃清，何以現在買米仍牽合爲一。既有此一萬石買米之本，春夏之間爲日方長，似可隨買隨糶，常川轉運，不必待至五六月間始行發買。現奉府憲轉奉藩憲札飭：紹興府倉存穀一萬石，趕緊開倉碾動，辦理平糶。所指府倉是否即八邑義倉？既有此項存穀，何以來文並未叙及。義倉章程，錢穀並存，而存穀存錢之數縣中並無卷據可查，所發穀本是否即錢穀並存之本？聞近日金華等處米價亦貴，轉運需時，誠恐緩不濟急，能否遵照憲飭，先行開倉，碾穀平糶，以濟民食。諸紳情殷桑梓已饑已溺之懷，與本縣昕夕焦勞之念，心心相印，希速將所指各節詳晰查明，並妥議平糶章程，刻日見覆，以憑轉報。幸勿稍稽。盼切。此覆。

孫其昌批

該生失管之麗字號田畝，前已飭書查丈明確，飭令釘界歸管。一面將承管莊書王祖訓斥革，高寶軒以不即將魚鱗册交出，亦經懲處。如係龔嘉淦所爲，王祖訓何甘代人受過？又不能以一事而罰及兩人。樊教衡雖有應得之咎，因田未查清，案未即結，是以尚未發落。至該生珍字號田，前雖諭令龔嘉淦等幫同查問，然該生事關切己，尚且查無着落，何能遽責龔嘉淦不爲挨查。且呈叙該處土著謂有人交代，未便干預，究竟交代者何人，謂者又何人，毫無指實，大抵亡是公烏有先生之屬耳。若謂龔嘉淦私藏魚鱗册，據供亦得諸傳聞，無人指證。事須核實，方可層層推究。該生所呈皆莫須有事，想當然語，奚足以昭折服。且詞中動云庫藏支絀，宵旰焦勞，一若范文正作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者，其實按諸該生清理私田，終屬隔膜。作時文最忌膚廓墨卷，公牘文字亦以清切近理爲當也。仍着自行查明，呈請追給。

張沈氏批

此案由蕭山縣會委，稟奉前府憲札飭本縣移提訊斷。本月十三日甫經奉札，該氏已於是日來案具呈，且訊供有呈稿係五日前托人做就帶來之語。縣稟批詞並不榜發，而該氏早有消息，是其廣通聲氣，精熟訟技，大略可見。現既蒙札委核卷質訊，秉公斷結，正在移提，案中原委無從查悉。本縣如虛堂懸鏡，無物無形，惟俟人卷到後悉心研鞫。果屬該氏已産捐公，何敢回護偶然之前斷，奪嬰兒之食，造有

心之孽。倘情節或未確實，則民信先於民食，一息尚存，必不能徇先入之言，變亂是非之公也。

錢啓忠批

現經吊查十三都二圖莊册，孔義記户内號字一千五百三十二號地二分五釐，係同治十年由本都任忠山户除入，其户下註明同治十二年放三十二都孔義記原户字樣。復吊查三十二都册，内所載義記户内係收任忠山户，並不由孔義記除入，情節本屬可疑。旋於光緒二年由義記户除入本都章松巖户，是年即由章松巖户除入錢久、任貴户承糧，現呈並未除去。第孔義記當同治十二年出莊之時，並無另有除單，輒將同治十年間單内原填本都本莊字樣改爲三十二都字樣，其爲該莊書孔春榮玩法營私可見，實屬膽大妄爲，候提該莊書孔春榮澈訊察究。至該屋既由任鳳翔出契歸併與該監生爲業，其從前合户之任貴二字自應注銷，另候飭令遵辦。抄契三紙、印旗二紙、糧串十八聯暫附。

周家瑞等批

此屋在衆人出入路口，現仍墻垣欹側頹圮堪虞，亟應拆卸修理。市廛之地，四面居人，若論禁忌，則無歲不有太歲三煞方位，豈能永無營造之日。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昔言可證也。該職但選期工作，毋畏阻撓。

周萬盛批

本年米價騰貴，民食維艱，現在官紳等籌辦城鄉平糶，每米一升須貼錢二十餘文。又因米乏來源，誠恐接濟不及，本縣會商邑中諸紳籌借鉅資，請府憲派員赴漢口長江一帶採買。一面稟乞省憲電請湖廣、兩江督憲暫開米禁，撥派兵輪協運，由甬轉運來紹，以資糶放。電牘交馳，往往徹夜達旦，所以爲爾民謀粒食者亦既竭盡心力。乃猶有兇惡之徒，藉端尋釁，號召黨羽攫奪米簽情事，惟有遵奉撫憲先後示諭，不論首從，一經聚衆至百人以上，照斬決定例，立以軍法從事。聚衆千人以上至數千人執持木棍等項爬搶糧食，並無攫取別贓者，爲首斬監候各條辦理。據稟魯三五、魯阿桂既知悔罪，姑寬既往。其錢阿敖、陳廿六、孫連生候即勒拿訊辦。並候商請紹協臺札飭白塔汛就近彈壓可也。

屠鴻逵批

該職平時不洽鄉情，歛怨小民，致值米價昂貴。該鄉民以借糴爲名，搗毀泄忿，其所由來漸已。該職初詞自言實同挾有深仇者，確係實情。本縣爲地方大局起見，不得不按律懲辦，是以飭提王三六到案，訊明實係鳴鑼首要，鞭責鐐繫。此等事附和雖多，實不過奸民數人煽誘逼脅所致，商書言脅從罔治，具有深意。且平心而論，本縣自閏月以後奉大憲示諭，勸令有穀之家毋得囤積，不啻至再至三，乃該職家藏米穀不肯出糶，至鄉民垂涎起釁，亦有難辭之咎。續又拿獲潘阿桂，據供某人挾有某嫌，某人

因何口角，故被開列。現在挨户科錢，名爲賠償之費，有錢者獲免，無錢者以指請補提恐嚇，則是本縣執法，適爲該職敲詐之地。密訪屬實，故立即吊銷牌票，聲言餘准免究。今該職又稱王阿有等家有餘資，夙稱温飽，欲援尋常盜案治以不分首從斬决之律。惟研詰獲犯，皆堅稱米穀之外無人搶取衣物，該職初稟亦稱將衣物搬運入城，是以呈報稍稽。雖刑家有周内之文，本縣斷難曲從也。

符胡氏批

青年孀婦，不能在家守節，輒藉修行爲名，居住庵廟，招引徒黨，男女混雜，蹤跡詭秘，家屬不能約束，出入無所禁忌，其所居房屋類皆幽深繚曲，多開門户，穢聲彰聞，屢屢見諸訟牒，實爲地方惡習。該氏在餘慶庵中有護法有司帳，男女同處，穢跡敗露，事非一日，迨被朱葉氏族人查獲證據，始難掩飾。該氏既係住持，平日不能整頓清規，互相容隱，以該庵爲藏垢納污之地，傷風敗俗，莫此爲甚。應將庵内婦女一併驅逐，董茂松勒回嵊縣原籍，不准逗遛本境，庵内屋宇田産就近撥充娥江書院管業收租。正在辦理間，即據曹江司以餘慶庵男女混雜有傷風化，據董茂松將庵内田契呈送充公詳情核示到縣，業已批飭該巡司將庵内房屋及田契點交娥江書院紳董收領，一面照會紳董管業收租，並飭莊除户矣。粘件附。

任文奇浩批

流血被面，敷以香灰，用水洗驗，並無傷口，亦不浮腫，不意至今尚有此等伎倆敢於嘗試，應即分別枷責，以爲逞刁妄訟者儆。

王天寶等批

查，平水埠附近各處素多不法奸僧，如悟康、馥林、妙香等，皆彼教中之敗類，疊有控案，倖免究辦。而地方游手之徒亦互結黨羽，索詐滋事，已有唐阿銀前車可鑒。所控松筠庵僧永康大率此類，而凈水庵僧阿有並非空門中名號，難保不因若輩劣跡久爲本縣所知，故用俗名隱混掩蓋。且察閱情詞，亦多徇私袒護，難以遽信，姑候訪查各人劣跡，擇尤提究，並將庵產充公，免致以清凈場作逋逃藪。粘據姑附。

王珊友批

祠旁張阿寶等房屋，前經本縣吊驗契據，本屬無糧之產，其爲官地無疑，照例原應拆讓。但若輩築居已久，視同世產，輾轉受典，更歷數主，即該職等今願照典契貼還半價，而張阿寶等安土重遷，覓地

拆蓋，誠非倉猝所能集事。此亦人情，前雖有查明官地似可拆讓之諭，總須於理於情兩無窒礙，並非謂剋期可待也。該職等不候本縣處置妥協，知照辦理，稟明動工，遽爾興作，一若胸中已有成竹者，殊嫌率易。至節孝總坊，係何年何人所建，無卷據可稽，拆卸移建，事屬更張，如果有分祠裔及建坊後裔，各皆商議允協，本縣儘可毋庸過問。一切原委未據稟明，不得遽請派差彈壓。

四西齋決事卷二

會稽治牘　判

柳元判

昨據程大慶以伊子程五二忤逆重情，攔輿呈遞，訊供情節尚輕，並非有心干犯，諭令改換另呈。乃散役柳元以未經受理之案，擅將大慶父子私押差寓，殊屬不法。迨經堂訊，尚敢以這是山會鄉風爲詞，可見積習相沿，罔知法紀。差役私押，大干例禁，幸本縣巡夜立即查出，尚未有私刑凌虐情事。著將該役柳元笞責枷號，游街示衆以儆，限滿責革。一面著散役朱貴帶同程五二回家，懇求其父到案聽候勸諭，從寬發落。此判。

顏傳鈺判

卷查案內各情，本多不解。顏周氏挾價值千餘金之飾物歸寧母家，自應嚴固扃鐍，慎密存貯，時加檢點。閨房非外人得到之處，周阿太雖係鄰族，既知其素行無聊，何得任其出入，白日竊物如取如携，事隔月餘始覺，殊屬不近情理。再四研訊，張得發所供周阿太銷贓宿娼及事後起贓等情，前後相符，獨

於五月二十邀同至周姓廳上接取飾物，始終不認，似非有心避就。至周阿太，贓證確鑿，逃匿不出，伊父周曾澤訴詞既稱五姑願將首飾借給，阿太却不收受，又云有素稱無賴之林錫齡、張得發見阿太有首飾借出，既却後何時復借，未據聲敘，故意含糊其詞，實已顯露破綻。種種皆應澈究。惟據顏傳鈺遣屬具呈，以周阿太早已外出，其父周畏農即曾澤情願折賠洋四百元，款已收清，懇求銷案前來。訊問兩造抱屬，均無異詞，當堂飭具切結，准予詳請息銷。張得發、林錫齡皆游蕩無恒業之人，依托非人，陷身羈押，念其到案後即據實供明，姑從寬取保釋放。陳萃庭即陳魁身充差役，積年窩娼，久作陷人坑阱，本縣早有耳聞。此次又騙取周阿太贓物，經前縣追取到案，衆證確鑿。此等蠹役斷難姑容，業經當堂笞責斥革，仍發押聽候詳辦。存案包金鐲飭領。此判。

金承烈判

判得金承烈當本縣涖任初次放告，即以被著名棍徒陳阿寶、毛阿安等拆梢劫去洋銀五元、錢三百餘文等情稟控。收呈訊供，察其辭色，刁詐異常。呈稱銀洋係奉師命往市買物，供又云先生叫他拿還相好，已知虛謊。惟結黨串詐，亟應嚴懲，誣揑圖陷，亦應究坐，是以票傳兩造質問。茲據陳阿寶即萬宗來案剖訴，毛阿安、金承烈各投訊前來，察言觀色，阿寶、阿安皆經營安分之人。復據地總陶堃及鄰佑銅店勞茂林、烟店屠十四、鞋店丁桂林、肉店鄭永生等各當堂具呈，逐一訊問，皆言金承烈半夜買酒敲門，以致口角，借端毀店，反圖索洋屬實，與陳阿寶等供同。並言阿寶非著名棍徒，亦無牽牛聚賭等

事。又訊金承烈，身帶銀洋何用，則云先生叫送與師母。往市所買何物，不過蘿蔔蔬菜猪肉之類，計值僅四百餘文，且云先生說過，如錢不够再到館中來取。金承烈所控銀洋，前後供詞既歧，與原呈又復不合，顯係隨時譎捏訛人長技。所買之物計值無多，且有不够再取之說，其爲僅帶三百餘文可知。深夜敲門沽飲，决非善類。會邑民風，往往以毫無影響之事，架詞搶先聳聽，一經受理，拖陷多人，經年累月不結，原告則置身事外。欲此風稍息，惟有嚴坐誣之律。金承烈自稱童生，而牽引四書字句尚多錯誤，挾其平時串詐伎倆，說現身之法以圖陷害，實爲市廛之蠹。本縣下車伊始，不得不重辦誣告，爲刁訟者戒。着掌責，交差候再訊辦。陳阿寶等取結完案，各歸安業。此判。

馬如麟判

判得民間契買田地，以畝分爲主，以四址弓尺爲輔，大略買田則重畝分，買屋基墳山則先定界址弓尺，而後約計除糧。其畝分之數未必與弓尺筍縫相合，然要亦不甚相懸，故四址弓尺或有轇轕不清，仍當以畝分爲據。此即馬如麟遠年憑糧，近年憑契之說也。卷查呈案契據，馮馬兩姓山場皆由章姓契賣，馮契載山糧五分，有四址而無弓尺；馬契載山糧二分五釐，並詳四址弓尺，但適於「橫濶上下」四字之下，「弓」字之上破碎成洞，並無字跡，其破處左邊有「才」字，馬如麟指爲「捌」字之旁，故堅稱橫濶八弓。驗其墨色筆跡迥異，行款亦偏左甚多，上下不相連貫。且馬界統算南北十三弓四分，若準橫濶八弓，應積步一百七弓有零，核山糧四分五釐，與契載二分五釐之數不符甚多，故橫濶八弓之說直可斷

其必無。此案結訟兩年，疊卷盈尺，馬如麟始請訊斷，繼又以訊斷無憑堅求涖勘。迨勘丈明確，馬如麟所指山界應贏糧二分零，則又云弓尺畝分不足爲定，總以界石爲憑。而於現在界石又稱馮姓「馮」字兩點係「馬」字加添，其東首界石又指爲移動。種種翻異，實屬刁黠。且前縣屢吊買山正契，延不檢呈，堅執橫濶上下八弓之說。追到正契，則橫濶弓數之數目字挖成破洞，顯係作僞。其擄禁原中之子葉阿華勒寫洋票，打毀馮墳石檯拜石，形跡顯然，衆供確鑿，允爲兇橫不法。茲本縣檢閱全卷，枝節橫生，頭緒百出，棼如亂絲。提綱挈領之法，欲清訟源，先明山界，欲明山界，須憑山糧，由分數以求弓尺，由弓尺以定界址，直可片言而決。馬如麟到堂亦堅求憑糧核斷，謂其他皆不足取信，應即准如所請。查卷內俞前縣丈勘繪圖，照管山顧阿六契中葉阿介所指馬界，丈得上橫四弓零五釐，下橫三弓四分，左直長十三弓半，右直長十三弓，核應糧二分一釐，僅虧糧四釐。以直長十三弓計，橫濶僅少三尺六七寸，一路爲數甚微。而右首馮姓之界，亦虧糧二分三釐。此外均是章姓山界。兩造所虧山地應各向賣主章姓理值。惟馬姓契買是山已七十年，章氏子孫累世分析，率多貧窘，勸令馬如麟毋庸再向補還。馮姓契買年未久遠，而章姓貧窘亦同，馮武臣自願不復向理。因將俞前縣勘丈時繪圖當堂發給兩造細看，以後悉照圖中四址弓尺立石分界，各自管業。均已樂從，願具遵結。葉阿華被馬如麟擄去關禁，卷查初次供詞，並無凌虐受傷情事，葉阿華之父阿介爲馮姓管山，釁由爭山而起，今馮馬兩姓爭訟既已斷結，應弗深究，勒寫洋四十元期票作爲廢紙，毋庸追繳銷毀。馮墳被毀石檯拜石等物，自行修理。馬如麟擄禁勒票、糾衆兇毀、挖契朦混、砌詞上控，兇狠刁健，本應嚴究，念其忝列衣冠，且此次到堂尚無一語狡

滑，甘心折服，姑援既往不咎之說，全其體面，各具遵斷切結完案。章和庭、顧阿六、葉阿介等各回安業。前縣繪圖粘附。此判。

任家仕判

卷查，任家仕七月初十夜失竊茶葉九袋，計重六百三十餘斤，業經呈准飭緝。又，七月二十八日有宋裕晋呈請將胞侄培聯、潮聯禁錮遷善所一事，兩案渺不相涉，乃於八月初八日即有任家仕控裕晋之子位聯及宋世斌、長生、春蘭等四人夥竊茶葉係宋培聯、潮聯眼見作證。培聯兄弟據裕晋呈稱前經其父呈送忤逆，原非良善，現復由裕晋控忤，事必有因，乃適於十日之後出頭與任家仕硬證位聯偷竊，挾嫌妄害，原屬顯然。惟據任家仕呈稱，七月二十四日先由其子廷棟見位聯等荷茶銷賣，認明袋口有「任仕記」印記，如果屬實，則位聯之行竊難必爲培聯兄弟等起意揑誣。乃本縣於集訊時先傳任家仕研問，據供失茶後查無着落，直至潮聯告他說初十夜眼見位聯、世斌等四人各背茶葉過伊門首，始知行竊之人，曾經邀衆評論，旋即指名續控。問潮聯於何日告知，則云七月二十六。再四盤詰，堅執不移。後問何日邀衆理論，又云七月二十四，且位聯、世斌等四人皆到其家承認還贓。問位聯等已於二十四到場認竊，何待二十六潮聯指證方纔得知，家仕語塞，而於伊子廷棟先見贓茶一節，絕不提及，挑以言詞，亦茫然不知。迨傳潮聯訊問，則任家仕之子廷棟先見銷茶及袋上印記等情節，脫口而出，任家仕所不能言者，潮聯皆鑿鑿代言，始知廷棟先見一層，皆欲爲潮聯兄弟彌縫其挾嫌誣指之隙也，非特廷棟眼見非真，即

潮聯二十六告知之說亦尚未確。蓋宋裕晋控忤在七月二十八，而任家仕指控在八月初八，相距十日之久，其中串謀可以意會。多此曲折，巧爲掩蓋，的是訟師伎倆。況據潮聯供，伊家與任家仕家相距一里以外，位聯等僅祇四人，何能肩負九袋六百餘斤之茶行一里有餘之遠，此潮聯之眼見不足信也。任廷棟既見位聯等肩茶銷賣，袋有「仕記」印記，真贓現獲，何能任其脫逃，任家仕堂供亦無一語道及。且家仕原呈僅云荷茶銷賣，不言袋數，而培聯兄弟聳母具稟，又云贓茶兩袋，可見譸張爲幻，皆出潮聯兄弟之謀，此廷棟之先見不足信也。宋氏家長宋周易、宋周義等四人，舉人范采晋、廩生董玉堂各稟稱位聯等實係清白之家，斷無行竊之事。雖跡涉干預，然任家仕既請衆評論，族如宋周易等，親如范采晋等皆未邀及，而惟不務正業住居較遠之宋增璲、陳文瑞及蔑倫悖理之宋培聯、潮聯是謀，明係串出數人，硬作圓中，與潮聯兄弟之誣證一轍，此請衆評論之有無不足信也。至宋鳳翔呈控及位聯、世斌等堂供僉稱家仕給潮聯洋五十元買口誣證，及家仕妻陶氏將茶私賣，暗中添賠嫁女裝奩各節，亦無憑據，概不足信。會邑民情好訟，往往以無作有，聽訟師刁唆，堅執不移，謂可淆聽訟者之神明，不知凡事自有真情實理，且前後供詞必有罅漏可尋，豈刁黠所能遁飾。潮聯等無可狡辯，自認挾嫌誣證，冀圖泄忿，願具甘結。潮聯予以笞責，尚屬從輕。任家仕雖非賄買誣證，而輕信潮聯兄弟之言，誣良爲竊，亦屬不應，姑寬各具遵結完案。失茶另行飭緝，任家仕亦回家自行悉心查察可也。此判。

金春友判

判得金春友、金春元爲同母異父兄弟，春友贖屋缺錢，無處挪移，春元代向唐長興轉借，尚不失爲友愛。惟春元票借長興錢十千文，春友票借春元錢七千文，來往分明，所謂債各有主。乃春元因春友延宕不還，指令唐長興代爲追索，此春友所以不甘而設計誣姦之事所由起也。金春友欠債無還，知唐長興入山樵砍竹木必由伊家門首經過，串令其弟春奎邀至家中，佯爲還欠，實則做成圈套，誣以强姦伊媳馬氏，意在敲詐，以致互相扭毆，被長興所帶之樵刀劃傷右手，藉以强姦拒傷等情，喊經前縣准驗提訊，實屬刁詐險惡之尤。查律載，執持兇器强姦傷人，雖未成，罪擬絞候。今訊明金春友告唐長興因强姦拒傷不實，自應反坐，惟一經研訊即具結自認誣姦，尚知愧悔，應從輕笞責枷號。金春元以兄弟間錢債細故指使長興出頭索討，致釀訟端，已有不合，復敢於成訟之後糾人强取春友毛猪一口賣價抵欠，跡近逞兇，但念於集訊前已將猪價洋八元給還春友，又將春友借項錢七千文全數情讓，寫給收清筆據，姑寬掌責以儆。唐長興劃傷春友右手，訊係身帶樵刀扭毆誤碰，並非有心行兇，且於春元取猪價賣一節先行供出，念其有病，從寬免責，仍罰令出錢五千文給予春友補償醫傷費用，即在春元應還欠款內劃除。至春友票欠錢七千文，雖據春元自願讓訖，究係藉訟誣賴，不容長此刁風。據稱春元還過猪價洋八元，實尚不敷，應斷令加償錢二千文，並補給醫傷費錢五千文，共成錢七千文，即以此項欠款劃抵。金春奎聽兄主使串謀誘害，既於到堂時首先供明並無强姦情事，准予免議。春元應找還長興欠項錢五千文，自行歸

楚，各具切結完案。此判。

地保顧升判

判得昨據三十一都地總顧升具稟，以近有外來之徐五十、金六斤糾率外來面生之人在平水埠頭日夜聚賭，恐有匪徒藉賭潛蹤，乘機劫發等情。察核所稟，情節較重，是以當堂標發硃簽，立提到案，訊明察辦。今訊得金六斤即金春元，因另案傳審，先已在城守候，查係安分鄉農。徐五十曾犯賭案，後已改悔，該總近又向其敲索洋四元未允。且徐五十係平水市人，金六斤係中嶴人，距平水市亦不遠，並非外來之人，顯係該地總有心傾陷。差役人等誣害平民，最堪痛恨，著將該地總顧升斥革，笞責枷號平水市示衆，限滿再行核辦。此判。

董秀鈺判

卷查，董秀鈺控董正綬等侵佔行路等情，經俞前縣親涖勘明，於本年十一月初四日斷結，令各讓出界址共濶五尺五寸，作爲董秀鈺出入行走之路，並候飭差督同釘立界石，各具遵結在案。未及飭差，旋即交卸，案准移交。本縣初次放告，即據董秀鈺以董正綬拔毀界石來控，十日內兩次具呈，而已結之案訟端復起矣。正在核飭提訊，即據董正綬剖訴前來。本縣提同質訊，秀鈺堅供十一月初十日原差毛桂到鄉釘立界石，伊與正綬均各在場，界石大小長短，言之鑿鑿。正綬則供並無其事。傳訊原差毛桂，供稱

並未奉票下鄉，檢閱卷內亦無飭差釘界牌稿，秀鈺始俯首無詞，甘心認誣。查，此案原斷兩造各有侵佔界址，則董秀鈺亦有不直，乃自上年二月成訟，至本年十一月初四斷結，秀鈺具呈至二十一紙之多，本縣到任放告甫及十日，又具呈兩次，其健訟可知。以甫經斷結之案輒復捏情圖翻，其逞刁可知。不嚴予懲儆，何以挽刁風。著即重加笞責，仍俟明正開印後飭差督同遵照原案繪圖釘立界石。董正綬訊無不合，應各取具遵結完案。此判。

唐翰判

判得兄弟爭訟，有乖倫紀，唐成渭以遠年分析之產嘵嘵置詞，實屬無理取鬧；唐翰因田產細故仇視其弟，若必欲其受責而後快心，友于之義謂何？其平日所以處骨肉間者亦可想見。今閱兩造呈驗分書，並無歧異，至田之肥瘠，分定踰二十年，成渭當受分時年已三十六七，非幼穉可欺，且係奉母撥付，豈容再有藉口。其所呈分書中於公田細號一頁有意抽匿，與下頁文理不屬，保非有心刁狡。幸其中尚無甚轇轕，應予免究。唐翰所呈分書載有續經查出之宇字七百零五號田二畝三分五釐九毫，由成渭出賣，據稱賣價與唐翰分用。質諸唐翰，不復置辯，亦姑勿論。其公田十一畝六分餘，業經成渭出賣六畝六分零，收價自用，僅存田五畝三釐八毫，斷令將宇字七百七十九號田三畝四分四釐歸唐翰過户，納糧收租。宇字四百五十七八九號田一畝二分七釐五毫、宇字六百三十九號田三分二釐三毫，據云係屬腴田，即作爲伊父祭產，唐翰與弟成渭輪年收取租穀，值祭完課。至截留船隻，已由親友理處送還，不予深

求，令成渭及子福林當堂向唐翰服禮，各具遵結完案。分書及議據兩紙驗發。從此友愛共敦，免傷和氣，毋負本縣教誨之意。此判。

金天德判

判得私梟拒捕，厥罪匪輕，但律有私鹽之罪，而無私販鹽泥之罪。此案金天德向玉順鹽廠買壅田鹽泥，分裝八包，載回攢宮，確有來歷。且安放埠頭過夜，翌日爲金天祥所見，起意訛詐，勾串安塍柴販四五阿生投地保聲說。即經該保許文到埠打開看視，觀者數十人，衆目昭著，是鹽泥而非私鹽。金天祥難違衆論，惱羞成怒，潛至安塍捏情唆聳。該巡商張和茂率聽一面之詞，稟請提究。本縣先後提集人證，再四研訊，並吊取鹽泥，用水淘淨，確是近海沙泥，並非黑灰。訊據金天德供指金天祥圖詐誣害，地保許文供明當時金天祥與金天德爭鬧及對衆看驗各情。旋復飭傳玉順司事王繼祖據實稟覆，並有攢宮地方士民生員金在德等六人到案呈保，金天德如有販私不法之事，願甘共咎。各在案。本縣察核情形，金天德並非販賣私鹽，毫無可疑，金天祥無可狡展，遂亦供稱當時僅挖看鹽包，見有少許白色，後傾倒在地，見與呈案鹽泥之樣一律，已自認誣。會邑山鄉地多磽瘠，農民終歲勤動，獲利無幾，當此歲晚務閑之時，預爲來歲糞田之計，綢繆未雨，亦貪其價值稍廉。此皆循良安分之輩，不能力加卵翼，父母斯民之謂何。果係私梟拒捕，橫行不法，本縣嫉惡素嚴，豈肯稍從寬典。如其平地生波，魚肉良懦，忝司民牧斷不能瞻顧偏徇，受該商等挾制也。金天祥僅予笞責，律以反坐，原不足以蔽辜，既據地保許文一

再籲求，保其安分營生，不再生事害人，姑准保釋，仍飭具改悔結存查。金天德即具遵結完案。鹽泥一包儲庫，餘七包該地保就近發給金天德領回。此判。

夏文潮判

復訊得，夏阿保即文潮設計引誘王阿九等在周阿二烟間聚賭，潛抽身出串多人，聲言捉賭，己則佯爲解勸，令王阿九脫下衣服質錢使用。旋因王阿九情知中計，不肯甘心，糾黨報復，剥衣取償。夏文潮猶敢夤夜喊寃，揑稱其弟阿榮被人誘賭，伊往查問，被同賭之阿九等敲詐剥衣各情。以譸張之幻作膚受之愬，種種險詐實非尋常可比。查，夏文潮實係謝文潮，當喊控時供稱姓夏，名阿保，弟名阿榮，純是子虛烏有，爲將來脫殼地步，用心之奸刁，令人莫可思擬。且曾拜挂名差役之丁楨爲師，平時結黨横行，無風生浪，大爲閭閻之蠹，難予姑容。着笞責枷發東大坊示衆，限滿再候核辦。王阿九雖被夏文潮設計誘害，而糾黨報復亦非善類，併笞責鎖繫以儆。周阿二開設烟間，窩賭滋事，本應將房屋發封，惟前雖狡賴，覆訊時即一一據實供吐，並自願即日將烟間閉歇，業經笞責，姑免封屋，取具即日閉歇烟館切結呈案。地保唐福於坊内聚賭滋事之案已經發覺，尚敢一再堅稱並無賭博，平時既敢於庇縱，到堂復屢肆欺朦，大屬膽玩，着笞責發押，併候再辦。此判。

沈仁隆等判

沈仁隆執嘉慶十五年印契，因契載四至有東至屋字樣，而沈申甫新造屋適在其承種公田東面，界址毗連，遂指申甫造屋之地爲其契內之地，地上厝棺爲其先代祖墳，率以掘毀祖墳十一支爲詞，添砌情節，一再控案。本縣以案情較重，雖屆歲闌封篆，不得不詣勘以明究竟。嗣勘得沈申甫新造屋三間，迤北稍遠田間有高塚一區，泥土新壅，其爲遷墳屬實。據沈申甫聲訴，因係自己地上多年無主厝柩，暴露堪傷，是以遷移封土，奠安枯骨。而沈仁隆則堅執原控不改。查，呈契內原賣是田而造屋處是地，其不合者一。契載田五分八釐九毫五絲，而飭丈仁隆現種田畝，除去申甫造屋基地，尚有田七分八釐以外，其不合者二。且粘呈糧串每忙僅完銀五釐，又與契載畝分相懸，其不合者三。詰以糧田何故不符，則稱向來如此，已數十年，心知其冒認而無以折之也。訪諸里老族姓，僉謂仁隆父墳在木橋南面，然無碑碣可證。揣仁隆之意，亦以祖墳雖無實據，而非其祖墳亦豈有確憑，遂堅求追還父骨。雖有木橋南面可指之墳，謂斷無發塚開棺滴血之事，肆其狡詐，有恃無恐，知必有刁惡訟棍從中教唆。悉心盤詰，始供出做狀人馬清安即著名惡訟馬又卿。傳案訊問，非特認作狀詞，且於詞中各節一一指證，與仁隆供詞大有增減，直且引爲己任。因用抽薪止沸之法，將馬又卿發押，釋沈仁隆等回家度歲。一面吊核莊冊，根查得此號沈廷榮契買屠宏安田五分八釐九毫五絲，早於同治十二年與契買屠名揚田五分八釐九毫五絲一併除入王忠户完糧，始知仁隆所執印契爲遠年廢契，其所呈糧串爲另號地一分八釐之糧，實仁隆現在住屋

移花接木，變幻離奇，到此始有端緒。茲開篆後提集覆訊，仁隆堂呈同治十一年糧串及紅旗各據，其田號畝分與除入王忠户之數一一相符。訊以十一年後，則云並無糧串，與十二年莊册推除，適相脗合。質諸仁隆，不敢仍前狡展。然不得此田實在坐落，終非信讞，而莊書里保皆難指實。憶及廢契内載有坐落井頭字樣，驟問以井頭地在何處，衆莫能對，獨仁隆言伊家門外本有一井，故相傳爲井頭，今井久湮塞，故人無知者，始悉此田坐落即在仁隆門前，按其四至面面皆合。仁隆住屋在申甫造屋迤南，契上所載東至屋者，乃仁隆之屋而非申甫之屋也。申甫自有沈林户地糧三分三釐，與其住屋及造屋基址有盈無絀。神禹鑄鼎則魑魅現形，太真燃犀則怪物呈狀，仁隆到此不得不弭首帖耳，認稱造屋之地非其祖父墳墓，願聽定斷。衡情酌理，此案沈仁隆冒認祖墳，添砌情節，逞刁誣詐，罪應反坐。惟念鄉愚無識，受馬又卿簸弄，逮馬又卿發押，去其依傍，自然帖服。前經笞責，現復由族長沈大八代爲求免，姑寬飭具改過切結存案，交族長大八帶回管束。沈申甫在自己承糧地面擅遷無主厝棺，應照地界内有死人不報官司而輒移他處律科斷，特仁隆已免坐誣，應責令申甫將遷墳添砌石脚妥爲保護，並置田一畝給佃承種，承值該墳春秋祭掃，以妥孤魂，免予議罪，與沈仁隆各具遵結完案。族長沈大八、地保奕連詞證既明，各具結釋回安業。馬又卿即馬清安積慣唆訟，並化名誣控，案卷疊疊，仍押候另行核辦。沈仁隆呈驗廢契廢旗，當堂塗銷附卷。沈廷榮户同治十一年銀米串各一紙併存，前呈抄契及地糧串發還。沈申甫呈户管一本，並前粘阿海借洋三十元票一紙驗發，欠洋自行理討。此判。

倪如龍判

無子立繼，應聽無子之人自主，前已於倪福生詞內明晰批示。倪如龍素不識字，又烏知昭穆二字作何解說，但聽信唆使之人從中簸弄，遂斷斷以次序告爭。觀其初詞，悻悻不平之意溢於言表，其狠戾可惡，其愚昧亦可憐。本縣前閱卷宗，兩造情形一目了然，無事再爲推究，且老年無子已覺可憐，又復纏訟拖累，情何以堪。是以批令倪福生准以金甫承繼，毋庸到案質訊，所以恤煢獨省案牘也。乃倪如龍不知悔悟，又復抹匿全案瀆控府轅，奉批質訊察斷等因。今復訊得，倪金甫的係後倪村下道地支，爲倪福生無服族侄，倪如龍謂其同姓不宗，謬矣。繼嗣定例擇愛擇賢，不論服屬，但論同宗。宗法有繼別之宗，有繼高之宗。宗其繼高祖者，服屬之宗也；宗其繼別祖者，無服之宗也。倪金甫以無服之侄，繼別祖之宗，名正言順。若以情而言，則所貴乎有子者，爲其能生養死葬、綿延嗣續已耳。倪如明等父死三十餘年而未葬，不能事其所生，安能事其所後；年逾三十而未娶，不能爲百世之計，何以延一綫之傳。況因爭繼以致涉訟，則嫌隙已深。先經傳到倪福生、倪董氏及族長倪興富，一再勸諭。倪福生繼嗣早定，固無從更改。倪董氏以承繼如明兄弟，則知其不克成家，欲承繼阿法，又畏如明等尋釁，遂堅稱不欲立繼，但遵故夫遺命，生前身後託阿法照管。煢嫠不得已之隱情，深堪憫惻。幸倪如明兄弟經當堂反覆開導，旋知省悟，尚非始終執迷。再四叩求其叔福生，願甘悔過。福生亦念本之誼，代求寬宥，並願貼出錢七千文，爲如明兄弟父母營葬之費，實爲恩義兩全。應俯如所請，免究如龍等爭繼尋釁之罪。倪

福生仍繼倪金甫爲嗣，堂呈繼書驗發。倪董氏聽依阿法過度，單開田山候飭莊註册。各無異言，取具遵結完案。此判。

秦萬松判

秦萬松承種章姓田五畝零，立有賃契，按年分租。章姓係受買嚴姓之產，嚴姓出賣時因田中有先代墳墓，另外留出一畝，仍歸嚴姓完糧，載明契據，吊核無訛。先據秦萬松以嚴廣潮聳准廳差兩次赴鄉索擾具呈，旋經嚴廣潮以秦萬松盜砍蔭木、拆毀墳臺互控。當提集兩造質問，察核供詞，嚴廣潮家住棟塘，與自己祖墳遠隔十餘里，當髮匪竄擾，其父遭難身死，其叔身入空門時，廣潮年未十齡，後寄居外祖家者十數年，同弟偕往河南習業又十數年，此處墳塋久無嚴氏子孫之跡，樹木何年被砍，烏乎知之。據秦萬松供，伊接種章姓田畝之始，墳上衹有拱大樹根二三十株，或兵燹之時遭斧斤之伐，亦意中事。嚴廣潮知虛誕之辭難動本縣之聽，是以勾串廳差嚇詐擾害，已據供認不諱，則誣告之罪猶可恕，而串詐之罪實難容，應予笞責以儆，交差暫帶，著俟繳還。秦萬松被差索詐洋五元，再行釋放。秦萬松堂呈章姓受買田契三紙，嚴廣潮堂呈祀田等簿兩本，併驗發，各具結完案。此判。

章覲榮判

判得章覲榮無監生而冒稱監生，顯因丁阿敖以其賣娼尋釁，借此自裝門面，實則情虛諱飾，轉於此

略見一斑。丁阿敖本東街著名棍徒，掛名差役，恃爲護符，廣結黨羽，遇事生風，最堪痛恨。章覲榮雖非顯然賣娼，然婦女裝束絕異尋常藝業之家，閨闥往來又多非故非親之輩，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猶敢冒用頂戴，褻瀆名器，本應究辦，惟揣丁阿敖之意無非有挾而求，遂敢肆其兇惡，若明正淫邪之罪，轉恐長挾制之風。法無偏廢，事有從權，章覲榮摘去頂帽，押令遷移。丁阿敖仍還押所，聽候懲辦。此判。

袁錫恩判

查核兩造控情，索欠無憑，指姦無據，前縣訊供堂諭已洞悉要害，本可不理，惟事關書役搆釁串擾，不得不澈底根究。茲經集質，周蘭生充當散役一節，袁錫恩摭拾浮詞，未能指實，史南暘到案，不待訊問，即作干證，供詞與袁錫恩同，並指稱周蘭生卯簿名車厚，因上年涉訟易人頂替，再三堅持强辯，矢口不移。則袁錫恩前後控情其出之史南暘唆使，顯然可見。查，車厚之名，已於今年正月頂充皂班頭役，傳訊其人，則稱已充散役年久，實係己身，並無頂冒。察閱卷宗，周蘭生互控案情並非重大，豈肯以多年差缺輕易讓人，已可信其妄指。惟史南暘尚爾狡展，復傳集當初具保車厚之三班頭役詰問，皆願具周蘭生非即車厚甘結。史南暘始知難逃燭察，稍形畏法。該書職司案牘，給事兩廊，敢於堂皇訊鞫之時，刁玩至此，其平日舞文作蠹，膽大妄爲，概可想見。僅予掌責，不足蔽辜，著斥革差帶再候核辦。周蘭生並非差役，其被控搘毀一節，迭據地保孫祥供稱當時實未看見，鄰舍亦無肯證實。其妻吳氏

因病身死，即經本縣勘訊斷結與袁錫恩無涉，兩造皆飾詞聳聽，均有不是，姑寬免予深究，令各具結完案，以釋訟累。此判。

馮孟氏判

訊得馮阿八在日，尚欠公項花利錢二百六十文，爲數甚微，阿八已故，身後赤貧，本可不討。況族中公款應由房族長理值，阿安等分居卑幼竟敢出頭向馮孟氏索取，實爲有意尋釁。雖毆推各情據房族僉供並無其事，而干名犯分已罪無可辭。馮孟氏既經族議令阿安置酒陪禮，自應息爭，乃以二百六十文細故，遽違衆議，輒肇訟端。況據供受傷緣由，不過被阿配推跌，身坐車檔，亦何致皮破肉碎，血流不止，震動五内，延今十月之久尚稱内傷未癒。明係恃下體不便驗看，假傷嚇詐，挾長欺凌，得了不了，其爲聽人唆使無疑。察核前後各情，兩造各有不是，茲經明切開導，均已不願纏訟，求請斷結釋累。應著令房長馮宗奎邀同族長，照前公議，令阿安等在宗祠置酒陪禮，以肅宗規。肥缸基既在馮濟昌公户完糧，當初必係公産，後來是否分拆，應令阿安、阿配檢出分據，由同族查明，秉公妥理。孟標前充地保，劣跡多端，聲名甚惡，本擬訪拿懲辦，茲閱卷内禀詞及訊供情形，爲其從中生事顯見，著重笞發押候辦。各具遵結完案。此判。

陶森榮判

查陶岐塋户承糧一畝七分，陶春森户承糧二畝，皆在午字二百六十六號。雖同在一山，而各完各糧，即應各管各業。今訊據陶峻棠供，陶岐塋承糧之山在右首梨樹塢，陶春森承糧之山在左首鏇底潭，中有水溝一道，隨水溝之灣曲以爲界。質諸陶森榮供同，是界址本極分明，而陶汝棠堂呈繪圖尚指鏇底潭爲岐塋山界，殊屬刁狡。其實因陶森榮初次備案，呈詞誤寫「午」字號作「唐」字號，遂妄生覬覦，意圖佔奪。此次集訊，尚執伊山在唐字號之説，不知承糧之地自有莊册可查，是唐是午斷不能以一時筆誤爲其淆惑。應斷令梨樹塢山自水溝之右皆歸陶峻棠等執業，鏇底潭山自水溝之左皆歸陶森榮執業，毋許越佔。其光緒十二年陶峻棠等戲賣與陶森榮之山，不在前斷分界之列，另行照契執管。即取各遵結存卷完案。陶汝棠本應責處，儆其誣妄，因念鄉愚，姑從寬宥。陶峻棠前呈岐塋户糧串，陶森榮堂呈陶峻棠戲契，及前呈陶謝氏議據，分別驗發。此判。

沈濟川等判

遠年欠票，不足爲憑。款已償還，票未繳出，另立收清，經亂遺失，一也；中代俱故，無從質證，可以捏造，二也。沈濟川執道光十九年票據，控高思悠即世又負欠，具呈六次，不准不休，既准提訊，復上控府轅，批經前縣集訊未結。兹察核案情，罅漏百出，初詞稱高太占向其父借錢一千二百千文，迨

高思悠以道光己亥其父年止七歲指駁，遂改稱祖父，前後歧異，顯非真實。匪擾以前姑勿具論，敉平而後三十年間，有此鉅款，絶口不道，然猶有種種飾詞可以推諉。但閱兩造抄呈，沈濟川兄弟光緒十一年分書爲其母金氏主分，書中一則曰清苦艱難，再則曰家無積儲，或猶是不敢自滿之辭，不足爲據。及核其所有分産，僅僅張神會一脚，租息無幾，已預計來年輪收及六年以後輪收作何分派，幼子增茂未娶，令長子、三子各貼洋十元，家用什物及金氏生養死葬無不籌及。濟川父浮厝淺土，將來卜葬，令三子毋許推諉，倘有私債，各自理值。此書井井有條，細大不遺，當時家況亦已灼然可見，豈有留此一千二百千文鉅款不即索討，不載入分書預定收取後作何股派，直待十年以後方始控追。本縣即非明察，此種案情尚能一目了然。況閱高太占欠票，紙色雖舊，而墨色甚新，決非五六十年前物。其字畫係近年應試體格，決非道光中年字體，必文人中之有文無行不自愛惜者爲之。票中高太占花押運腕輕靈，是造票人一手所出，與高思悠前呈高太占賃票比對，大致相似，而轉折多訛，且用筆靈滯迥別。至沈濟川自稱不識字，不能捉筆，而卷中所呈甘結花押端好，又似善於操觚者爲之。當時訟棍横行，毫無忌憚，深堪痛恨。此案原因沈濟川呈具揑造虚僞情甘坐誣切結，前縣方始准理，今訊係虚誣，從重笞責以儆。既據籲求姑免押辦，飭具揑誣甘結存卷，仍候密訪經手訟棍拿究。高思悠一併具結完案。此判。

唐三一判

唐三一昏夜逗遛徐沈氏家，雖曖昧之事無憑，即其甘犯嫌疑，平日不知檢束，已可想見。蔣仁友謂

唐三一與其妻陳小姑有染，借徐沈氏家爲藏垢納污之地，遂糾集多人將唐三一攢毆割縷，關禁勒據。不知親屬捉姦，例須姦所登時男女並獲，方爲可信。今蔣仁友不將男女登時縛送，迨飭差保往查，又但見關禁唐三一在室，而不見陳小姑，其能遽坐唐三一以姦罪耶？況已訊據陳小姑供明與唐三一並無姦情，委係徐沈氏意圖哄誘。即如所供，尚屬圖姦未成，況意從心造，無形跡可指，而竟逼勒誣陷，甚至截髮詐洋，種種行爲，大干法紀。復核蔣仁友到案初供，即言其妻與唐三一先無沾染，並未不時往來，與服辯內情節迥異，可見事由旁人慫恿而成。當於唐金氏、徐沈氏詞中明晰批示，並將蔣仁友等分別發押枷示鎖繫，以儆兇頑。茲除陳小姑交伊姑管束，徐沈氏已遵諭遷移，范阿毛、魯阿貴已先後保釋，其蔣仁友、胡阿瑞即自知悔過，姑念愚戇之性，嚴懲既往或可圖改將來，亦已從寬准各具結飭釋。唐三一咎有應得，念已被毆截髮，本予免究，乃猶不自引咎，曉瀆飾辯，且訪其平時嫖賭游蕩，素非安分，仍差帶，俟知改悔從前過失，具結釋放。並傳唐金氏出具遵結完案。服辯塗銷。此判。

周屠氏等判

梁明貴以未經陞科之沙漲地畝，爲首糾衆斂錢控爭，本非安分。周屠氏著名淫潑沙棍，早見曹娥場批示。受典未經陞科之地，遽出鉅款幫助訟費，此等往來所謂交非以道，事後互相吞噬，反顏仇控，本可不理，經周屠氏迭次曉瀆，前縣提集訊斷具結。結後復控，案牘又累寸許。本縣統核全卷，頂借周屠氏錢洋有梁明貴、任如範、唐祥雲、金必成、方思傳、干文明、張兆奎、張秀龍、傅阿大等九人，除傅

阿大一户據周屠氏供業經清楚求請摘釋外，具結者八户，每户應還酬恩契内錢五十四千文。然八户之中又各分爲三户，人數已多，頭緒已繁，又有梁明貴另外頂借之沙地四十畝、蒲包草塘之地六畝，金鼎元頂借之沙地十五畝，唐祥雲、屠阿六、任六十碰借之沙地十五畝。紛歧錯雜，幾如亂絲，訟踰三年，卷高逾尺，一牌之出，株累多人。其款有已繳者，有未繳者，有繳而未清者，有先經具結而旋申訴者，有先經摘釋而後復控追者，有本人已故而涉及其子或房族者，若枝枝節節而治之，雖判牘萬言，終恐難於分析。綜而言之，除任如範、唐祥雲、金必成、張秀龍各名下已經還清外，其傳阿大一户，内包傳國繆三小户，既周屠氏前稱業已清楚具結時，早經摘釋，後忽復續控，豈能聽其起滅自由，應令自向討取，不予准理。干文明一户，據干士良於訊斷具結後隨即申訴，茲復據堂呈贖回梁明貴頂與金姓沙地原契兩紙，及金阿尚堂呈梁明貴、梁邵氏收清續找票兩紙，其爲梁明貴先已婪收入己，復串同周屠氏控追圖害，確有可見，應令梁邵氏自行理還周屠氏，與金阿尚、干士良無涉。方朱任户下地畝究竟實在如何，定斷時周屠氏並未提及，礙難核辦，已詳前縣批詞。方思傳與任六十應派之十八千文，仍難准追。任六十另契押借之二十五千，著令繳還，未許仍前延宕。梁明貴與周屠氏本係暗中勾串，通同一氣，其中如何轇轕，不得而知，亦應自己妥理。本縣平情酌斷，各人俱已允治，而飭傳周屠氏抱呈，屢次避不到案，顯恃邁潑老嫗，希圖抗違。案中人證較多，沙地距城較遠，未便日久拖累。查，老幼婦女無抱告詞不准理。今周屠氏開列抱告屠茂林，傳訊時並無其人，案雖訊明，應仍不予理結。著各釋回，遵照堂諭自行理值了案。梁邵氏同子阿德願將收過干士良、金阿尚兩户錢文自還周屠氏，即著具結釋放。干士良

堂呈抵契兩張，金阿尚堂呈梁邵氏母子收清筆據兩張，均附卷。此判。

吴子敬判

判得吴子敬在己地造屋，其弟吴君瑞一再抗阻，於理爲不順。吴君瑞以今年三煞在卯，卯東方也，其兄造屋之處適在己住屋之東，懇商緩至冬至後起造。而吴子敬悍然不顧，於情爲不仁。本縣一再批示，原冀爾兄弟熟思審處，互相退讓，以泯家庭雀鼠之嫌。蓋官吏雖當執法，而兄弟要貴原情，情既至而法可加，非謂吴子敬必可造屋也。乃察閱控詞，仍一味固執己見，不肯絲毫遷就，所謂原情者何？在風水之説，原可知而不可知，天道遠人道邇，古訓昭然。吴君瑞以避凶之故致釀終訟之凶，未能盡人，焉能得天。况屋已分析，各自爲家，即各有方位，豈不聞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之説耶？然吴子敬甫謀築室，遽兆鬩墻，卒致公庭對簿，意必有官符破敗種種凶曜照臨，以人事卜之年月，定非通利，倘不見幾知止，猶恐大禍臨門。且其弟既斷斷以煞方爲詞，萬一會逢其適，家口少有損傷，吴子敬清夜捫心，何以自處。此即天道遠人道邇之説也。爾既有屋可居，何必亟謀營造，莫如暫停畚鍤，俟大寒以後諸煞潛伏，擇吉興工，則既免口舌之争，又善全手足之誼，利人利己，家庭怡然，寤寐安然，知君瑞父子必有恧然愧悔之心，内省焉而自訟者矣。至草篷借地二尺，是否借用既有墻脚，應照墻脚各半平分，毋得佔越，此顯而易見者。園地開門，查閱分書，載明留出餘地八尺作路，則雖歸春字股承管，而秋字股斷應公同出入，即不能不許吴子敬開門，毋許争執。萬間廣厦，何如一室太和。既具遵結，各釋猜嫌，吴淦

釋押。此判。

張少逸判

佛家以虛無寂滅爲宗，僧人以苦行焚修爲尚，所謂四大本無，五蘊非有，雖在塵世，脫離垢俗，此其所以異於俗家也。僧洪修與其徒順德住持天峯、日鑄等寺，山深地僻，人跡罕到，薄田百十畝，古佛兩三龕，黃齏脫粟可以果腹，晨鐘宵梵可以養性，所謂與人無患，與世無爭者，其在斯乎。乃貪心未淨，日營營於山田花息，甚至藉採茶爲名，招引婦女上山住宿，以致衆口沸騰。僧人與婦女交涉，本屬不應，雖有茶山，何不出租採息，乃甘犯嫌疑若此況乎。因貪慾心生嗔怒心，因嗔怒心生忮害心，遂致控告龔禮政、杜昌國、胡廷元、黃泰安、魯貽堂等之案層見疊出，投狀公庭連年累月，鄉民受訟累者多矣。卒之以訟召訟，蔣渭臣、張少逸諸生出而公請驅逐，纏訟又及一年。雖據張少逸稱偶游天峯寺，親見窩留老少兩婦人在內等情，然電光泡影，轉眼成空，水月鏡花，從何撈捉。惟以方外緇流，動輒與人爭訟，察閱各卷先後呈詞，種種逞刁，案牘具在，非同摭拾空言，則加洪修以健訟之名，豈能置辯，則坐洪修以藉訟害民之罪，難予姑容。應准如所請，斷令僧洪修不准住持天峯、日鑄等寺，並不許逗遛本邑境內。其徒僧順德，查上年七月前縣堂諭，謂其不守清規，有關風教，本縣下車伊始，與前攔控，已知其爲刁奸一流，迭經來案遞呈，及此次集訊，見其貪嗔忮害之念更勝其師。本應勒令還俗，姑念一再籲求，着一併驅逐出境，速往南海普陀等處結茅趺坐，洗滌塵心。並候另諭地方紳耆公舉戒僧接管寺

產，修葺寺宇，振興舊業，毋庸蔣渭臣、張少逸等與聞其間。其日鑄寺內現爲洪修次徒順昌住持，姑免驅逐，察其能否安分再定去留。各具遵結存卷。佛經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輪迴之說，儒者弗道，第即洪修此案，本縣平情論斷，無偏好無偏惡，而眼前因果已覺昭彰。會邑民情好訟，佛門弟子、黌序生徒不免染此結習，拖累平民，破家失業。其各以洪修爲覆車之鑒也。夫此判。

丁有福判

查，夜字三百九十四號鱗册載，丈地八畝五分零五毫，今沈子高呈案印契內載六畝二分零五毫，莊册沈秩祭户下載六畝四分三釐，不符二分二釐五毫。外有王、楊、金、丁各户二畝五分一釐，合之沈契畝分已多二分一釐，若按照莊册，應多四分三釐五毫。今自王姓屋角丈起，直北至孝女廟墻爲止，計二十六弓，廟衖約六尺，作南北各半分界，應去三尺，亦尚有二十五弓二尺。東自街直西至河，鱗册載五十九弓，今丈見六十二弓，加以南面街路約兩弓，已有六十四弓，則河邊灘地係後來填塞而成可知。沈姓基地以南北三十二弓二尺、東西五十九弓核計，積步一千四百九十八弓三尺，得六畝二分四釐四毫，與契載畝分有盈無絀。乃沈子高尚以南北應三十八弓二尺，今祇丈見二十五弓二尺，意欲向北直丈至起敬亭，遂以爲丁姓現在所住之屋皆在伊三百九十四號界內，不知此號「北至孝女衖」字樣，鱗册及沈子高前呈繪圖並伊先世遺下舊圖所註皆同。其所以南北現祇有二十五弓二尺者，以尚有王、丁各姓同號完

糧之地二畝餘在其南也。沈姓之地本非全號，何得執全號弓步嘵嘵混瀆。至丁君亮三百九十號承糧地三分，相距尚遠，姑不必論。三百九十四號內無糧，其三百九十六號基二分八釐三毫，已入孝女廟二分七釐，起敬亭向東連廟後屋皆是本户，僅存一釐三毫，合之丁懷玉户一分五釐，亦僅一分六釐三毫。孝廟以南丁姓住屋十餘間，即此承糧之地無疑。蓋細核册載地形，三百九十四號北以孝廟南街爲界，區劃分明，三百九十五號係孝女廟基，南北各有街爲界，東至江岸，西與三百九十六號東連廟基，西至河南，亦至孝廟南街，與三百九十四號北面毗接。是沈姓執業之三百九十四號，丁姓執業之三百九十六號，當以廟街中心爲分界之所。今兩造所争之地，在直對廟街，勘係河灘漲地，本應撥入孝廟，出租收息，惟兩造作用已久，姑免充公。復勘廟街南數丈舊有斗門一座，則靠街水溝確非原形，丁有福所指水溝爲界，不足爲據。斷令照廟街中心直西至河劃綫，作爲沈、丁兩姓分界，南歸沈，北歸丁，各自管業。各具遵結。附卷呈案册契各件後發。此判。

孫其昌判

此案孟大柱執有同治二年印契，契載孫午亭出賣麗字三百十一號田四畝四分一釐，並有户管及歷年完糧串票，似乎執業已産，鑿鑿可憑。乃吊查麗字魚鱗册，三百十一全號田止二畝六釐二毫，畝分不符，又驗得紅旗載南東莊孫長興户出推，而南東莊册內並無是户。吊查咸豐十年南東莊銀米造串底册，亦無孫長興户名，且旗內「南東」「長興」「咸豐十一年」等字均塗改，其爲亂後掇拾廢旗，揑造僞契，

竪立户名，影射霸佔無疑。孫其昌失管之田係八百六十七號，與鄭坤山八百六十六號必係毗連。現據高寶軒查明，孟大柱霸種之處確與鄭田貼鄰，又因孟大柱堅稱賣主孫午亭之子孫子安尚在，可以對證。茲傳孫子安呈驗其父筆跡，與契不合，契内並非其父名押，伊家亦無是號田畝。是契主係詭名，田號是空號。其敢於種種作僞者，以爲咸豐十一年以前事經兵燹，無可質證，初不料有魚鱗册及咸豐十年造串底册之可以發其覆也。察核情節，孟大柱所種確是孫其昌麗字八百六十七號四畝四分一釐之田，應斷歸孫其昌管業，召佃收租。契旗串票塗銷附卷。孫其昌另有失管珍字一千五百八十五號田一畝七釐八毫，又一千六百號田三畝四分八釐，著高寶軒傳諭莊書龔元琅協同查明，著落禀覆。稽山坊莊書王祖訓年幼不能辦事，勒令繳册，聽候另點。高寶軒自光緒十七年起至二十年代完孫順興户糧串，即行呈案候核。樊敬衡仍交毛桂芬看管，覆訊約辦。孟大柱笞責以儆。惟僞契究由何人揑造，自應根究。據稱契由田中人楊大正交給，顯係逞刁諉卸，著原差押同下鄉，尋交楊大正之子，到案訊究。先取生員孫其昌遵結及孫子安、王祖訓切結存查。此判。

陳鳳圖判

陳嘉餘貧乏無聊，覬覦公産，又有蔣乃容、蔣一泉慫恿其間，所以始則由其子禪唐即蓮舟將陳曾易户湯字田二畝九分四釐五毫立契絶賣與阮文義，繼復將陳夢吉户湯、殷等字田六畝七分零、又上虞縣露字田一畝四分零立契絶賣與蔣阿金。雖據稱陳鳳圖亦同到場，惟押係陳禪唐代畫，既非親押，其不願賣

田可知。陳文英雖自畫押，並未分價，推旗及田價收清字據又係嘉餘一人所出，擅賣公田之罪，非嘉餘其誰歸。至阮文義之祖阮秀峯出典湯字田契，現經陳鳳圖呈案，典價銀六十五兩，陳禪唐竟以三十二千文出與絶賣契，固爲阮文義霸租挾制，亦其貪得之心爲之也。本應追繳陳嘉餘父子賣價，贖田歸祭，惟據稱教讀爲生，家計窘迫，一經押追，案將延宕，姑從寬斷。令阮文義照契繳出銀六十五兩，作錢六十五千文，准其回贖，除陳禪唐已收錢三十二千外，再找出錢三十三千文，自行給付陳鳳圖、文英收執，贖回秀峯出典老契，陳蓮舟絶契塗銷。蔣阿金明知祭田，賤價受買，蔣乃容、蔣一泉朋串圖盜，均有不應，著蔣阿金找出田價洋三十元，蔣乃容、一泉各罰洋五元，共洋四十元。復於陳熊祭户内提出露字七百七十八號田一畝，併前項洋元，給與陳鳳圖收執。陳文英聽從嘉餘，任意捏謊，姑從寬薄罰，僅撥與熊祭户内露字八百二十二號田八分。均候移請上邑飭莊除入裕祥、鳳鳴等户承糧，各爲己産。其溥祭、熊祭户内尚存田六畝零，仍三房輪流收租值祭。蔣阿金、乃容、一泉三人各取保具限繳款，餘皆釋回安業，各具遵結、限狀附卷。陳鳳圖呈户管三本，陳秀峯典契一紙併契尾一紙，蔣阿金呈户管一本，阮文義呈户管一本、糧串兩聯，均發還。蔣阿金受買契四紙，俟斷款繳清給領。此判。

李贊判

此案由陳姓買山釘界，致李贊等以王和尚串盜，旋李江瀾復以李大阿齊盜賣，先後呈控。其實大阿齊以元忠名立契賣與陳姓之山，乃柰字二百六十四號，非陳姓現在釘界之山也。察核各人前後供詞，知

陳姓聽信地師之言，以二百五十號山爲秀穴，囑李貴福詢問山主，意圖價買。貴福囑墳丁王和尚商諸大阿齊，大阿齊宴甚，其同宗又衹李江瀾一人，歷年在外謀生，家中墳墓一切皆歸大阿齊一手，竟能不爲利誘，未允割賣，其操守可嘉。附近二百六十四號之山，乃大阿齊已故胞弟元忠遺產，現歸大阿齊管業，實係己户己山。貴福等遂不惜重價計買是山，令大阿齊立契，藉契影射，釘界在二百五十號山内。大阿齊既不識字，又不認山在何處，一聽貴福、王和尚等捉弄。觀其私函，有李貴福等稱南泉户下不少地、不少糧在朝宗户下想法之語，貴福等之彼此影射情形顯然。查閱李贊前呈道光十四年、二十五年典絶兩契，事隔十一年，而紙張、墨色、字跡、行款、中代一式無二，且契主婁氏，據大阿齊所呈議據，確先於二十一年身故，則此契斷不足憑。惟訊大阿齊供稱，難後每年上墳，李贊邀他搭船同去，且貼他錢八百文，其非毫無交涉，亦屬可信。至江瀾堂呈李南泉户同治、光緒年糧票多紙，研訊大阿齊，的係李雪軒在趙墅本村遺落，轉入伊手，交付江瀾，則歷年錢糧久歸李贊完納無疑矣。但子孫雖貧，斷不能將祖宗墳墓出賣。李贊呈契既難盡憑，大阿齊糧票又非己有，應斷令此山將二百五十一號一畝二分歸還李贊，准其除户完糧，以清糾葛。並由李贊找給大阿齊洋十五元，其二百四十九號山四分、二百五十號山六分五釐，仍留李南泉户、大阿齊等自己完糧管業，以保墳墓。此三號山二畝二分五釐，併李朝宗户原有二百五十一號山一畝，兩家皆永遠不准除户出賣，飭莊註册，並不許造墳添葬，給示勒石。李江瀾本係螟蛉，多年在滬，於家中祖墳產業未知原委，徒疑大阿齊賣產得價，屢屢控盜，分去洋十元，殊爲不合。已據當堂繳還，即給大阿齊收領。其藉契影射，咎在李貴福、王和尚等，王和尚已故，應予免

議，著將貴福笞責示儆，陸五九另行提究。各具遵結、限狀、切結存卷。此判。

戴朱氏等判

判得此案，戴梁氏同子鍾偉種種不合，前於戴朱氏呈詞明晰批示矣。鍾偉違斷抗繳，聳母梁氏上控圖翻，變產匿跡，查傳無著。揆其用心，若亦知倫理無可乖，官斷無可抗，姑遠避苟免，以待厲氏之死。本縣亦知厲氏之不久將死，乃厲氏果死。然厲氏雖死，而嫡庶母子之名分終不死。梁氏吞匿雲墀遺產私厚，其所出至田一百十數畝，房屋兩所之多，鍾偉於前縣斷給其嫡母之膳養費每月洋十元，尚分毫不繳，坐令厲氏貧苦以終，不孝之刑能爲此輩寬宥哉？前戴厲氏出賣官字號田十二畝零，原斷雖責令戴厲氏族保戴元春等各出洋元備價贖回，今厲氏已故，生前斷給養膳之費既實惠未沾，死後一切殯殮又無人過問，艱苦情狀，不言而喻，勢難湊貲備贖。若但令戴元春等贖取，似亦非情法之平。況戴梁氏續置田產，實係戴雲墀之所留遺，戴梁氏之所隱匿，今不徹底追分，已屬格外從寬，應准免其回贖，以杜日後訟根。至戴朱氏、張氏斷款，未便久懸，而梁氏母子產業唯有石童坊住房一所，前經本縣詣勘，將西邊一路空屋封閉。茲傳同朱氏、張氏、族長戴元春、親馮學紉及地保周文隨同揭封進屋，將搬剩什物逐一點清，開具清册，另屋對儲，其餘空屋給與朱氏、張氏收管居住。東邊租與劉姓住屋一路，每年租錢三十六千文，前經朱氏遵批取到房租五個月，爲辦喪之用。茲飭地保傳知劉姓，按月租錢歸朱氏、張氏收用，將來還屋時，梁氏收過押租錢十八千文，亦由朱氏、張氏歸出。詢明別無轇轕，並候飭莊註册，

兩造不准擅自除户。俟鍾偉母子繳清斷款，再將此屋歸還。朱氏、張氏即具收管房屋切結，戴元春、馮學紉、地保周文各具隨同點驗物件登册封儲切結存卷。册並存。此判。

徐繼銑等判

判得徐繼銑等出賣祖墳餘地，既經三房公同立契畫押，復按房分受契價，各出收條，事已妥洽。而徐鴻年忽以盜賣出控，徐繼銑等復以鴻年價外圖詐，母押子告互訐。如果徐王氏實已畫押得價，鴻年亦不應復有異言，即或事關重大，不能緘默，檢舉可諱，賴不可兹。經環集質訊，徐繼銑、徐鴻年劍字山場祖墳一所，墳下爲方拜臺，進深一丈有餘，拜臺一字墻之外爲圓兜基，進深一丈五六尺，圓兜之前陡峭壁立，高且一丈數尺，下即孫鑑亭受買之地，高下懸絶。質據契主徐繼銑、徐子良、徐劉氏各供，上年十二月二十四立契，二十五在子良家齊集畫押，二十六在子良家分派契價，每股各得八十元，徐鴻年之母王氏、宓姑娘均同到場，當面畫押收價。復傳原中謝阿福、趙全餘、代筆徐春帆一一質問，供各相符。又三次研詰徐劉氏，究竟畫押時收價時徐王氏是否親到，堅供伊與徐王氏、宓姑娘三人皆一同在場，始終不渝。又中代各人同供，十二月二十二夜同往徐鴻年家，鴻年已回，告以賣山之事，親口允許，說他母親出主就是一樣。當時徐劉氏、宓姑娘同去。質諸劉氏，語果非虛。是衆供既鑿鑿可據，而徐王氏到堂但託病呻吟，不發一語，知其中有甚爲難者。徐鴻年始雖狡賴，繼經衆口折證，無可置辯，本縣復諭以押果母書，不認押是不認母，有乖倫理，令其撫心自忖。鴻年遂俯首無詞。宓姑娘前於十三

日堂期親自遞呈，忽爲徐鴻年等强挾而去，翊晚始經傳到，供詞悉反呈詞。此次傳集對質，則託病不到，其情虛畏避可見。且前呈既有指印存案，亦可無疑。此案徐姓以祖墳前陡落一丈數尺之餘地得價契賣，情尚可原，且價已三房公同分用，中證供詞鑿鑿，斷難更改。惟契內載有「拆卸圓兜基」字樣，在契主爲貪利忘本，在受主爲恃財抑勒，均屬不應。徐鴻年謂其已經拆壞，孫鑑亭、徐子良、徐春帆等皆云石脚毫無損動。今斷令孫姓契買之山祇准至徐姓圓兜石脚爲止，圓兜作爲徐界，不准孫姓拆動。孫鑑亭既稱情願，徐鴻年亦稱輸服，應各具結完案。至徐鴻年同弟子超敢於署前咫尺之地强劫宓姑娘而去，奉提投案，又復擊鼓喧鬧，是以分別發廳看管。既經完案，應免置議，著具遵結附卷，釋回生業。此判。

馮培昌判

統核前後各供，顏燮臣謀充庫書，時託馮培昌爲之貪緣，又爲之挪借，交情非同恒泛。聞馮培昌從前開設嫁裝店，雖借資營運，而場面闊綽，交結甚廣，內不足而外有餘，與顏燮臣銀錢往來，事所必有。惟即使暫時通融，安有常款存放，況當十一年店業倒閉，涉訟經年，苟有積蓄，宜無不傾篋而出，又何能留此千串之私囊，直待至十三年之久，乃猶執遠年不全之流水簿以爲確據。支離掩遁强爲之詞，殊屬狡黠。一再研詰，破綻疊出。始於檢取監照時乘間脫逃，其情虛畏罪又似可憫。平心而論，顏燮臣久充庫吏，家道日豐，馮培昌自居從前推挽之功，責報無饜，致成釁隙，其中各有不可明言之隱。會邑

書權本重，顏燮臣倚勢弄權，久爲紳民側目，人言嘖嘖，事出有因。本縣到任未幾，即已大加裁抑，半載以來，頗知斂跡。是非曲直，一秉至公，爾等自喻之，折獄者不能稍有偏徇也。馮培昌既已畏逃，當不再纏訟，應免提究。馮乃珍年幼無知，飭釋。許之成取保釋放。此判。

章少軒判

章少軒即少仙謊騙章咬臍贖田契價，經過付之、章介千、章芝香各呈遞親供，衆證確鑿，仍一再刁狡。茲傳訊生員章芝香當堂指供，與親供無異，質諸少軒，始俯首無詞。芝香爲其業師，尚不令匍匐公庭不止，既經訊實謊騙情形，從寬諭令將原洋還出。若稍有愧耻之心，應知感悟，乃仍恃衿延揹。咬臍以一介農民，家道貧困，年四十餘未娶，單丁無續，祖墳倒壞年久不修，希冀贖田轉賣，稍得餘資，了此兩事，情殊可憫。少軒明知其無力再措贖價，不聽照契分贖，意在刁難。又不肯聽其不贖，歸還已交之款，使負債無償。無情無理，但知利己，不顧損人，居心大爲險惡。幸咬臍又挪借到洋五百五十元繳案，應斷令連前一千八百元，合續繳洋共二千三百元，作錢二千三百千文，湊足契價，將抵田四十九畝七分零贖回。尚多洋五十元，本應照契貼還除費每畝一元，惟咬臍因贖田口角，少軒逼令戲酒服禮，用洋五六十元，現在少軒謊騙巨款，致受訟累者數月，與前口角互爭適足相抵，此項戲酒錢文應由少軒償還，當堂將洋五十元給咬臍收執。少軒除收過洋一千八百元外，餘穗馨簽洋五百元存案，候具到遵結給領。贖契俟三日後檢給咬臍收回。少軒復堅執欠票一併索償，不肯遵斷。察閱呈案欠票，本係號字號戲

田結欠利錢，與尋常借票不同，又係道光二十九年遠年陳票，且將票內「號」字塗改作「珍」字，希圖朦混。無論何項契券，一經塗改，斷不足憑，應將原票塗銷存案。章咬臍著先具遵結存查。此判。

王廷獻判

王廷獻刻待貧民，遠近各村同聲忿恨，節經勸諭平糶安衆，乃糶賣兩期之後，輒以無米停止。其實伊家尚存倉穀一萬二千餘斤，白米十四石，致被鄉民搬搶，存儲社廟。在鄉民恃衆妄爲，既搗毀搶取，復綑縛事主工人送案，且名爲乞求平糶，實則恃衆挾制，兇惡情形誠爲可恨。先因未悉原委，將工人立時釋放，曉諭鄉人各散。始據王廷獻來案具報，遂密提爲首之金阿七、隨從之馬長林、馬紀法、馬阿七分別辦理，重者鞭責鐐繫，輕則笞責發押，原屬治亂用重之意。並飭差將社廟存儲米穀照數點交王廷獻收回，取到領狀。平心而論，王廷獻家既有如許穀米，居奇遏糴，亦有應得之咎，乃又加重情節，捏報擄搶衣飾銀洋等件。如果屬實，關係罪名出入。乃研訊金阿七等，僉稱事由糴米起意，搬取米穀且不敢瓜分，何敢私取他物。矢口不移，似亦近理。質諸王廷獻，供辭游移，具見控情不實。惟當此小民玩法，若復將王廷獻顯加懲處，又恐益長刁風，所以但加申飭。金阿七、馬長林著還押，候再訊供核奪。此判。

四西齋決事卷三（略）

四西齋決事卷四

會稽治牘　約　示　辯正

僕約

州縣衙門動云吏胥舞弊，但吏胥在外承行公事，非與家丁通同一氣，必不敢毫無忌憚，劉蓮舫庸吏庸言論之詳矣。故吏治必自約束家丁始，約束之道，莫若用人少而立法嚴。一官到任，從者數十人，其實衙門中安有許多公事，又安有許多出息。常餐之外，一無所入，三五聚處，飲酒賭博，其願者典衣借債，其黠者招搖生事，至是而懲之以法，晚矣。此皆徇情濫收之弊，學治臆說所謂始於誤人，終於自誤也。余此次到官，猶是內閣翰林時清苦局面，應候無俟多人，門印簽稿諸差，不徇成格，向來陋規，應革者革，應減者減。差使既簡，進款亦少，汝等多由情面推薦而來，爲啖飯計則可，爲發財計則大誤，故作僕約明白申示，先能謹守此數條則留，否則辭去，毋貽後悔。

一、吸食洋烟者不收。其已隨帶出外，續經查出，立即遣去，決不姑容。

一、衣服華美，舉止闊綽者不收。

一、到署後無事不准出宅門，隨喚隨到。

一、非奉差出去，夜間不得在外住宿，違者立究。

一、在署內各歸各處，不得三五羣聚，嬉笑喧嘩。

一、不准酗酒、鬥牌、吹彈唱曲及蓄養狗鳥蟋蟀之類。

一、不准閑雜人等時常往來。

一、署內外各項差使，或仍或革，因地制宜，不拘成格，視各人材力酌量分派，仍須隨時更換。

一、向有進款，或裁或減，應聽察核定奪，不得以從前規例藉口。

一、凡有應得之款，逐項登記，提存公處，聽候視當差之勤惰，辦事之能否，按節股分，不得擅自動用。

一、凡有應酬賞賜，一分一毫須要呈明，如有私受一錢者，察出重懲。

以上各條，尚無關公事弊竇。至違玩誤公，得賄弄權各重情，隨時分別盡法究辦，決不寬貸。

此庚寅冬出宰新昌，在京邸與僕輩約定各款也，今閱六年，雖時事稍殊，不無更易之處，惟大致總須不踰此約，方許録用。丙申十月加識。

到任關防示

照得州縣爲親民之官，而假官之權者曰丁、曰書、曰役，但欲杜書役之弊，須先從家丁做起。本縣服官斯土，事無大小，悉出親裁，凡隨帶僕從，大半非昔日舊人，然亦幾經選擇，幾申誡諭，諒能奉公守法。特恐下情叵測，耳目難周，日久玩生，或有在外招搖索擾情事，爲特示仰闔邑商民人等知悉，如有本署家人在外招搖生事，藉端嚇詐，許即指名喊控，以憑訊明究辦。其各祗遵。

勸辦冬防示

查接管卷內，十一月初二初五等日，據平水事主徐尚瑞、東關事主王國楨等稟報被劫各情，業經前縣會營勘明，飭緝在案。本縣受事之始，即經重懸賞格，嚴諭捕役購線緝拿，勒限破獲。去後，惟思竊盜各案，與其嚴懲於事後，不若預防於未然，則冬防一事，最爲緊要。古者鄉田同井，守望相助，蓋一鄉之中，無論貧富，各有身家，小民儲蓄無多，而甕有斗米，機有尺布，雞塒豚柵，宵小皆窺伺其旁。食力之輩辛苦竟日，酣卧終宵，屋宇淺隘，門户不固，往往易爲所乘。甚至棉衣一領，布被一牀，夜間亦有被竊者。故非特富家應嚴防夜，而貧民更不得不防。蓋富者雖有失，未必傾家，貧者或祗區區，此外別無長物也。按周禮，比閭族黨，互相聯結，親愛備至，痛癢相關，則外侮無從而入。今應富者出

錢，貧者出力，凡自十八歲以上、五十五歲以下，籍其姓名，視村鎮之大小、丁口之多寡，每夜或數十人、或十數人，最小村落亦須五六人，分段分班輪流巡緝，適有盜警，鳴鑼爲號，遠近村莊實力兜拿，其燈旗器械油燭之費概由富家捐辦。仍每夜各家共出三四人或一二人，輪流查察，以防偷惰。如有玩誤不率者，輕則由紳董勸戒，重則稟明本縣，聽候責處。照此章程，一月之中，每人不過輪一二夜，多則二三夜，以二三夜之辛苦，易二十七八夜之安枕，何便如之。爲此示仰闔邑各鄉董保勸諭居民人等一體知悉，即日遵辦。本縣當輕車簡從，親歷各鄉，出其不意，稽查勤惰，分別勸懲。其各凜遵。

革除銀米串票錢文勒石示

照得本邑徵收錢糧，向來隨收銀米串票錢，每忙每張十四文，業經本縣稟奉憲批，嚴禁革除，不准再收分文等因。遵經定自本年下忙爲始，凡花户投完新陳銀米，無論大户小户，前項票錢不准再收分文，出示曉諭在案。茲據邑紳馬傳煦等呈請勒石以垂久遠等情前來，除批示外，合行勒石永禁，爲此示仰闔邑糧户人等一體遵照。如庫櫃各書再有婪索情事，准予喊稟，聽候革究不貸。

申禁賣夜演戲示

照得城鄉廟會澈夜演戲，明則聚賭争毆，暗爲竊賊藏身、奸邪混跡之所，貽害地方實匪淺鮮。其沿

街地攤牌寶，凡小本經營之輩，得錢自數十以至數千百文，一經引誘入彀，無不罄其所有。各經疊次示禁有案，乃此風仍未稍息。本月十三夜，城中城東廟演戲，本縣親往密查，當場拿獲賭徒及兇棍四名。又密請山邑提到賭頭王寶仁一名，分別笞責枷號，游街示衆，並將違禁夜演之新錦鱗班戲箱發封，伶人三名暫帶，着交出該戲班頭訊辦在案。惟城鄉著名賭棍不少，本縣已逐漸訪聞，密爲存記，俟查訪確實，即行拿辦。或因別案舉發，凡簿中有名之人，亦必加等重懲，爾等屆時悔之無及。業經再四示誡，不得以本縣爲不教而誅，其各早自改悔，勿蹈法網。嗣後城鄉演戲，概以夜間十一點鐘爲度，過時再演，悉照新錦鱗班辦理，住持會首併干究治。地保徇庇，定予重咎。爲此示仰闔邑軍民僧道一體知悉，其各懍遵。

懸賞拿辦匿名揭帖示

照得本邑地方民情好訟，訟不得直，或夤緣請託，希圖袒徇，或造作謠言，惑亂聽聞，甚至投遞匿名書函，散布匿名揭帖，積習相沿，視爲固然。本縣涖任以來，首絕干請，力抑書差，事無鉅細，悉出親裁，但求可質諸神明，何憚復施其鬼蜮。近因戴鍾偉及生母戴梁氏與嫡母戴厲氏控爭家產一案，以庶凌嫡，以子忤母，前縣訊斷，抗不遵結。本縣以倫紀所在，風化攸關，是以雷厲風行，照案提追，不任延宕。乃鍾偉與梁氏舉家逃避，赴省上控，奉經録案申請押發，下縣訊辦，計無所施，刊印揭帖，散布

街衢，隱匿己名，假託旁人，意在挾制。本縣辦事無偏徇，亦無瞻顧，惟例載，匿名揭帖罪應論絞，此等刁風不可不儆。鍾偉雖經避匿，其暗中主使之人及刊板之字鋪皆可根究。除密訪拿辦外，合行示諭，爲此示仰闔邑軍民人等一體知悉，如有將此項揭帖板片查獲送案者，賞洋五十元，並將刊刻散布之人查明扭送因而究出主使者，賞洋一百五十元，決不食言。其各遵照。

四西齋決事卷五

太平治牘　批　判

户糧庫書金廷樑等批

財神廟既爲該書等齊集辦公及存放册籍公件之所，宜如何慎加防守，乃忽於夜深失慎，至焚毁歷年徵欠册及銷照各要件，雖云有串根可以核對、補造，其中難保無别項弊端；且火性炎上，豈有自上燒下之理？時已五更，又無鄰近失慎，火從何處飛來？禀詞顯係捏飾。被火之後，自應立刻禀明。前縣查勘起火情形，檢明未毁各册件，批示立案，飾遵辦理，何以事隔多日，至本縣受事始經具禀？且至今尚有未經查清之件。種種玩誤，大爲不合。所稱已禀前縣未經批示之處，未據將禀稿抄呈，究竟是否屬實，候移詢核覆辦理。粘單姑附。

教民沈曉春批

教有耶穌、天主之分，但無論何項教民，總是華民。遇有交涉，應與平民一樣看待；詞訟事件，應照華律一體辦理。近來教案疊出，總因民教之見未泯，教民恃教，平民仇教，互相猜疑，各有偏袒，以

致如此。以後爾等赴案遞呈，概不得自稱教民。本縣辦事持平，但問理之曲直，斷不以民教稍存歧視，爾等毋庸自分畛域也。至蔡志昇尋釁敲詐，如果屬實，大爲不法，現正在奉飭查拿滋事之人，候一併密查究辦。本縣前奉府憲札飭，恐各教民避出在外，耕刈失時，遵經出示，諭令速歸安業；並分諭保甲局董及地保，妥爲約束、保護在案。爾即持批刻速歸家，投明地保，自安生業，無生疑慮。倘再有教外之人欺凌滋擾，定惟該保自問。着即知照。

謝潘氏批

禽獸尚知有母，何以人而不如？謝壽中欺兄詈母，王法必誅。母子大倫，中外一理，即天主教中亦豈容有此等忤逆之人？候提案察核究辦。

楊鄭氏批

訊供棺已安厝，則阻葬之説爲虛；傷茂輕微，則兇毆之説亦屬過甚。楊金富甫故，楊華金遽與該氏生釁，必爲争産起見。以甥繼舅，本乖例意，惟陳學因爲該氏夫婦自幼撫養，娶妻生子，恩義久深，學因雖不得爲金富繼子，未嘗不可爲金富養子。無子者立繼與否，應聽其人自主。無子者財産亦應聽其人自主，豈服外之楊華金輩所得覬覦？嗣後應准該氏與陳學因相依過活，如華金等再敢藉詞尋釁，定即提案究辦。着房族楊孔雲等傳諭遵照。

朱國熙批

無子之人家貧，聽其賣產自贍，例有明文。爾嬸章氏承分住屋一間，即係章氏自有之產，例得聽其自主。即使議據果有不許出賣之說，亦與例意不符，抄條更不足爲憑。爾覬覦章氏房屋，霸阻出賣，呈詞復極狂悖，目無尊長，形跡顯然。本應提究，姑念愚民無知，從寬。嗣後再敢藉詞爭執尋釁，定予重懲，無悔。

江孔氏批

查例載，無子之人，財產應聽自主。該氏欲將出典住屋一間，並分出典價洋二十元撥入宗祠，將氏故夫及氏故後木主附祀祠內，春秋饗祭，核與禮經無後者祔食於祖之義相符，事屬可行。惟出典房屋是否己產；有無承受分書，何户承糧，有無户存串票，未據明晰聲叙，着即檢齊各件，呈候核明辦理。

朱夢彪批

偷竊案件，原是捕衙專管；嚴究窩頓，亦爲弭竊良法。但賊未見面，遽指提窩頓之人，苟非確有證據，易開誣良之弊，在捕衙亦不應如此辦法。據呈，獲賊朱正懷口稱窩頓王顯壽家，即使當堂供認，尚恐有誣攀教唆各情，必待細心推鞫，然後傳質；況該賊口稱本縣既未耳聞，捕衙亦並非親聽，爾又不將

朱正懷解案，擅自釋放，即提王顯壽到案，試問從何質證？前顯壽具呈，已批飭爾將正懷交出，茲並不遵照，殊有不合。着將朱正懷即日解案，聽候訊究，毋得混瀆。

林光傑批

無子立繼，先盡同父周親，例載甚明。又繼子不得於所後之親，准其告官別立。林昌忠與爾是何服制？何得以疏間親，勒據控繼，强霸產業。況即稱爾夫婦故後產業聽其執管，已有父子名分，如果毆傷爾妻，則是大逆不道，非尋常不得於所後之親可比。惟所呈是否實情，候飭提到案訊究。

朱金送批

傷經當堂驗明，口係圍圓，並無青紅廕暈，自足跟至膝色均呆紫，核與所稱被刀砍傷情形，迥不相符，其爲裝傷拖累，情已畢露。前念爾等誼關一本，未予深究，批飭房族長訓誡朱有地，務當恭敬相待，以盡叔侄之分，以酬撫育之恩。乃復砌詞飾瀆，殊有不合。特斥。

朱溢清批

宗譜之設，原恐年湮代遠，爲子孫者於祖宗無從追溯，故其人生年死期、名號、已未出仕、配何氏、生幾子、葬何處，纖悉畢載譜內，庶幾淵源可尋。據稱爾祖邑濱，譜內衹載乳名，墳面勒石邑濱之

名，譜內未載，迄今百有餘年，該職等從何而知爲七世祖耶？宗譜又不檢呈，即使屬實，七世遠祖派下子孫應不僅該職等寥寥數人，其餘何以各安緘默？種種支離，顯係飾詞朦聳。仍不准。

邵胡氏批

臺屬惡習，命盜案件往往羅列多人，藉圖敲詐。其實徒飽書差訟棍之囊橐，而於屍屬所得幾何？氏夫邵金有被陳洸允戳傷身死，當將兇手獲案，訊認不諱，則冤已可伸；若欲藉此漁利，殊失爲夫復仇之義。當氏報案時，供詞牽涉嚴廷芳等數人，指爲主使。本縣一再開導，以一兇一抵，無庸牽累他人，轉致延宕，氏亦應允。是以照供補呈，三面諭飭代書刪除嚴廷芳等之名，非林貴金敢私自漏列也。其主使之人，兇手陳洸允則供稱係邵學臺，氏又爲學臺代求稱其實係好人。本縣亦知其挾嫌誣害，故一併刪除。至林貴金發押吊戳，因其詞稿做就後繕寫遲延，疑向該氏勒索用戳等費之故。此本縣待書差嚴刻之處，當亦衆所共知。迨詣驗時，經氏當場代求，據供並未給與分文，亦無需索情事，遂交林貴金開釋，給戳當差。乃氏忽又以該代書得受嚴廷芳漏名洋百元等詞瀆控，起滅自由，大爲非是，知必有訟棍從中造言唆使。林貴金有無向嚴廷芳招搖嚇詐，本縣不妨詳細推求，而該氏總不能橫生枝節也。

施先抗批

前驗陳士錦致死傷痕，及陳有文等生傷情形，爾等人數之多，下手之毒，實堪痛恨。即如所呈戳斃

陳士錦，正兇的係爾子施達榜，其餘幫兇及傷人各犯，須趕緊緝拿，爾孫與侄豈能置身事外？候勒拿到案訊明，分別辦理。至糾人搶拔，國法昭彰，無論何人，再有干犯，定當重治其罪。誠恐爾時害及地方，毋貽后悔。

葉華永批

葉華光兄弟確非安分之人，所住祠堂里地方，屢被指控爲窩竊處所。惟據葉華光喊驗身受多傷，下手甚重，即使捕賊，亦不應狠毒至此。將爾責押，所以儆兇橫也。餘已訊供，堂諭並批葉華光呈內據繳洋鎗姑存。

王元金批

此案迭經控縣，復控府飭縣勒集訊究，何以該巡司提到林裕德等並不解縣訊辦，擅自責押？且潘桂、太三因爾原詞並未涉及，經本縣删除，並批明不准補提牽累之人，該巡司何復率行提訊？究竟曾否訊出實據。佐雜衙門擅受，已屬違例；況係上控案件，該巡司任性妄爲，一至於此，大爲不合，候札提全案人證究明辦理。

江祖淹等批

前據江孔氏呈，以夫故無子，僅遺住屋一間，出典金姓，典價洋五十四元，留三十四元作養老之貲，以二十元及此屋一併撥入宗祠，爲氏夫墳阡之用，並將氏故夫及氏故後木主附祀祠內等情，當經批准，並着檢入公議據，呈核在案。是典屋雖已捐公，而孔氏尚在此屋，實賣與否，仍應聽孔氏自主。續據該氏呈稱，有人欲將此屋盜賣。茲爾等復稱公議實賣邱姓，得價洋一百四十元，足見實賣一節，孔氏既未預聞，而亦大非所原。賣屋存錢，易生侵佔之弊，爾等意欲何爲？着不准行。倘再覬覦串賣，以盜賣論。勒追契價給江孔氏收領，屋仍充公，並究治盜賣之罪。懍切。

張國旺批

橫河莊地方惟施姓殺傷陳士錦一事，人多勢兇，情同土匪。除施達榜已投案外，餘兇正在勒緝法辦。此外並未聞有糾衆藐法如該民人所稱者。董保差役亦未有以前情具報，足見一派虛詞，意圖聳聽，仍候照案催提。

朱迪咸批

據供，被竊已近五更，山王地方離爾家二里餘，黑暗中河港紛岐，何能跟追至二里外？且既稱爾不

識字，何以貪夜中能認明船有王葉記字樣？又供係王子芹所説，可見子芹並無别意，詞尾隱指子芹爲窩家，即王葉記三字亦先有注意，恐係設心誣陷，未便率准提追。

陳張氏批

張林氏雖驗有傷痕，但受傷情形與受傷時候、受傷處所，均屬案中關鍵，工人金通來既爲當場阻救，列證列抱之人，研訊供詞，與張陳氏供大不相符，顯見另有别故。控情不實，應不准理。

金國禮批

異姓不得亂宗，而繼嗣非爲承産。金國利年老無子，立繼與否，應聽自主。至無子之人准其賣産自贍，例有明文。今國利夫婦俱在變賣田産，尤非他人所能干預。其抱養周姓之子既經成立，爲之聘妻，僅可相爲依倚。但衹可作爲螟蛉子，不得作爲嗣子，以清宗派。至繼嗣一節，由國利夫婦自行擇定同宗昭穆相當之人，亦不得藉繼争産，覬覦把持，以杜争執。着即遵照。

金鵬批

此股土匪本縣悉心訪察，皆該職家附近前謝章、袁水閘頭等處人，而且金姓居多，揚言爲金學迪報復。學迪之兄振蘇在家備飯，主謀者金振義、率領者金大四即度四、金國綿三即剥狗三、金國綿四即剥

狗四，及好頭烏皮諸人，業經飭役派勇，會營嚴拿，並示諭各該莊董、村民勒交免累在案。該職住居密邇，必應確有見聞，事關切己，毋庸隱忍。據稱必有近地引路之人，究竟何人，着即刻日據實指報，以憑縣賞購拿。毋延，切切。贓單附。

鄭顥批

積穀本朱子社倉遺法，然行之不善，流弊滋多。當時朱子與其門下諸賢實心實力，事事躬親，故能行之有效。後世無朱子之賢，而又無朱子門下諸賢之同心協力，遂不能有利而無弊。不獨一邑爲然，即自明迄今，各省辦此者，類皆有美意而鮮良法。但弊之所在，各處不同，要在賢士大夫隨時設法補救，未便因噎廢食。今人之賢，何必不逮古人？聞太邑諸紳儘有熟悉情形、通達掌故，宅心公正者，候延請商議，妥定章程，通飭遵行。此係欽奉諭旨飭辦事件，辦理得人，地方刁徒不容藉詞阻撓也。

庫户糧書陳恩祥等批

串票錢文本非例有，本縣前在會稽任内稟請裁減，酌留每張錢六文，未蒙允准，奉批悉數革除，通飭遵行在案。太邑此項串錢，奉前陞府憲劉，分別城鄉定以八文十二文之數，是明知上下衙門各有開銷，故格外體恤，特於提給平餘之外，留此一項，從寬酌定。雖上憲尚在批飭覆核，而民間皆以爲便，稟請遵辦。前陞憲俯如所請，重申禁令，經書人等再敢格外多索，許指名稟首，按蠹役詐贓例從重治

罪，檄行勒石永遵。其後續有加收，曾經增生吴觀周等多人聯名禀控，設使此等禀詞徑達上憲之聽，本官固難逃失之愆，該書等何能當此重咎耶？本縣涖任伊始，體察情形，傳庫總書等再四熟商，通盤籌畫，先將上提二文四裁革，城櫃開徵之日，遵照定章示諭，每張收錢八文，非特恤民，亦爲保全該書等計也。該書等其善體本縣之意，勿生冀倖。

户庫書王永鋆等批

串票錢文遵章收取，本縣主見早定，斷不因該書等恫嚇挾制，遂爲改變。據禀，因司道府等外費開銷進不敷出，情願退卯。如果屬實，未便勉强。惟各該書是否皆出自己意，抑或聽人唆弄，着庫總書邀集一一詢問，令各具退卯甘結呈候，另行點充。

金茂通批

古者小宗無後則絶，此不准立繼者也。國家定例，無子者許同宗昭穆相當之侄承繼。許之云者，未嘗勒令必繼也。詳繹例意，或繼或否，皆由無子者主之。今金國利之子即使果係螟蛉，乞養異姓義子例所不禁，爲之聘娶，非爾等所能阻止；立繼聽其自便，非爾等所能抑勒；田産聽其自賣，非爾等所能把持。前批已明，何得執異姓亂宗之説，出頭扛訟？至金國利果係抱養他姓之子，亦不必冒稱親生，轉滋藉口。着各遵照前批息事，遽肇訟干咎。切切。

邵曾氏批

殺人者抵罪無可逃，而誣告亦有反坐之律。氏子邵金有被陳洸允戳傷身死，研訊該犯，供認不諱，乃該氏與媳胡氏一再嘵瀆，必欲拖累多人，藉圖敲詐，節經明晰開導，尚復執迷不悟，必有暗中主唆之人。不知此案陳洸允之爲正兇，已無遁飾，而該氏牽扯嚴庭芳等，是誣告也，予以反坐，厥罪甚重，慎勿藉命逞刁，自貽後悔。歇家訟棍並候密訪，查拿究處。

庫總書陳賡泰等批

串票錢文，自前陞府憲核定後，歷年遵辦，當時未聞户庫書無人承充。兹本縣一經照章辦理，便聯名退卯，知其中必有糾要挾制之人，是以批令該書等查詢，飭各具退卯甘結，呈候另行點充，各書果皆不原具結，情弊始顯。邵梓材經徵錢糧，竊串舞弊，本應究辦，業將其子發押，照數追清，姑從寬宥，仍着該總書隨時查察，如再有弊端，立即禀究。

王善慶批

察核詞意，純是童履祥口吻，與卷中童履祥各呈如出一手，爲公者固如是乎？匪前各案，概不准理，而行印齊全字跡端整之遺稿，取以作證，與准理案件不同。不然，人言不足，印稿不足憑，又何處

復求童裕充當賤役之確據耶？且據前書徐善亨等公禀，童裕前充軍牢，復充皂班，後改壯總，因刑書蔡經濟檢呈道光間花名卯册，始定爲民壯。童廷禧所堅執者以此。前縣詳所稱確鑿有據者，亦以此。該生等現呈，稱有咨部年終花名册稿可憑，亦指此，獨非匪前卷宗耶？差役子孫雖出繼不准捐考，部議有案，前學憲批示具在，該生等何漫無聞見耶？該生等知有徐學憲批准捐考之案，獨不見前有胡黄兩學憲定案，後又有唐學憲批不准捐考之案耶？屢斷、屢控、屢翻，成何政體？在童履祥鋌而走險，固無足怪，乃事非切己，必犯士林清議，爲童履祥説現身法，自好者固如是乎？自捐例大開，流品穢雜，惟考試一事，尚昭慎重。該生等身列膠庠，不思自佔身分，直欲廣爲引進，學大賢之無所不容，胡不爲學校異哉？案奉府憲轉奉學憲飭查議復，在紛紛攻訐者固屬負氣，而斷斷代辯者亦復何心？應候本縣查核全案，博採衆論，秉公議詳，請示遵辦。

庫書邵梓材批

户、庫兩房各書原多誠實可靠，惟該書盜究串票，私收錢糧，業經飭着庫總書陳桂馨等查出押追，因已繳清，從寬未究，以留體面。乃復因串錢遵章收取一事，慫恿各書退卯挾制，計不得行，始出頭斡旋，並挾陳桂馨前嫌，另生枝節，實爲刁狡。庫總書扣存串錢，係作繳還預借串本，如用有餘，仍各給還，歷年如此辦法。須知串票一項，係照憲定勒石章程，各書均無異言，獨該書蓄意阻撓，着遵照節次批示，安分息喙，毋自取咎。

林國登批

嗣父、嗣母，名分一體。爾子昌忠既議繼林光傑繼嗣，孫氏即其嗣母，前控被毆屬實，厥罪非輕。爾不嚴加訓責，猶以孫氏潑悍異常等情妄瀆，復圖牽累孫氏之弟，是祇知爭產業，而不知有倫紀也。候單提林昌忠究處，林光傑夫婦具在，即使從前果有立繼昌忠之議，亦應援繼子不得於所後之親，准其告官別立例，聽光傑另行擇立，毋庸集訊，以省拖累。

張楊氏批

已故歲貢生張灝爲該氏之夫，即爲林舜臣之師。舜臣是否尚在，何以卷中只有其子，林壽頤具呈，豈以疑於師母情面耶？是舜臣尚知有師生之誼，何其子輒以「豔寡」二字相加，此二字究竟太邑俗語作何解說？如果實係污蔑之談，則辱及父之師，即得罪於其父。名教攸關，既已見諸呈詞，不比無據空言，可以置之不究。着林壽頤先將「豔寡」字意明白聲復至卷。查林壽頤呈驗正找印契在本年五月初二日，而初八日已具領領回，恰在前後任交接之際。案未訊結，何以此契，隨呈隨領，不肯存留？無怪該氏得有藉口，仍候飭吊驗明，提訊察斷。

汪拱裳批

此案纏訟五年，經本縣細心推鞫，斷結完案。爾所執道光二十五年頂據本不足憑，非但爲爾父子不能指出梁福賢户界址一節也。田地賣買立契，須投税蓋印，遠年白契，中代俱亡，其不足憑者一；據載，爾買進塗地一片，計二十股半中之三股半，而訊據爾供，現在只存汪禪耀户一股，及贖回汪汝沛户半股，查核光緒五年公議分界據，除此一股外，各有受主，今昔顯殊，其不足憑者二；據上僅載沙塗一片，爾供同治五年方始築塘，明閘浦乃膨肚匯南塘出水之閘，未築塘何有閘？則西至明閘浦字樣，顯係後來添造，其不足憑者三。今爾以查出梁福賢界址，復請照界管業，不思據載四址界内共有三股半之地，其兩股已屬他人，若全數割歸與爾，勢必廢光緒五年分界公據爲無用，試問能行否乎？分界據乃合二十股半有分之人公同議立，汪禪耀即爾父汪祖培，同場列名書押，供認無異，不據以定斷，將何所據？爾但將自己分内産業理清，此外即非所應覬覦。梁虞贊所管南塘外塗地，與爾管第四號地段相去甚遠，中隔號數甚多，斷不能越佔爾界。呈稱本縣前斷因爾父不能指出北界梁福賢是何人，若查出其人，可管。此判語從何而來。捏斷圖翻，逞刁已極。着發捕衙看管，候再訊懲，以爲健訟者戒。

張遹聲批

是抵是賣，前經批令，明白呈復。兹既稱是項田畝係杏庭抵借，則不應收穀；復稱立有賣契，則即

應過户完糧。呈詞閃爍兩岐，顯爲隱漏糧税起見。太邑惡習，往往賣進田畝不即推除，致使收租者無糧，完糧者無租，在賣主圖一時多得價值，而不知貽累無窮。

孫禮瑞批

爾長兄孫旦無子，即使前果立繼爾子宣位，現經胡言妄控，已屬大干名分，應令照例退繼，不准復以宣位爲嗣。爾平時教子無方，今復以争産之故，謂長兄不明大義，又謂其自知悔悟，全忘兄長名分。措詞亦甚悖謬，所謂有其子必有其父也。仍候勒提宣位究辦，不准理處。

汪祖培批

據呈，買坦時畝分未定，壟數未推，足見遠年頂築契不如近年分界據之確實可靠。頂契僅載一片塗地，塘係同治初年始築，呈稱建閘已百餘年，計當乾隆之季，尚在立契前五六十年，更應一片汪洋，閘於何築？必又影射之詞。况光緒初年分界時，圖定第四段弓步俱在，何庸混争？分界據但載汪禪耀汝沛分得第四段若干股分、若干弓口，並無又分南塘内公坦十餘畝字樣。以無作有，將誰欺？前既捏造判語，逞刁健訟，實所罕見。爾頂築據共有三股半，分界立據時，只剩有一股半，爾子當堂供明分據所開地段，各有受主，若云何少之有，試問從何處歸還爾三股半之地？該監生年老耳聾，欲加開導，罔有聽聞，徒爲爾子汪拱裳牽率，恃邁混控，如再不知悔悟，定提汪拱裳重懲。至梁虞贊南塘外塗坦亦曾呈驗

議據，現在新漲沙塗有無侵佔，與爾第四段相隔甚遠，不相干涉，毋庸爾垂涎希冀也。

汪昌池批

前欠既未清還，後賒何以復付？據呈本有可疑，況賒欠數固無多，涉訟必須花費，即予飭追，亦屬得不償失，何苦逞一時之忿，而貽終凶之累乎？該民人其三思之。

户書鄭亦李等批

串錢自定章後再敢格外多索，須按蠹役詐贓例從重治罪，憲示煌煌，庫書中惟邵梓材一人心終不死，復以再向花户添派之語淆惑各書。該書等各有身家，幸勿爲其所愚，以身試法。至户、庫書應行均分之項，候飭庫總書轉飭，循章分給可也。

莊書金煜照批

查該書與蔣日新控争下半莊局務，業經本縣澈底查清該書種種弊混情節，斷將局務仍歸日新辦理在案。上下街、中潘等處地段，皆應日新承管，凡有一切事務，皆非該書所應干預。據禀實屬有朦混，若遂其計給還舊册，將來顯則搶送徵册，陰則抵押謊騙，弊竇不可勝言，訟端自此再起，狡惡之至。所有吊案之下半莊、上下街等處局册十一本，應即銷毁，併飭。

葉秉恕批

前次迭接李司鐸來函，均稱朱夢彪經紀守法，並未斥退、問過。該司事亦無朱夢彪與謝壽現糾匪擒奪洋傘、眼鏡情事，亦並未在案，具稟均屬平空誣陷等語。乃該司事現在具稟詞意，與前稟相同，可見朱夢彪實非安分。該司事前稟實有其事，李司鐸現在投函又與前函大相逕庭，其中必有一假。至朱從容一案，迭次上控，批飭提訊，現尚屢控不已，未便以李司鐸一函遽准註銷，應候一併澈訊察究。

蔡慶成批

程載珠幸程方漢之死，圖霸繼產，强砍山木，致程方治不得已而具控，情有可原。該廩生等未悉程載珠從前違囑控繼情節，故尚爲偏袒之語，洵如所稟，則前次灼然雖故，囑據具在，載珠爲灼然胞侄，其父其然爲灼然胞弟，出控爭繼，何親戚多人並不責以大義，竟助其控繼分產而後已，又何說耶？惟既據該生等理明取結，稟求息銷，爲息訟起見，應如所請銷案。

曹文昇批

著匪劉賣天、張勝棟等肆擾地方，早經本縣懸賞購拿。又聞其匿跡三井堂山中，已四次帶勇會營，入山搜捕，以箐密洞深，且地在樂清、黃巖三邑交界，屢被逃竄。據稟各情，本縣先有所聞。惟該匪現

在究竟藏匿何處，已飭密查，俟有確信，立刻調兵往拿，該董即密速約會鄉團，並稟請大荆營不動聲色，先期齊集隔溪地方聽信，仍訪明該匪蹤跡，以便追拿務獲。

陳白眼頭判

昨查閱聽審所陳白眼頭患病求釋，吊核卷宗，此案情節甚屬離奇，始由林修報竊，繼由捕衙獲賊郭絲介，供攀林子棟窩贓。子棟與林修又牽涉基地舊事，兩造先後控府奉批，集質則絲介先已保釋，卷中除捕衙訊供一次外，到縣後並無供單。細核全案，及上年十二月集訊各供，始終無陳白眼頭之名，乃至本年四月十八日憑空來一白眼頭，既未稟報緝獲，亦不知何人解案？據供，僅認偷竊林家物件，抵與林子棟烟館一節，抑若專爲質證子棟窩贓來者。既係竊賊，當不祇犯此一案，案中亦未予深究。種種可疑，提犯訊供，情節迥異。所稱教唆誣攀之林竹波案中，亦無其人，是否即係林修？事關串唆搆陷，虛實均應澈究，候飭提林竹波訊明，酌核辦理。此判。

林修等判

訊得林修與林子棟互控一案，其中情節種種可疑，前已提訊在押之白眼頭明晰判示矣。旋據林修、林子棟同日來案具呈，傳同兩造，明白開導。林修以子棟窩賊，出諸賊口，堅執不移，因復傳集全案人證研究虛實。林修情虛託病不到，遣弟林傑代質。查此案關鍵以林子棟是否窩頓賊贓爲最重，而窩贓與

開烟館相因。子棟窩賊之說，始於郭絲介，繼以白眼頭。卷查絲介僅在捕衙初供有此，解縣後並未訊有供單。林修屢次指告，經陳前縣以林子棟具有身家，不至窩頓賊贓，其爲郭絲介等仇攀誣指，事無可疑，准予摘釋等因，一再批示在案。本縣提訊白眼頭時，供稱林子棟並未代伊銷贓，亦不開烟館，實由林竹波即林修許給錢文，教唆誣指。研詰無異。茲經集訊，林書、鍾輔臣、林子香等僉稱林子棟身家清白，從未開過烟館，斷無窩竊銷贓情事，衆供確鑿，證以白眼頭所供，實相吻合。則林子棟窩贓一節，益可信其必無。林修暗中唆使誣指，己則堅執唆使之供，以爲確不可易之據，誠如前府憲批詞所謂「居心險惡已極」者，而不知白眼頭已將其詭計狡謀盡情吐露也。本應反坐，惟念郭絲介挾嫌誣攀，非由林修造意。林修誤聽賊供，呈請追贓，亦在情理之中。後與林子棟基地牽涉，互相糾結，勢成騎虎。郭絲介又已釋放，無可爲計，遂假手白眼頭以爲箝制之謀，其跡在窩竊，其心實在基地。既據林傑供稱伊兄自知悔悟，應予從寬。至基地轇轕，原非此案正文，既已牽訟，應即一併斷結。林子棟契據毀失，四址無憑，勘驗應參核衆供以定。林子香、張琴甫皆係原理之人，供詞各有偏袒，而於林修造墻缺角歸方，佔地八尺許，伊等理勸出洋六十元，先經付過十元，則兩無岐異。惟林子香云六十元皆係墻缺地價，張琴甫則云另有田三分零，價亦在內。當時必因論價多寡未定，故延不立契，原不能遽以六十元之數爲准。但林子棟無端被累，失業破產，耗費甚鉅，固請究誣，係屬實情，應加體恤。斷令林修照林子香原理從優出地基價洋六十元，除先付過十元外，找繳洋五十元，當堂給林子棟收領，具狀備案，准林修照現在築就墻界管業。案經堂斷，無庸立契，各具遵結完案。郭絲介前已枷責釋放，免予補提。白眼頭因

病取保，併予開釋。詞證各回安業，叙供頗有删減，招書郭瑞庭是否有心舞弊，案已斷結，無庸補録，該書記責。此判。

朱林氏等判

世有無子争繼之事，從無有子而仍争繼之事。朱會賡身故時，妾子子煦生已二齡，嫡母林氏撫孤守産，今年十歲，相安有素。乃因上年九月朱林氏以夫兄朱恒同霸種竈田五畝，租穀不交等情，三次具控，今年三月始據朱恒同以伊弟恒定身故，伊子思華入繼，立有繼據，載明遺産與王姓養子對半均分，林氏忽匿據謊控各情，具訴前縣，傳訊未到。本縣收呈時，將恒同差帶，諭令朱林氏邀集案證，限日集訊，供詞各執。查例載，繼子不得於所後之親，准其告官别立。即使思華果繼與恒定即會賡爲嗣，現與林氏訐訟已久，寖成仇隙，例應退繼。况參閲情詞及繼據，其中破綻甚多，立繼大事不由宗族列名者，惟恒同父子、兄弟一門五六人，其可疑一也；林氏親生衹有一女，出嫁陳姓，婿女俱在，而此事不使預聞，繼據既稱婿父陳錫駒主稿，據内不列錫駒之名，其可疑二也；據爲陳學現代筆，或稱其務農，或稱爲道士，皆謂與朱會賡交好，由林氏邀請，而林氏則言並無陳學現其人，飭差查傳，亦以並無其人禀覆，其可疑三也。最難掩飾者，會賡以十七年六月病故，衆口皆同，妾郭氏即子煦生母於會賡故後始出朱門，亦衆口皆同，乃十八年二月所立繼據，叙述林氏口氣，言不幸夫經殤亡，妾郭氏歸寧母家，不過二年亦逝，計立據之日，距會賡病故之日僅八月耳，何以云郭氏不過二年亦逝？則立據在郭氏已死之後

可知，無意中露出破綻，一經指破，微特斷獄者確有把握，即唆訟者亦何從置喙？茲經覆訊，朱恒哲既爲該姓族長，朱佑亦讀書明理之人，皆據供稱子煦之生，伊等同赴湯餅之會；會賡之死，伊等共襄殯奠之儀，其爲親生確無疑義。上年八月因租穀起釁，各投朱佑理處。當時尚無思華承繼之說，益信繼據爲臨訟揑造。質諸恒同，遂即供出實情：謂實係聽人捉弄，雖悔已遲。朱恒鎰始猶堅執，見恒同一一實供，亦遂供認。衡情定斷，會賡有子而謂爲抱養，思華並未入繼而謂爲林氏求繼，揑據串供，直欲使親生骨肉變爲異姓亂宗，譸張之幻，實有出於情理外者。幸天網恢恢，自留破綻，或亦朱氏祖宗之靈隱爲呵護者乎？恒同等居心險惡，迨無人理，本應予以應得之罪，惟觀其自知悔悟，尚屬實情；恒鎰挺身插訟，自作主據要質，以爲伊一言之下可以證成此案，迨恒同先吐實情，始俯首無辭，實爲暗中主唆。但據朱佑及恒同等一再代求，且與恒同等前堂已各受笞責，姑免再辦。恒同父子霸種林氏田畝，今年早晚租穀於收後應照數對分，明年將田全數交還，聽林氏招人耕種。飭據朱佑與兩造理明，當堂立據，着即照行。朱林氏撫養孤子，保守遺產，恒鎰、恒同等再敢借端尋釁，準予鳴究。各具遵結存查。承田議契並存，立繼僞據塗銷。附卷通案人證，均各釋回。地保朱廷和俟枷限滿日，酌量開釋。此判。

林加懷等判

孀婦再醮事亦恒情，從未有四月之中夫再故而婦三醮者也。林財潮於上年二月身故，其妻江氏被林加懷引誘，逃匿松門。加懷與江氏係同宗無服之親，且江氏行輩差長，自應治以親屬相姦之例。加懷知

事敗露，串稱江氏已於上年五月再醮陳有義爲妻，財潮之兄財松出據，有義復死，是年六月由有義之母梁氏賣伊作妾，財松自認得洋主婚不諱，以明加懷、江氏已無族屬名分。不知弟死未及三月，財松遽得洋賣其弟媳，亦有不合，況環集林姓同族親疏，並原呈之林善心等十九人，及江氏胞叔江榮清一一訊問，皆稱江氏並無醮與陳有義之事。財松無可狡賴，亦自認加懷以十六洋囑伊誣證。案無遁飾，應將林加懷從輕笞責，照例枷示。江氏於林姓恩義已絕，交其叔江榮清當堂領回管束。財潮之子先由財松收養，仍責成撫育長大。林善心因詞中多所諱飾，先發押捕衙，即予開釋。分別各具遵結，領狀存案，自回安業。林加懷俟枷限滿日核釋。此判。

莫廷林等判

莫廷林、陳莫氏爲同胞姊弟，方金行是二人妹夫。金行有女方奴，莫氏謂四歲養爲義女，長許字朱有順爲妻，有順供同。方金行則謂六歲時許字莫廷林子明亨爲童養妻，莫氏之夫陳玉寶無子，以明亨爲繼子，方奴隨明亨至陳家。後玉寶死，莫氏聽朱有順唆弄，逐明亨歸宗，仍留方奴不遣。有順商同莫氏，意圖姦佔，方奴不從，逃回莫家，與明亨成親。廷林、方奴供皆同。察核情詞，各有不盡不實。方奴既因明亨過繼陳玉寶，相隨童養至莫氏家，則明亨歸宗自應携帶同回，果被莫氏强留，何致數年之久，夫家母家不向莫氏理論？則自幼寄養之說，原屬可信。惟既未立有過繼筆據，載明長大聽憑擇配，許嫁大事仍應由方金行作主，明亨又爲莫氏本宗胞侄，互爲婚姻，於情義皆屬相安，況莫氏稱光緒十九

年將方奴許字朱有順，卷查二十二年屠修鳳控朱有順之妻屠氏於二十一年九月初二日服毒身亡，案據具在，卷歸刑書陳唐臣行，則當十九年時，有順之妻尚在，方奴許字之說，可證其誣。有順前因姦佔寡婦陳梁氏在家，致妻屠氏服毒斃命，茲復圖佔方奴，串唆莫氏飾詞瀆控，着重責發押，候再究辦。方奴給其父金行領回，與明亨婚配，由金行貼還莫氏撫養費洋十九元，具限繳案傳領。莫、陳、方三姓，誼屬至親，素無嫌隙，朱有順憑空唆使興訟，挾制朱有波，又爲莫廷林糾衆搶擄，致被莊董梱送巡司衙門，是兩造之固結不解，皆二朱陰持其柄也。案經此次斷結，原被均可息爭，而有順、有波兇惡性成，恐不免再生事端，並將有波笞責押候，覓到的實保人，取具切結，方准釋放。陳莫氏、莫廷林、方金行先各具遵結，領狀附卷。此判。

徐廷高判

章氏孤姓遷居莞渭莊有年，查閱粘呈，係圖孟會。生三子，長仲廣，次仲友，三仲容，是爲三房。訊據章助青供稱，仲友無子，以王姓子入繼，取名亨得，生助昌。仲廣一子仁間，生助貴。仲容一子仁乾，即章金氏之夫，生三子，即爭繼之助青兄弟也。助貴身故無子，其妻徐氏抱養異姓子冒爲親生，致章金氏出控，欲以助青兄弟聽憑徐氏擇立一人。鄉愚無知，姑置弗論。惟助青兄弟皆無子，此外別無近支，則助貴故後，並無昭穆相當可繼之人，異姓原不得亂宗，而事窮則變，義可從權，況有王氏入繼之例在前，章金氏等更無容藉口，應斷以章徐氏抱養之子作爲助貴義子，撫育成立，日後與徐氏相爲依

倚，惟不得冒稱親生，至亂宗派。金氏母子亦不許任意妄爭，各具遵結完案。此判。

林文裕等判

林文裕於同治五年將樓屋一間半立契出典與朱紅旂之父明升居住。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備價取贖，時明升已故，與朱紅旂因契價不符爭執涉訟，紅旂所執典契載價銀五十二兩，陳敏捷代筆。文裕指爲假造，借呈敏捷代寫他家契券，飭吊紅旂執契比對，花押不符，其筆跡亦全無似處。前縣復批令紅旂另借敏捷他契核對，則本不足憑。結訟兩年，未能定斷。茲經集訊，查閱典契，墨色新鮮，似非三十餘年舊物。字雖笨拙，而點畫間時露靈動筆意，明係能書人變相。契內中代俱故，而契主林文裕尚在，親筆花押可以對驗。飭令當堂寫字畫押。的是粗人手筆。而契內文裕名下書押，運腕自爾輕靈，且與呈後粘契合縫處花押筆跡墨色相似，研訊紅旂，諉稱契係伊父傳授，合縫處係主家朱鳳祥代押。續呈陳敏捷代筆借票一紙，亦由鳳祥代做，並呈出鳳祥謊騙信函。由後證前，虛實可以立判。惟念朱紅旂究屬鄉愚，受人播弄，姑寬免究，斷令林文裕出光洋五十元，限一月交與紅旂贖回典屋。紅旂之父添造披屋已經數十年，木料朽壞，一經拆卸，所值無幾，應與所許文裕每年地稅洋三角約略抵過，不准拆回。修費並未說明，借錢並無票據，紅旂自已帳簿不足爲憑，皆置勿論。既兩造均原遵斷，着各具結完案，釋回安業。林坤差稟有捏飾情節，訊係林文裕主家林光注做就囑遞，詞訟糾纏皆由歇家主使，林光注、朱鳳祥均候飭提訊辦，假契塗銷存案。林文裕前呈陳敏捷代筆白契一紙，當堂發還。此判。

葉喜意等判

控争田地墳山，以契據糧串爲憑。葉喜意控林美榮等謀霸山地一案，雖遠年祖墳已無買契，但有户存有糧串，林姓則既無契據，又無户存糧串，徒以空言争執，天下豈有無糧之地耶？今提集訊供，察核林美榮起意霸佔，林家森實爲主謀，再三開導，無可置辯，惟以祖宗墳墓大題，空言堅執。該童等知有祖宗墳墓，獨不知有國家糧賦耶？即云太邑風俗有糧由賣主代完者，不知典買産業不過割者，罪應笞杖，其不過割之産入官。况亦必有賣主可指，代完糧串可憑，安得以地方有此惡習。藉爲無糧霸佔之護符？前本縣七月初五日因公由茅山莊赴大路莊，美榮等中途攔請繞道詣勘，其意甚堅，以道遠未如所請。初六日喜意等見墳前地土松動，挖至六尺餘深，埋有石碑，上刻「林公峯山蟹鉗之墓」字樣，其意欲俟本縣到場，眼同掘出，以爲證據。獨不思新埋之土必鬆，僞造之石必新；且墓碑從無不載諱號，大書山名、地名者，此等作僞伎倆，益見情虚，而其狡亦實可惡。本應責懲，姑念該童尚欲希圖進取，本縣愛惜士類，稍留體面。家森甚非安分，亦姑從寬。餘本隨同附和之人，並予免辦。據喜意等堂求，若不嚴懲，必再生事，如再敢生事，定將美榮、家森提案，加等治罪，其各凛遵，勿負本縣保全之意。兩造各具遵結完案，葉姓堂呈，林姓前呈抄本宗譜各一本，當堂發還。此判。

葉書等判

兩業爭田，取決於佃。然必壕號皆同，無可分辨則然。若承糧壕號各異，則因糧求田，着田起租，自有一定，非佃户所能淆惑。此案葉春暉承糧在十二都興壕一百九十六號，民田八分二釐八毫；林杏春承糧在十七都伯壕九十六號，民田一畝二分八毫。莊分既别，畝分亦多寡相殊，衹須問明該佃現種之田坐落何地，該地係屬何莊，即片言可决。查佃户徐永亮呈稱，向趙大瑞買進交租田一區，歷租穀還林配申家；大瑞亦呈明有祖遺交租田一區，計弓口八分零，歷年租還林姓，今已買與徐永亮爲業。而杏春所執咸豐四年金熙治賣契，載有土名「田洋趙」字樣，是以與春暉相争執，引大瑞爲幫助，以爲確不可易之證，不知「田洋趙」坐落興壕並非伯壕，永亮受買大瑞田契亦載明坐落十二都興壕，則該佃所種之田，其爲興壕而非伯壕，尚復何疑？至杏春所執金姓賣契内載，伯壕九十六號民田八分二釐，亦與現查局册所載，林大業收金阜孚户伯壕九十六號民田一畝二分八毫不符，其謬不止在誤註「田洋趙」一節也。况趙大瑞塊契載土名三角，並無田洋趙之名；又弓口八分零，并無一畝二分之多。種種鑿枘，一望而知。而此次堂供直稱塊與徐永亮之田坐落田洋趙，顯係因林契土名田洋趙一誤勾串朦混，至生無限事端。今斷定以後，租穀由永亮之妻按年交還葉業。葉春暉少收兩年租穀，既據林杏春供認由伊收取，應令交還春暉，彼此均係斯文一脈，即自行交割。事由契券錯誤，尚非有心冒捏，應予免究。趙大瑞挺身作證，遇事生風，實爲可惡。永亮呈控各情，固知由大瑞主使而未得確證。迨環集訊供，徐林氏詞窮，

擅敢在旁低聲教唆，則確鑿有據，從重笞責，以爲刁唆者戒。至永亮抗欠田租，尚敢扭拔業主收租工人，並謊稱葉姓，搗毀擄搶情事，刁風一長，於業田租務大有關礙，本即重辦，姑念永亮已死，其妻林氏婦女無知，應罪坐主使之趙大瑞，着各具遵結完案。趙大瑞仍發押，聽候再訊。莊册兩本，發還各該書收執。此判。

匪黨張香桂判

提竊賊朱正懷對質，歷舉僱船、載贓諸事確鑿，正懷與香桂習熟，香桂先係積賊，旋夥黨搶劫，正懷所供乃其餘技，而其爲香桂則無疑。乃猶化名香芬，冀免追究。初不料正懷供詞早已及之，而留以待質，本縣用心爲已久也。着發待質所收押候辦。此判。

陳紹正等判

控争田地，總以糧額爲憑。此案陳孔琳等户，存有陳恭公、陳孔漢兩户東墘二百八十四號共民山四分，呈稱葬有高祖文豪等祖墳二所，並無墳面、墓碑。陳恩炳等户，存有陳元如户下同號民山三分六釐五毫，葬有陳元如墓。孫琳等執山糧一畝可抵十餘畝之俗説，思欲獨占全奥，指元如墓爲盜葬。查元如死於道光丙申，距今六十餘年，當時孔琳之曾祖尚在，何以並無一言？至數世之後，始經出控，其爲藉墳混争無疑。前委捕衙涖勘，據恩炳子紹正指稱，自山頂至山脚中間有横路一道，路以上爲孔琳等糧

地，路以下至竹筻爲伊等糧地。飭書勘丈，孔琳墾種山之地已逾四分糧額，則照横路定界，其地浮於糧且不止倍蓰。而横路下恩炳等祖墳佔地，核與三分六釐五毫糧額所餘無多，自應各管各業，斷令上至山頂，下至中間横路，東旁從横路下孔琳等所指祖墳右首一弓爲界，直至山脚，皆歸孔琳等管業。祖墳右一弓以外，上至中間横路，下至竹筻，皆歸恩炳等管業。樹木柴薪，各歸各界收取，雖弓步稍有多寡，要皆地多糧少，兩家祖墳各無關礙，永不許再有混争。吊查局册，是號陳元如户下山糧並無别户，而孔琳等堅稱尚有隔崗山一片，向由恩炳等砍取竹木，的係元如户下。是號山糧質諸恩炳等，皆云無有。應斷明東墺二百八十四號内除此三分六釐五毫外，如别有元如户山地，聽憑孔琳等管種，不許恩炳等再争。兩造輸服，均願遵斷，着各具遵結完案，結附卷。陳孔琳呈案宗譜一本，當堂給還。此判。

林加煊判

前據林加煊以妻父蘇炳滿將其妻蘇氏賣與顔東士家爲妾等情具控，詞不蓋戳，念其貧苦，恐代書有索費情弊，從寬受理，批候飭提訊追在案。即據加煊胞叔林成攀呈稱，伊侄素有癲病，忽好忽狂，游蕩不歸。伊與其妻父及母舅尋回，上春復潛逃出外，不知下落。侄婦蘇氏衣食無靠，幫工度日，一喚即至。並蘇炳滿呈同前情，恐其勾串飾抵，押令炳滿將女即日送案，傳加煊給領。因加煊查無着落，詞無抱戳，無從跟交，蘇氏仍交其父取保帶回留養。自八月至十月，加煊始復以前情呈控，仍無抱戳，是以交差取保，一面傳炳滿將女交案質訊究斷。乃加煊無人具保，輒復逃赴海門，在撫憲行轅添改情節，控

奉批發，下縣傳訊，一味刁狡，蘇氏到堂給領不領。查林加煊先後控情，祇以蘇炳滿以藏匿其妻爲藉口，炳滿早經帶女投案，傳領避匿，架情上控，今既兩兩集質，尚復枝梧推託，不肯領回，是其意並不在妻也，不過聽訟棍唆使，意在拖累，求遂其飽詐之私耳。此種刁風，斷不可長，當將林加煊責押究唆。茲經覆訊，察核供詞，可見給領不領，非其本心。再四開導，頗知悔悟。蘇氏亦以情願相隨求吃，不願出外傭工自誓。着即當堂具領，領回完聚，並具遵結完案，領結均存。此判。

繆炳文判

雨傘廟鄉民因細故争鬧，繆炳文來城揚言控告，鄉間事既理息，炳文之妻遣工人梁洪圓趕邀回家，已據洪圓一一供明，尚敢迭次狡賴。至徐敬熙謊報匪搶，歇宿黄朝勛家，本縣夜間親往查看，朝勛實下鄉未回，細訊其家，據稱與敬熙素不相識，由炳文引進，旋復據朝勛禀明在案。則繆炳文之領訟，確鑿有據。屢經研訊，供詞游移，至今無可遁飾，始肯吐實。本應究懲，既據籲求以後不再干預訟事，着具悔結存案，姑寬釋放。此判。

四西齋決事卷六

太平治牘　稟　詳　誓文　示　書　箋

上惲藩臺單稟

竊鼎烈感受殊知，委權劇邑，涖任之始，人心未定，謠言日數至，愚昧之見，當以結民心、靖民氣爲治要，故謁廟之日，師陸清獻遺法，手焚誓辭於城隍神前，並録稿揭示，俾衆咸知其不欺，以昭大信。放告之日，禁投牒者不准自稱教民、教紳，俾衆咸知其持平，以示大公。至拒絶干請，嚴禁傳呈，約束丁書，皆分内事。受事四旬，竊見太邑之難治者有三：曰詞訟，曰土匪，曰教堂。一次告期呈詞一百五六十紙，一語不合，拔刀相向。驗傷之案，日三四起；命案則一旬再見。好鬥健訟，積習相沿。自海防戒嚴，防營練軍調赴前敵，後路空虛，盜匪散勇，益無忌憚，洋鎗藥彈，半多新式。鼎烈先經購線，密拿著名首要，諭飭各鄉辦團自衛，並捐廉招募親兵，藉資調撥。本月十七日黎明，聞西南鄉江厦汛一帶有大股土匪盤踞滋擾，遂知會防營、票營輕騎馳往，協同鄉民兜拿。鎗斃一匪，擒獲一十六名，並洋鎗十四桿，刀械多件，盜船一隻，帶縣訊供，將受傷較重之著名匪首三人，先會營正法，嗣後當稍斂跡。至教民倚恃護符，魚肉良懦，俱在天理人情之外。今年二三月間之事，實因怨氣填咽，久而一

發。黃太兩邑之間，如響斯應，其由來非一日也。議辦情形，由高守隨時稟陳，不復縷述。惟鼎烈到此旬日，彼族已嘖有煩言，一不滿意於堂諭，再不滿意於呈批，皆以袒教不力之故。至本月十七日，東北鄉橫河莊有民婦陳王氏呈報伊子陳士錦被施永梅戳傷身死，合家均受重傷一案，旋准營送兇犯施達榜一名，且據呈投到訊認戳傷陳士錦身死不諱。正在起程詣驗，忽教士李思聰由海門來函，言施姓係教民，陳姓係應萬德匪黨，因搶割教民田稻，致被傷斃，聞其赴縣報驗，請將原告扣留禁押，並免緝兇究辦。其言詞狂妄，不可殫述。閱未竟忿氣填膺，諭以人命大事非教堂所能干預，設使教民被殺不能不緝兇論抵，當將原函擲還，一面馳往親驗傷斃情狀，慘不可言。且父子兄弟均受重傷，尚在垂危，其受傷至死未出家門一步，詰其起釁之由，因士錦十三歲幼弟肩擔稻草，行過施姓田塍，失足壓到田稻所致，核與獲犯施達榜訴呈情節相同。陳士錦父子閉門家居，鄰佑祇一二人，突被大衆擁入，束手就斃，其來勢兇惡，下手狠毒，一望而知。乃當場又有新河天主教堂司事投遞紅呈，欲爲兇犯庇護。以事不干己，擲還喝退。後知其人乃華人葉姓，即所謂坐堂先生者。受此懲創，實聽不料。人命重大，尚思顛倒黑白，他事可知。現在辦理民教事件，「秉公持平」四字斷不敢作自欺欺人之語，苟有二三分天理良心，下可以對百姓，即百姓亦當諒我不得已之苦心。無奈瞻徇至十二分，尚有幾分不滿意處。此次命案，如天之福，幸而教民傷死平民；若反是，又成不了之局。竊意臺屬莠民，其尤者早入天主教，其次亦迫而入耶穌教以自保，所不入兩教者，皆受本朝數百年深仁厚澤，天良未泯之良民。若不稍爲之地，爲斯民計，譬如嬰兒饑不擇母，亦惟有投入耶穌以冀自保而已。鼎烈明知事當委曲求全，然生性愚憨，不能容忍，

所以到此未久，即爲彼族所不喜。命案一事，不肯瞻徇，切齒尤深。將來交涉尚多，恐到决裂，鼎烈一身不足惜，其如大局何？

上惲藩臺單稟

竊鼎烈於六月間肅泐稟函，奉到批示，感悚莫名。彼族因事牴牾，方深惴惴，乃從此弭首帖服，不復干預民教，亦遂相安，實所不料。七月中旬應萬德戕勇劫囚事起，謠言日至，民情騷動。鎮臺部下有兵四千，屯聚海門、黄巖數十里間，卑邑全境不置一卒，黄、太接壤，路路可通，設使匪黨南竄，何堪設想？乃應匪狼突，絶不犯境，卑邑曩時仇教之人，亦無有乘機生事及越境助逆者。雖赤手耆拄，而處之晏然，迂憨不識時務之爲，此時暫收日前之效。所難處者，防營盡撤，小股土匪隨時竊發。防則地廣，剿則無兵，甚或横行街市，白晝刃人，視爲常事，非兵力何能攝服？西北與樂清連界處向爲匪窟，派撥親兵聯絡鄉團，迭次獲匪二十餘人，格殺十人，稍知畏警。而冬防在即，非有常駐得力哨勇，終難兼顧。鎮臺即派練勇分駐鄉間，來往不相知照，緩急不能調遣，呼應不靈，儼同隔膜，不得已商請本府於新募緝捕營内抽調一哨，以資臂助，未知能否允准？至太邑之難治，盗匪而外，詞訟其一端。民情刁健，皆由訟棍主持，以衣冠爲護符，以刀筆爲生涯，甚有無賴逞兇文士，而儼同痞混，若不擇尤嚴懲一二，不能爲地方除害。謹呈案略，仰乞鈞裁。

請兵駐防通稟

竊卑境三面環海，緣海皆山，重巒複嶂，與溪流交錯。中央如牧嶼、夾嶼、水洋諸莊，水澤所匯，汊港縱橫。而西北一隅，毗連温州、樂清之大荆暘谷嶴著名匪窟。北面則與黄巖接界，洋盜之所窺伺，奸宄之所淵藪，鄰境巨匪之所逼處。而英法教堂羅列四鄉，昔年本有防營分駐要地，自意防事起調赴前敵。卑職抵任時，查悉尚有新瀆雲哨三棚，大溪四棚，温嶺練軍兩棚，已覺境内空虚，匪類漸無顧忌。卑職自募親兵四棚，守護倉庫、監獄，時復親率分巡各鄉，以資彈壓。伏莽雖多，未遽蠢動。七月十一日本府垂念邑境匪多兵少，飭管帶緝捕營沈守備平和率兵巡邏，到縣甫及一日，聞黄巖有劫囚之事，立即馳去十三四；後各處飛函知照，控聞應萬德自黄巖逸出，有先竄太平，次擾郡城之議，令嚴密防備。時各處防哨，已奉悉數調去，標兵分防汛地，零星四散，城中百人，器械皆録營舊式，朽窳不適於用。謠言四起，民情騷動，遂有故匪金學迪餘黨糾衆搶掠琛山金姓家，卑職立商徐參將，盡拔標兵，星夜往救。城中一空如洗，與參將、守備流夜巡察，以安人心。迭次飛稟海門，余鎮派兵駐防鎮懾，乃三次發兵到縣，皆一宿再宿，聞警調回。富室鄉紳不諒，上游兵力之不敷，與卑職迭次籲求之無濟，時時以危悚之詞迫令請哨防護，不遂所求，則生怨望。金姓被搶後，徐參將派兵二十名常駐其家，猶以爲未足。此卑職二十日來空拳赤手勉力支撑，焦灼傍徨，寢食難安者也。現在卑邑情形患不在應匪，而在内匪。此輩散則爲民，聚則爲匪，防不勝防。鄉間富室寄孥遷賄，相率來城；教士、教民雖經商令暫避，而安

土重遷恐難如約。設有不測，終須饒舌，況瞬屆冬防，早須籌及。伏查海門、黃巖兵力厚集，應匪敗竄，已成釜底游魚，可否飭下余鎮設法抽調一旅常駐太境，隨時分巡各鄉以安地方，以慰民望。蓋從前防哨或二三十人一處，或三四十人一處，不相統繫，不相聯絡，兵分則力單，遇有緩急，運動不靈，似以統率分巡，易於得力也。情勢急迫，冒昧瀆求，至卑縣城垣基址尚固，惟城身低矮，缺損尤多，當已墊發款項，飭張典史承錫會董修整，一律報竣，合併附陳。

迭獲著匪出力團董等援案請給功牌稟

竊卑境三面環海，內地多山，民情强悍，游手之徒，散則爲民，聚則爲匪，以殺傷爲兒戲，以剽劫爲常事。其與黃巖、樂清各交界處，羣山複沓，險峻深奧，尤爲匪窟。洋面盜船，熟悉風潮，往來飄忽，四通八達。本年三月，民教交鬨，揭竿竪旂，尋仇報復，擄人勒詐，到處皆是。海防戒警，防營調赴前敵，境內空虛，益無顧忌。卑職抵任，首尊憲札，欽奉諭旨，勸辦團練，以輔兵力之不及。而人皆畏難，尤多惜費。惟西鄉濱海之區，匪害最劇，各思保衛身家，武童柯福梅樸實耐勞，義勇過人，會同武舉陳載陽練集壯丁，自出貲財，購置器械，相爲守望，爲闔邑團防倡始。卑職特加優待，諭充該莊團長，不時資給軍火，以勵其心。六月間，著匪趙龍根二頭糾率大股洋匪盤踞烏砂門山等處，肆意劫掠，福梅偕邵松舟等拒守一日夜，一面飛報卑職，會營馳往兜拿，匪首上船圖竄出洋，福梅等四船併力環攻，格傷一匪，落海身死，十六匪悉數就擒，皆歷年漏網巨盜，並獲大小洋鎗十四桿，刀十二柄，盜船

一隻；兵勇、團丁受傷者四人。是月大球莊鄉團亦報邀汛弁捕獲巨匪王老梗一名。八月三十日，又調福梅及馬加祿等赴救東山門洋面，匪劫周世酢等商船，鎗斃舵工吴加保，生擒著匪孫小玉等五名，起獲鎗械、盜船，原贓交失主具領，均經先後訊辦，稟奉批示。各在案。九月間，劉賣添在黄邑寺前地方搶擄民人翁文章之聘妻王氏，藏匿烏砂門山。福梅率衆救出，送經卑職飭傳本夫領回。此鄉團之最爲得力者也。十月間，卑職懸賞派勇，隨同行營營務處派出員弁，兩次拿獲金剥狗三、阮官祥二名。十一月間購覓眼線，帶勇會營拿獲上虞縣王紳濟清家殺死事主之匪首章明鑑即邵明鑑一名，亦各稟報在案。伏思民團集資自衛，本不仰食於官，不奉徵調而激以忠義，善爲驅策，亦足濟兵力之窮。團長柯福梅本無巡緝之責，乃能奮不顧身，迭次在洋在陸捕擒巨匪，以致匪黨銜恨，十一月十六夜，縱火燒其住屋，幸即救熄。雖經卑職隨時救獲，而結仇已深，刻不自安。其鄉馬加祿、邵松舟等數十人，能同心協助，共爲地方效力，均堪嘉尚。而卑署親兵數月以來，亦皆奮勇從事，不辭勞瘁。現在四鄉團練次第辦成，前月下旬，週歷巡視，一律整齊，匪類遂多潛伏。惟劉賣添、張勝棟兩匪首，出没黄、太、樂清交界深山間，此拿彼竄。卑職及黄邑各懸重賞，尚未購獲。而操縱之術，激勵之方，全在勸懲。查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卑前署縣陳令其昌任内，團董擒獲首匪梁老七即九指大王等一案，曾經稟請前憲臺廖給發功牌，並批示將來如有應行給獎之處，隨時稟請等因。卑職督率鄉團，獲匪多起，匪首多名，皆不亞於梁老七；洋面攻擊，風濤險惡，較陸地爲倍難，該團董等勞績實與戰功無異。太平營楊守備雲生已奉陞任海門，余鎮以同圍獲洋匪多名，著有微勞，稟蒙督憲准予銷去查辦摘頂處分。民團更非營弁可比，似應援案請

給功牌，以示鼓勵。理合肅泐稟請，仰祈察核，俯賜查案，編發五品、六品空白功牌各拾張，密封逕遞下縣，以便擇尤核實填給，造册具報，實爲恩便。

拿獲匪犯録供請示稟

竊卑職稔知臘月下旬匪黨回巢度歲，正在籌備掩捕。二十二日據樂清大荆團防局董廩生曹文昇等稟報，十九日著匪劉賣添等在該邑陳士興家白晝搶掠，拔去幼子陳洪賢藏匿山井堂，勒詐洋三百元贖回。該匪俱用後膛洋鎗，難以輕敵，請拔兵移會大荆營拿辦，並有搶去婦女情事。二十二日，又聞大溪山嶴藍田湖黄美富家有身穿號衣匪徒搗門入室，奪去三歲幼孫，從三井堂而去，索洋一千元取贖。三井堂者，負海，巉巖險峻深奥，久爲匪窟。卑職曾五次調兵往勦，俱被竄逸。時駐城防哨奉飭巡緝箬裡，而匪勢猖獗，未便稍緩，立將卑署親兵悉數遣出，派哨長彭友獻督率，一面飛催新左軍右營前哨哨弁成彩華，帶勇星夜回防，並密調鄉團柯福梅等，約於二十三夜五更渡港，各路弁勇均在小球莊路廊會齊，分路掩捕。詎風雨徹夜，福梅阻風失約，黎明成彩華等恐有漏洩，先自入山。二十四日早晨卑職馳至江厦，飛催福梅速進。適彩華、友獻等已與匪遇，開鎗對擊良久，匪退踞蓮花洞，僅獲王和尚標一名，及搜出副右旂親兵號褂一件，由防勇解回。福梅至，與友獻等會同進勦蓮花洞，匪洞内五六十人皆北岸悍黨，勢據上游，抵死抗拒，連鎗下擊，兵勇隱身巖石，還鎗對擊六七刻之久。賣添與葉中得等均各受傷，一匪仆地復起，始越山竄遁。山徑叢雜陡險，不克窮追，救出黄美富三歲幼孫帶縣，並救出白溪被

搶婦人一口，保護下山遣回。復於岩洞中搜獲火藥、銅帽、後膛鎗彈，其牛、猪、年糕零物，皆賞給團衆。大荆營勇丁從山後聞鎗聲前來接應，遮獲受傷匪犯一名，自行帶去。匪黨分竄，惟劉賣添仍潛伏岩洞。福梅訪知，二十八日黎明往捕，賣添赤身逃走，身被鎗傷，一路遺有鮮血。控知從仙居竄逃，遂傳黄美富將伊孫領回。提訊王和尚標，供認隨從應萬德入黄岩城，及拒敵官兵，敲詐富户，復投劉賣添搶劫黄邑土嶼、樂邑白溪等處；又擄獲婦女，留匿岩洞住宿，歷歷不諱。卑職素知應萬德黨羽有和尚二名，最爲兇悍：一邦連小三，一不知姓名。後入劉張匪黨，手執六門洋鎗，身縛利刃，白晝横行湖霧、大荆街市，莫敢伊何，即王和尚標也。兹既捕拿到案，訊供確實。惟應萬德餘黨已奉高前守大張示諭，免其拿究。該犯復投人匪黨，迭犯搶案，應如何懲辦之處，未敢擅擬，應候憲示。理合開具供摺，肅泐馳禀。

請飭府代書着交林純昌押發訊辦禀

竊本月二十一日奉前憲臺批發卑縣民人林純昌呈稱空遭横累等情詞，奉批：販米出洋，固干厲禁，但既已挑繳縣署與先時寄存之家，更有何涉？仰縣立即查案，省釋具報等因。奉此，伏查卑邑三面環海，漏米出洋處處可通，禁之不嚴，漏卮無竟，米價立貴。若但遏截海口，則周圍塘隄皆可盤運。沙塗潮退，用木桶裝載，人力推行，沙地滑溜，雖數里之遥，頃刻已上大船，絶不費力。若禁及塘隄附近，則奸民藉詞敲詐，阻截船運，内地米穀，寸步難行，故米禁迄無善策。卑職涖任伊始，懲辦内地截米棍

徒二人，咸知忌憚。而六七月間早穀豐收，價反增長。外間議論，皆謂禁運不嚴所致。旋由淋頭地方鄉民阻獲盤運過塘米船十二隻，報經派飭勇役押解來城，交董變賣，將價洋發交倉董買穀備荒，曾經稟報有案。自此數日之間，穀價頓賤。然每因公下鄉，莊董耆民又以奸民阻詐內河米販紛紛來告。細加訪察，間有由松門等處奸商唆使，造言惑聽，以便其偷運之私。而藉禁攔截詐害，亦實有其事，正在密飭查拿。九月十九日，忽有人來縣喊稱，肩挑米石在屏下莊被木匠仁昌截留索詐，即刻傳入內署，親加詰問。據云，仁昌住亭嶺頭，凡有挑米過嶺，皆被阻止，每挑索洋三五角，或七八角，得洋則放，否則將米扣留。自七八月至今，被害不計其數，皆畏其膂力過人，不敢與較。立時親筆票飭，派役一名、親兵二名，並遣家丁一人，督率帶同原控之人引路，密赴該處查拿，搜出被留米袋甚多。乃仁昌不服拘攝，撒手脫逃。時近昏暗，山高徑仄，無從追捕，僅將揹留之米十四袋押回。同時喊告又有四人，皆令各自認明領去。查亭嶺在縣南門外十里，嶺高四五十丈，爲城中往南鄉所必由。卑職因公下鄉，已五六次經過，知係內地山路，距海極近處十五六里，米運不過肩販，並無偷漏可指。仁昌在彼白晝截奪，無殊劫盜。二十二日，卑職親帶勇役，密往掩拿無獲。訪諸鄉人，知仁昌已避匿海門天主教堂，當將其家房屋五間發封，交明地保收管；一面嚴拿仁昌到案訊辦，並將犯事及封屋情由出示，遍諭各鄉，毋蹈仁昌覆轍在案。親兵何定邦奉票拘人，見面被逸，非有心徇縱，即畏葸無能，當革去口糧，以示懲儆。其事在發封仁昌房屋之後，與賀漢卿並無干涉。賀漢卿請假自回台州，在九月初旬亦無誤差革糧之事。唐阿芳並非親兵，係卑職親隨，常住內署，且自八月杪腿胯生疽潰爛，不能行動，現尚瘡口未收，何能差遣？

至發封房屋，係卑職親往，鄉民衆覩，當時僅有一老婦，令其寄居鄰舍，並未見仁昌之妻及子女。閱其呈詞，全屬虛架。惟卑職正在飭拿無獲，應請着落代書陳鍾銘保戳李阿九，跟交林純昌即木匠仁昌押解下縣，研訊究辦，以懲兇惡，而儆刁頑。奉批前因，理合肅泐稟請。

增生吴觀周把總洪錦樑等請予表揚及分别遷擢給獎稟

竊卑職承乏兹邑，受事伊始，察看地方情形，當以和民教、靖匪盜爲尤要。顧嘗聞武城爲宰，首重得人。半載以來，延見邑中士大夫，下至鄉民，旁及營伍，留心物色。有太平營金清汛把總洪錦樑，實心任事，緝捕勤奮，不染緑營習氣，十年之間捕獲盜匪幾六十人。上年卑職購線拿獲上虞命盜案内盜首章明鑑即邵明鑑，該把總尤爲出力。分防所至，匪類憚，地方稱之。又有烏根莊團長何福梅本一介鄉民，卑職見其樸實奮勇，能保衛一方，諭充該莊團長，破格相待，短衣草履，直入白事，獲匪解案，立予賞犒。由是聯結鄉團，自備資斧，購置軍械，時應卑職徵調，迭獲在洋在山著匪至二十八名之多。匪黨銜恨，縱火焚燒其屋，臘月下旬屢搜山井堂匪巢，擊傷匪首劉賣添赤身逃竄，救出被擄勒贖大溪鄉民黄美富家三歲幼孫，及樂邑白溪婦女，先後稟報在案。至於異説朋興，互相雄長，聖教凌夷，世道日岌，靖民匪難，閑道爲難，扶植綱常，當自昌明正學始矣。增生吴觀周篤信程、朱，身體力行，閉户著書，不預外事。居母喪一遵朱子喪禮，既踰小祥，縗蔴在身，足不出户。聞其先稍有嗜好，因居喪戒絶。即此一節，信其守禮之嚴。所擬鄉間團練章程，洞達世故，非徒硜硜自守者。延主書院講席，以喪

服未除，函幣再返，終不肯出，薦增生鄭肇元自代。肇元闇修自好之士，住居城中，淹没不聞。家本小康，以施濟傾其貲，食貧自樂，潛心理學，不求人知。喪母四年，非祭掃足跡不下樓。卑職肩輿往訪，樓不容膝，架上陳列書卷，皆朱子大全之類，無近世理學家言。一揖肅客，與言吶吶不出口，而自有條理。禮貌粗疏，不送不迎，淡定自若。其學體勝於用，禮延主講，亦再三謙辭。禮教之失久矣，而喪禮尤成贅疣。兩生立品砥行，從居喪做起，洵爲務本之學。其他行止皆能稱是，維持風教，庶幾斯人。詢及邑中人士，交口稱之，而無有信從之者。應仰乞憲恩，賜予表揚，以彰樸學。使人知矜式，譬如人身元氣足，則外邪消，較疏散和解之劑，用似迂，而實神至。洪錦樑爲汛弁中不可多得，年富力强，屢經卑前縣及歷任太平營參將保薦在案，可否加恩俟補把總後，以千總記升，儘先拔補？何福梅不受食於官，獲匪安良，迭著勞績，可否賞給頂戴，各示鼓勵之處，合肅馳稟，仰祈察核示遵。

覆本府飭查外箬朱阿治家搶案情形單稟

本月十九日，奉到憲札，内開：據箬裡釐卡委員莊惟勤稟，據石塘莊外箬搗盤嶴民人朱阿治稟，本月初五夜被匪夥搶局卡，近在咫尺，或恐失事，請趕拔防營駐紮保護等情，飭即懸賞，移會營汛、防軍嚴拿究辦，並發朱阿治原呈。下縣奉此，伏查箬裡地方矗入大洋，外箬又爲附近小島，居民捕魚爲生，類多窮苦。上届倭防，蒙前憲臺趙資撥經費，始附松門辦理團練。此次松門辦就，石塘因經費無措，至今未有章程。台洋本盜匪淵藪，登山肆搶較内地尤便，自屬實情。惟自初五至今，未據該民人來縣呈

報。卑職十二日閱團至松門，留宿一夜，外箬離松較近，巡司衙門及該處箬裡、石塘兩汛，亦未有報案。且查閱贓單內光洋一百四十元，銀飾二三十件，似非海島貧民所有。海岸搶案，卑職無庸諱飾，而細核形跡，不無可疑。該處爲海標轄地，本有練軍駐防，應即移請就近查明，嚴拿贓盜究辦。先於十九日戌刻，據新左軍右營前哨成哨官彩華面稱，奉本營管帶陳札，奉統領李札，准憲臺移行，令該哨官帶勇二三棚馳往箬裡左近巡緝一週等因。隨即抽調城中防勇，於二十日黎明開差。惟卑境三面環海，洋匪出沒無常，內匪就地皆是。城鄉教堂林列，時虞滋事，迭經籲請，始得防營兩哨駐紮，以半哨駐西鄉黃邑後山接界之大溪鎮，半哨駐東鄉新河所城，半哨駐水陸衝要之新瀆，城中僅留半哨，備四鄉有事，卑職隨時調遣策應。其溫嶺、箬裡、澤國等處，皆係要地，迭據各紳董稟請派哨駐防，實在不敷分佈。幸各鄉團練辦成，足輔兵力之不及。但各歸各鄉，斷難應調。而湖霧一鎮，地屬大球，與黃巖、玉環、樂清毗連，濱海環山，尤爲匪窟。著匪劉賣添、張勝棟等匿跡三井堂山頭，卑職已四次帶勇會營上山掩拿，皆被聞風逃竄。昨據莊董陳堃稟稱，本月十九日該匪等在樂清隔溪地方，民人陳士興家搶劫，將其幼子擒去，勒詐光洋三百元始釋。其地與卑境僅隔一河，急求派兵彈壓。續又據樂清大荆團防局總董廩生曹文昇等稟，該縣陳士興家白晝被劫，拔去劫子陳洪賢，帶至太邑三井堂。匪黨劉賣添、小二頭等軍器均用後膛，恐難輕敵，請約期會營，並會樂清、大荆各營入山兜拿。各前來標營之不足恃，早在洞鑒。防哨又赴箬裡未回，卑署親兵除守護倉庫、監獄及出差外，不及兩棚，正在無可措手。又據烏根莊邵松舟面稟，二十一日劉賣添等率同匪黨在湖霧鎮上拔人勒贖。大荆營兵越境捕拿，被開鎗擊回。伊與

團長柯福梅等力不能勝，求請援救等情，事在急迫，不得已將署中親兵悉數遣出，昏夜疾馳，約會福梅、松舟等合力併擊。而山高路險，兵力單薄，深爲可慮。卑職定於翌日黎明親往接應，倘能得手，容再禀陳。惟念箬裡地屬石塘莊，石塘沿海一帶，早有練軍九棚分紮，應請咨商鎮臺，量移石塘練軍往駐鹽局左近，以資保護。并飭漁團局實力辦理漁團，以期聯絡。至內地防哨，實不能再有調動，免致緩急貽誤事機。

覆陳房捐難辦情形詳

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初十日，奉憲臺札開：奉藩憲札奉撫憲札，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奉上諭：「有人奏東南各省爲巨商大賈鋪户行棧薈萃之區，從前辦理軍務，曾有抽收房捐之議。現在需餉孔殷，籌款不易，所有房捐一項，是否可以舉辦，並每省每年約可捐集若干，着各該督撫於各省商賈輻輳、市鎮繁盛之區，詳細體察情形，如能有益於國，無累於民，即行妥定章程，奏明辦理。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等因下縣。奉此，卑職伏思國家時事多艱，帑項奇絀，借資民力，原屬萬不得已之舉。凡在臣民，食毛踐土二百餘年，厚澤深仁，淪肌浹髓，即令毀家紓難，其何敢辭？惟是近數十年來各省水旱頻仍，元氣大傷，即蘇、浙地方助賑籌捐，歲輸巨款，而生意折耗，資本空虛，虧欠控追之巨案，時有見聞，商民凋敝情形，已可概見。上年通飭各省舉辦房捐，旋奉特旨停止。卑邑僻處海隅，並無富商大賈列肆駢羅，所有鋪户房租，每月租錢在三千以外者，通計城鄉不及二三十家，更非

他邑可比，委實難於籌辦。緣奉前因，合行據實覆陳。

職員童履祥身家不清遵飭查議詳

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初九日奉憲臺札開：本年七月十四日奉學憲文批，發卑縣職員童履祥稟寃黑莫白，號恩准考等情詞，奉批檢閱全卷，此案前據該職員童履祥來轅呈訴，經徐前院批飭該府確查詳覆。嗣據該府查明具詳，童履祥並無實在劣蹟，該童故祖童裕於道光年間充當民壯，曾於年終造册報部，與皂快迥不相同，廩生林葵等執舊存票稿，爲該童故祖充當皂役確據，紛紛聚訟，垂三十年之久。惟匪擾以前，年遠殘稿，殊不足憑，可否俯准立案等情。當經徐前院批准立案，准其子孫一體捐考。嗣據該職員以徐教諭索賄不遂，不遵憲批，任意扣考等情呈訴，復經陳前院批府飭查；一面飭縣，將伊子童生童驊衢收試，該府亦即一體收考等因。各在案。迨唐前院按臨該郡，郭前守復以童驊衢身家不清，徐教諭面呈道光年間舊卷內確有票差童裕之名，是以批飭其子孫，應不准其捐考，以符定例等因，亦在案。茲據該職員復行來轅剖訴，察核所稟，情詞懇切，究竟童履祥是否身家清白，應再由府博訪輿論，秉公核斷，以昭平允，而免寃抑。仍仰台州府作速訪查明確，據實詳覆，毋稍率延。切切。粘抄併發等因。奉此，查童履祥之子童驊衢於上年歲試時，經前府暨該縣學教諭稟奉前學憲唐牌示，扣考在案。茲奉前因，除再由府查訪外，合亟抄詞札飭，札到該縣，遵照立即確查童履祥究竟身家是否清白，務須博採輿論，秉公核議，據實詳覆察辦等因。奉此，卑職伏維考試事關學校，遂即移知儒學，一體遵查去後。旋

准兼理教諭何訓導楙移開：據廩生陳廷贊等十二人、附增生柯作樞等十六人同稟，稱革書童冠春即履祥，又即雪友，係故縣役童裕之孫，求懲冒捐，以杜冒考等詞到學，據情移請吊查酌奪，並據童生邵椿等六人以案已批定，復敢翻控，生員王善慶等六人以可否俯賜，詳請准考各情，先後具呈前來。察核情詞，攻童者已有三十四人，袒童者僅祇六人，輿論略可概見。惟太邑陋習，公呈姓名半多背列，恐有不實，是以移知儒學，先期飭斗傳知闔學廩生，及在城增附諸生，其具呈之生員王善慶等六人，無論在城在鄉，一併傳知，定於九月初八日齊集明倫堂，聽候詳加詢問。凡增附諸生之居住鄉間者，無庸並傳，以示體恤。自願來會者聽。屆期卑職會同何訓導詣明倫堂，諸生咸集，預備印册兩本，謂童履祥身家不清不應准其捐考者爲一册，謂童履祥身家清白，應准其捐考者爲一册，開明事由，分置堂東西桌上，先令該生等當堂對衆親筆署名，畫押於册，並飭學斗從旁識認，毋有頂冒。隨查得西堂不應捐考一册，列名者有廩增附諸生林樹琪等六十三人，一一傳至案前，逐加詢問，堅執不移。東堂准其捐考册上，並無一人列名。復移學催傳王善慶、林枚、鄭震東、楊殿掄、林訓、陳風等六生，續准移覆。生員林訓，學册並無其人，陳風親謁何訓導面稱並未身到縣堂，亦不知有具呈事。其餘四人，屢傳不到。卑職因士論既已僉同，而邑中諸紳亦宜博訪，復會同何訓導柬邀在城諸紳鶴鳴書院院長柯紳作楫、總董鄭紳佑泰、積穀倉董陳紳樹鈞、陳紳琛、王紳景儒、林紳慕韓，會集學署，虛心延訪，同稱童裕身充賤役，身家不清，闔邑皆知。童履祥即已革縣書童冠春，唆訟訛詐，無惡不作，迭奉前憲臺批令杖責斥革，有卷可查。前朦混考試，既見摒於士林，今冒捐職員，濫厠衣冠，紳等羞與爲伍，並請吊照詳革。卑職又以案

涉書差，兩廊書吏聞見較真，諭飭據實稟覆，以明不遺葑菲。據吏首書陳賡泰暨各房首書同兩廊各書吏合詞稟稱，童履祥曾充刑招房書，卯名童冠春，因訟斥退童裕實、童履祥之祖，道光二十年以後充當壯役，本邑向章，壯班與皂快各班一律標差詞訟，武舉潘魁追債卷內標差之童裕即是其人，該書等幼年進署，習學從公，均所見聞，應否作爲身家清白，求請察核等情各前來。卑職卷查同治六年房書徐善亨等以童裕充當軍牢，復充皂班，後改壯總，不惟專辦命盜詞訟，抑且比催錢糧，現有同班老役與其共事目見，曾於道光十三年承差趙思謨竊案，又二十一年奉差陳立根命案，又二十三年承差蔣士川訟案，又曾差緝賊犯李大牛案粘呈縣印票稿，稟經戴前令批飭，其子孫不准捐考，是爲此案發端之始。後於十三年縣試，由童生林賢助等稟請，將童履祥扣考。光緒元年由廩生林蔡等稟經前憲臺詳奉前學憲胡批：童廷禧故父童裕票差詞訟，即有拘攝之事，與皂快名異實同，其子孫應不准捐考。嗣童廷禧復藉口出繼長房，控奉前學憲黃批：差役之孫雖經出繼，不准捐考，部議有案，該書應遵前院批斷，不准考試。各在案。自此定案者二十餘年，童履祥並未應考。至二十三年始復控經卑前署縣陳令以粘呈承差票稿在匪擾以前，破碎不完，實難作據等情，詳奉前憲臺郭轉詳前學憲徐，奉批：如詳立案，准其子孫一體捐考。二十四年又奉前憲臺郭札，飭卑前署縣陳令訊取廩生陳廷贊等，如虛坐誣甘結，並檢呈道光年間童裕承差武舉潘魁追欠詞訟票卷詳覆。批令將童履祥之子童驊衢暫行扣考，續奉前學憲唐批：本院查明縣卷，童履祥之祖童裕確有票差詞訟之案，與皂快名異實同，子孫應不准捐考，以符定例等因，亦各在案。卑職細繹案情，童裕之身家不清在標差，而標差之確據在差票。前以徐善亨等所呈票稿破碎不完，實難作

據，故前學憲徐批准其捐考，此罪疑惟輕之義也。後以童裕承差武舉潘魁控欠票稿字跡完善，行印齊全，確鑿無疑，故前學憲唐復批不准捐考，以符定例，此執法無私之義也。而前後兩案，俱由前憲臺郭一手批詳，更見應准應否，毫無偏徇。茲核抄發童履祥原呈如出繼一節，係奉大部議定有案，無庸置議。其所以尚有藉口者，在匪前案卷曾奉通飭，概行作廢不理一節。不知此案發端由徐善亨等控童裕曾充軍牢皂役而起，後執道光年間花名卯册，始斷童裕爲民壯，而非軍皂，屢見案牘，未有以匪前案卷概行作廢爭者。若匪前印册概應作廢，則童裕直一軍皂賤役耳，何待問其標差與否乎？同一道光間印卷，而謂一可憑，一不可憑，恐無以昭折服，況此種卷宗曾蒙前學憲唐查閱明確，似難再有異議。大凡控訟之案，或負意氣，或挾仇怨，當時固結不解，事後亦遂釋然。且强合之衆，日久則心離，此案前後三十餘年，人經數代，闔邑士紳，衆論至今，如出一口，可見公道在人，並非一朝之忿，一人之私。在大憲恐有寃抑不厭詳求，卑職亦仰體此意，不憚博加詢訪。今參諸輿論，稽諸案牘，揆諸情事，一一相符，童履祥之子應照前案不准其考試，以清流品，且不准再有翻控。至童履祥即童冠春，前充卑縣刑書，唆訟詐贓，控案累累，其見諸各前憲批飭拿辦者皆有卷。據光緒十二年奉前陞憲時批飭斥革，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提案折責發落。卑前縣孫令遵照辦理，申報在案。捐考一律，非特賤役子孫不准朦捐，即本身曾受杖責亦不應復厠冠裳之列，應否將童履祥朦捐職員一併詳請咨革之處，合將遵查議覆緣由，備文詳請察核轉詳。

涖任謁廟誓城隍神文

維年月日，守土官署太平縣知縣孫鼎烈致誓於本縣城隍之神曰：惟神聰明，惟神正直，保障我民，造福茲邑。小子鼎烈與神共守此土，德薄材短，時懼隕越，惟清白此心，可質神明。凡詞訟案件，無論孰勝孰負，孰曲孰直，敢收受案內外人分文者，即屬受贓，神其殛之；或藉案科罰，假公肥己者，神其殛之。至耳目不及，胥差索擾，精力不逮，事多曠誤，不職之愆，知所不免，凡有殃咎，宜加藐躬。若夫水旱疾疫之災，民命所繫，職在明神，惟祈恤我蒸黎，永作一方庇佑。謹陳誓言，用表厥心，神鑒昭昭，尚其來格。敢告。

禁紅呈示

照得本縣奉檄署理斯篆，擇吉任事，除命盜案件准於接印後隨時呈報外，其餘舊案及一切尋常詞訟，統候考定代書示期放告。違者，概不收閱。爲此，示仰地方軍民人等一體知悉。

條示放告事宜

一、傳呈不收。

一、非地方公事，凡被控、控人之案，貼送呈詞，一概不收。

一、凡詞訟事件，不遵狀式，用紅白稟者，不收。

一、紳衿婦女，老幼廢疾，不用抱告者，不收。

一、詞呈不列做狀人姓名者不收。

鄉民不諳文義，倩人代做狀詞，原所不禁。但須依口直書，不得裝點情節，播弄是非。如有此等情弊，立提做狀人究辦。代書於用戳時，務將做狀人姓名、住址問明，填註狀後，不得任以自來稿等字搪塞。遺漏者，該書重責。倘揑造姓名，傳訊不到，定將告狀人押辦。

關防干謁招搖示

照得武城爲宰，首重得人。本縣初涖是邦，自應延見邑中士大夫，與其耆老賢者相與勤求民隱，共商治譜。惟是賢否不齊，其有敦品行動必以正，足以化成善俗，矜式鄉里者；及學問優長，博通掌故，熟悉地方利弊者：謹當父兄師友以事之。其或不自愛惜，藉出入衙門干預請託，必面予摒黜。其或出外招搖，借端生事，則隨時嚴密訪拿，以挽澆風。至本縣潔己奉公之心，業已誓諸神明，即遇事不受干請，不徇情面。前治會邑時，早共見共聞。凡地方公正紳士，幸皆曲諒。茲雖易地而治，仍期無負初心。蓋一涉偏私，即傷陰德，凡我寅僚，以及紳士，當共鑒原。其衙署以內家丁、書吏、差役，約束素嚴，權無旁落。除另示曉諭外，爲此示仰闔邑諸色人等，一體知悉。無論在城在鄉，如有託詞干謁，出外招搖撞騙之人，許即指名控究，慎勿受其欺詐，同干罪戾。懍切！

揭示誓神文

照得太邑地方僻遠，政務繁劇，民情浮動，口實滋多。本縣權篆茲邑，竊維求治之道，正己爲先；愛民之道，潔己爲先。茲特約舉大端，謹於六月初一日設誓隍神前，合應抄録誓文，宣示曉諭，使共知本縣開心見膽之誠，上可以質神明，下可以對百姓。凡爾士庶，毋招搖以惑人，毋嘗試以取戾，有厚望焉。爲此，示仰闔邑軍民人等一體知悉。

考試示文童

照得小試爲士子進身之始，而讀書以砥行植品爲先。論語學而第六章言「孝弟謹信，汎愛親仁」，而置學文爲餘事。聖人垂訓，蓋以品行不修，雖文章華美，殊無足取。諸童等童而習之，當能默會斯旨也。本縣十齡就試，四十九始通籍，困頓場屋最久，其間鄉闈十五次，固受盡艱辛，即童試七次，廩保十年，甘苦利弊，亦備深閱歷。故凡遇衡文，無論大小場中，皆不敢草率從事，使滄海多遺珠之憾。惟糊名、易書之典，試官與試士不相見，不得不憑文藝之短長，以定去取。若小試則自點名以迄交卷，終日周旋，不難於舉止進退間，默窺其之人沈静浮躁，以别其品之賢否，以求合乎其文。茲届試期，照章於校士館逐場扃門考試。惟本縣有地方之責，政務殷繁，又提調行營營務處事件，不克在考棚常住，應俟每場試卷收齊，携回衙署校閱，關防較爲嚴密，從公稍暇，親加披覽。前列諸卷，必親自評定。覆試

之日前取一二十名，提入內堂面試，供給茶水粗飯，不容任意出人。除抄本刻本陳文不准懷挾外，其平時用熟書籍，聽其隨帶繙閱，俾盡所長。覆卷與前場不符，無論原取前後，不稍假借。如文理過於背謬，查究搶替情弊。諸童須義命自安，切勿僥倖嘗試，求榮反辱。場外如有招搖撞騙之人，許即指名控告。出場後各在考寓休息，安心靜養，慎無酗酒游蕩，尋釁生事。至挾妓賭博，行止卑汙，稍知自愛者所不屑爲，尤當避之若浼。本縣不能與諸童一一面諭，不憚文告之辭，諄諄戒勉。爲此，示仰闔邑考試文童一體知悉。爾諸童讀聖賢書，所志所學，不宜妄自菲薄，其善體此意。

考試三覆場中牌示文童

曲禮云：「毋勦說，毋雷同。」韓昌黎云：「惟文辭於古必己出。」今日試場作文，必當恪守此戒。統校數場，卷中雷同全篇及雷同兩三行者，已分別棄置。此外陳陳相因語，堆砌滿紙，令人閱之生厭者，亦皆抑置下等。即如二覆四書題文，用理勢、情義等字者十有六七，此等詞意極爲膚廓，乃開卷即是，幾若珍如拱璧，豈一題到手，竟不能自出心裁，與人爭勝，而必摭拾刊板之唾餘乎？況驟見似覺新奇，至一人襲之，人人襲之，雖有精意名言，亦作塵羹土飯。大小試場，皆宜切戒。此次覆文卷中，如有習見至三句以上者，不論餘作優劣，概予貶抑。切勿自誤。

終覆場中牌示

照得現在考試事竣，諸童自始至終恪遵禮法，在外亦絕不滋事，足見平時士習之謹，父師訓誨之嚴，頗爲欣慰。瞬屆府試，諸童赴郡，六邑人數較多，易於惹事，務當格外謹飭，循循規矩，暇時在寓靜養，慎勿出外游蕩，俾闔屬咸知我太平士習與他邑不同，本縣益加欣慰矣。其平日居鄉尤當以立品自勵，使人知讀書人身分與尋常粗鄙不同，遇有不識字之人好訟好鬥，須要隨時開導，曉以禮義，俾知感悟。能化得一人，則一人爲善人；能化得一鄉，則一鄉成善俗。無論功用大小，但能於物有濟，皆是讀書人分內事。聖人修己安人，即是此意。使諸童人存此心，不難變互鄉爲仁里也。本縣有厚望焉。

開辦城厢團防並酌定章程示

照得城厢團防，定於本月二十一日開辦。除查照户册，抽派壯丁，按日出巡，另將逐日輪值花名榜示外，所有酌定團防章程，開列於後，俾使咸知。

計開：

一、設立團防局於校士館，四城各設分局一處。每分局募練勇一人，每日夜給工食錢一百六十文。日間在總局聽差遣，夜則各歸各局，帶領團丁巡緝。團丁每夜巡歷五週，團勇則以三週爲率。

一、自十七歲起至五十五歲止，編入丁册，每夜由縣按册抽派四十四丁，以四十人撥歸四分局輪流

出巡，以四人留總局調遣，並隨同各董巡查。輪派之法，視丁數之多寡，週而復始。不及歲及逾年者，概不入冊。廢疾者查明酌予優免。

一、自文生員以上及有職人員、紳衿子弟，又讀書、訓蒙諸人，應提出丁冊，另編紳士冊，每夜輪派四人，齊集總局，按更分道出外巡查，或團丁人數缺少，及怠惰不力，皆歸督察。其有不遵約束，會商總董，輕則議罰，重則送縣究處。輪派之法，亦視人數之多寡，週而復始。自願編入丁冊者聽。

一、或因事他出，或患病之人，准其與人換班，或僱工替代；僧人由香工替代。惟須告明總局。僱代之人不得以年未成丁，及老邁有疾者充數，察出議罰。

一、每夜八點鐘放頭砲，總董一人及分董四人，先時齊集總局，四城地保各帶團丁十人，齊赴總局聽候點驗，發給器械，由各團勇領赴分局靜候。九點鐘放二砲，總局發更籌二支，遣本局團丁二人，一送東局，一送西局，交明團勇立即起更。作爲初更頭班，照後開道路走遍，然後至總局繳籌，各自回局歇息。總局復遣團丁二人，送籌南北兩局起更。作爲初更二班，亦照走一週，然後至總局繳籌回局。大約每更每班，自接籌至繳籌，以一點鐘爲度，總局隨發二更更籌，一切如初更。一夜五更十班，黎明各團勇帶同團丁，齊集總局，呈繳器械，各自歸家。

一、每局每次出巡，留二人在局支更鼓。以二人執燈籠，二人執洋鎗，一人執鈎連鎗，一人執木棍或鋼叉，一人敲更鑼，一人吹號笛或擊竹梆。每更以頭班吹笛，二班擊梆，使聽者略有分辨。

一、東局出更，由北門至西門；西局由南門至東門；北局由東而南；南局由西而北。凡大街小巷，

皆要巡遍。或遇路徑分歧處，則八人分兩班抄走，至總路會齊，俾無遺漏。

一、擊梆以一聲復連擊三聲爲常，更鑼各如其更之數，緩緩徐擊。遇有盜警、火警，梆鑼連擊不斷。他處聞聲，亦連擊接應。各局歇息之勇，立時齊赴。尋常小竊，不得鳴鑼驚惶，或以梆聲連擊不斷爲號。

一、團丁每夜每人給點心錢二十四文，每局每夜給燈燭十支，燈油錢十四文。

一、團勇四人，每人每日錢一百六十文，計錢六百四十文。又五局每夜油燭錢四百二十文，團丁點心錢一千零五十六文。又置備燈籠，添製器物，及一切雜用，每月約共需錢八十千文。查照光緒二十一年舊章，向各舖捐湊。

一、每夜由文武各門輪值巡查，週而復始。本縣仍不時暗查，以別勤惰。夫馬各費，由各衙門自備，與局無涉。

一、如有應捐不捐，輪值不值，推諉貽誤，以阻撓論。

以上十二條，簡便易行，約計每丁須五十餘日始輪派一次，以一夜之辛苦，得五十餘日之高枕無虞，家中老弱婦女，又可共享安靖，何便如之。至殷富之家，坊廂以內原無慮有搶劫，而胠篋之徒，伺隙偷竊，在所不免。嘗見開單報竊，雖小家貧户，計值每十數千或數十千文；殷户則動在百千以外。與其追贓無着，何如思患預防？現在團防開支格外撙節，每月所費不及百千，分户籌湊，每户極多月不過二三千文，少者一二百文。衆擎易舉，當無吝嗇。本縣爲保衛地方起見，其各祗遵。

聘吴豳農主講龍山書院書

我輩生孔孟後二千數百年，不幸又值邪説詖行淫辭之天下，欲正人心，先端教術，教術之端，自學校始也。太邑僻處海濱，風俗樸厚，乃邇年以來洋教盛行，信從者如水就下，復閱數年，伊于胡底。挽既倒之狂瀾，責在賢士大夫，下走承乏是邦。徧訪邑中立品砥行可師可法者，僉稱吾先生篤信程朱，躬行實踐。欣慕既久，後讀大著團練章程，則又洞達世務，體用兼該，簿書鞅掌，以不獲親見顔色爲憾。俗吏之庭，又不敢浼澹臺之跡。明年新河龍山書院一席，擬屈主講，常川住院，俾諸生涵濡化雨。新河與黄邑接壤，民志紛嘘，書院乃教化之先，不徒以時文貼括爲獵取科名之具，當與發明君父之大綱，忠孝之大經，禮政之大原，人禽之大防，始於一院，及於一鄉，推於一邑。凡有血氣，咸懷忠良，則南皮張制軍勸學篇所謂教忠明倫宗經，皆基於此。根本既立，然後讀史以增智識，參閱時報以擴見聞。隋王通講道河汾，門徒衆盛，後多將相之才。學術治理，道原一貫，有厚望焉。區區不得已之苦衷，幸鑒及之。

再致吴豳農書

讀還教具見廉冲雅度，動履不苟，欽敬無已。古人讀禮家居，不預世務。然聚徒講學，程朱不廢，况先生居喪既踰小祥，素服齋居，講道論德，似非越禮。如其非禮，僕亦不敢相干。桑梓之鄉，教化之

事，先生與有責焉，幸勿固辭。至摒棄異說，扶植聖賢，此意且未便明言，祇能潛移默化，使挽回於不覺，一經道破，恐疑忌滋多，雖食毛踐土之倫，有起而撓我者矣。先生爲鄉里所信服，時雨之化，入人易深，乞恕冒昧，用鑒區區，不盡欲言。

覆海門法教士李思聰書

逕復者：二十六日，應萬德由黃茅山帶領二三百人路過澤庫，搗毀教堂，敝縣夜半得信，立即派人前往查看，並密訪情形。二十七日午後回報，搗毀門窗各件屬實，並未焚燒。旋據該地保稟報相符。應萬德經過澤庫時，遍向沿街各家知會，口稱專爲仇教而來，與地方無涉，無事驚惶，遂搗毀教堂而去，並非有人慫恿，亦並非走過街後，再行折回。以其人多勢盛，地方無哨勇駐紮，故不敢出阻。自七月初十以後，各鄉人情洶洶，謠言四起。敝縣遣人傳諭鄉民，毋得藉端再與教堂爲難。鄉民亦以敝縣平時辦事公平，不敢生事。故太平境內得以至今安謐。此敝縣保護之苦心，所不欲明言者也。此次應萬德被官兵剿敗之後，困獸猶鬥，是以出此，實與本地人無干。鄙意遇此等事總須據實而言，依直辦理，不可再多牽累，激成仇釁，致別生事。故「持平」二字，正善爲保護之要訣。貴司鐸其詳察之。再，前接惠函，當飛查隘頑，地方安靖無事。至林門雙嶼，非太平轄境，即函囑程幹臣大令就近轉復，後聞程公已回省，未知達到否？

覆李教士書

頃接來函，云葉秉恕禀控朱夢彪一案，查明並無其事，疑有人揑造搬弄等情。敝縣查八月二十三日溫嶺貴教堂司事葉秉恕來縣具禀，因事涉逞兇糾搶，又以葉司事親到宅門投遞，若令遵式蓋戳，當堂具呈，恐有稽延，是以收下，一面批飭差提，一面密赴溫嶺查訪，雖糾搶重情委係架飾，而争鬧實有其事。至朱夢彪因開場聚賭被人控告，確有證據。光緒二十年五月初九日，敝前縣准貴司鐸來函，內有飭朱夢彪面質，一一吐實。開場聚賭，國法、教法均所不容。爲此，除册內削名由教驅逐外，全憑秉公例究等語。原函及貴司鐸簽字名片，存卷可查。今來函言並未有斥退等事，前後大相歧異，未知是否揑冒？以貴堂司事親自到縣所具之禀，及貴司鐸所致敝前縣之函，皆不足憑，以後遇事無從核辦。白禀紅呈，敝縣本早示禁，函説詞訟，亦概謝却，正以防假冒也。以後無論大小事件，彼此皆係華民，均令遵式具狀，蓋用戳記，當堂呈遞，其餘概置不問，以免奸民從中播弄是非。至前案票飭提訊，並無硃條，朱夢彪之爲人，開場聚賭，擾害地方，非特貴司鐸前函指斥，葉秉恕現禀控告，即地方紳民呈控，亦不一起。貴司鐸既經斥逐，自可不必收回。勿任倚教生事，則民教庶可相安矣。

覆本府函飭訪查林明野有無擾教情事箋

昨奉函諭，月之初六日接天主堂李教士來信，以卑邑人林明野等專擾教民，地方官於教民交涉事件

不盡加察，不見持平辦理，即通函亦少回答。摘抄原信，飭令即日訪查林明野有無紛擾教民事件，趕緊認真防範，妥爲查拿解散等因。仰見消患無形，相期民教永安之至意。伏查林明野本係鄉董，素爲天主教所不喜，然實無擾教情事。耶穌內地教租賃其家房屋設堂，故其子亦入耶穌教，實則藉爲護符，冀免天主教之欺凌也。本年三月鬧教事起，新河教堂司事葉子方將其名與顏谷順、顏子雲等羅織入內，指爲土匪，以後遇有交涉事件無不牽及。鼎烈到任，久經留心密查，林明野詞訟案內被人牽連則有之，其餘盡皆架陷。鼎烈遇民教交涉，不敢謂辦理持平，惟不忍過於袒教。故五月至今，均各相安，幾化牴牾之見。即七月間應萬德事起，竟無乘機生事，出而與教爲仇者。如果地方官不偏徇，李教士不干預，可決民教永安。無奈李教士此次致信之由，窺其用意，以鼎烈諭飭總董沈沆，給諭林明野辦理山西莊團練，遂從而齮齕之。沈與林素不同道，不甚相浹洽，然嘗面詢沈沆，亦言明野實未擾教。李函云皆係近今前月之事，究不能指爲何事。給諭辦團，雖循莊董之舊，然亦再四體察，非鹵莽爲之，斷不致如黃邑葉子方藉團釀禍。至來函不復，因九月間溫嶺教堂葉秉恕親至宅門遞稟控朱夢彪一案，李教士思聰來函力袒夢彪，且言葉未具稟。鼎烈函後尚强詞力辯，乃未及一月，葉秉恕又來稟控夢彪挾伊控告差提之嫌，復與爲難，並附李思聰函，爲葉說項。惡其海市蜃樓從心變幻，起滅自由，不顧矛盾，不知愧赧，若加指駁，恐其惱羞成怒，不如以不答答之，俾自悔悟。不意尚靦然以爲口實也。茲謹錄余鎮臺照會及前復李思聰函，上乞垂省，可得大略。

覆本府函飭密查漏洋米穀設法禁阻箋

前奉鈞函，以卑境箬裡地方貼近海濱，內有奸商勾串行家，私將米穀販運出境，該卡司巡並有得規賣放情事，飭令就近選派妥人，前往密查，倘有前項情弊，懲辦一二。該卡委員、司巡如有賣放，亦即稟明，以憑嚴辦。一面仍設法嚴禁，勿使疏漏等因。奉此，伏查箬裡爲卑縣極南迤東境地，自松門而南，過沙塗抵石塘，有地縱長三十餘里，橫濶五六里，陡入海中，箬裡其盡頭處。船至此，已無收束，漏海米石，出口正路全在松門，奸商刁牙勾串販運，藉口沿海七十二嶴居民食米，危詞恫喝，以遂其私。巡司汛弁，向有例規，人言籍籍，漏米一石，司汛各得錢五十文。歷奉前憲臺及卑前縣札飭，嚴禁有案。近年漏海之禁益嚴，關卡有稽查之責，遂亦各有染指。箬裡卡司巡賣放，不敢謂其必無，而病根不係乎此。鼎烈復因查閱鄉團，親歷松門一帶查看地勢，自淋頭東南行至松門衛城，中間十里，其河道南北距海各四五里，至一二里不等；又有隻河橫出，到海塘益近。如老虎山下河頭，外海僅隔塘隄一線，野曠夜深，處處可以盤運，一過塘隄，即無攔阻，此不由口門而可以出洋者也。鼎烈經過各鄉，接見莊董、地民，或以外洋偷漏告，或以內河阻詐告，事各有因，亦各爲其私。此外如東北之金清港，西南之江厦，皆運米出洋之所，皆有營汛關卡，非特不能嚴密稽察，遇有查到船隻，汛弁且爲包庇。此事自七月後早穀登場，即已殫心經營，會查獲大宗偷運米船，稟明在案。雖稍知忌憚，然日久玩生，終恐未能絕跡。以後當恪遵函諭，設法嚴查，冀無疏漏。合將飭查緣由，據實稟復。再箬裡孤懸海洋，路途較遠，來往稀少，恐訪者不實，致稽肅復。合併聲明。

四西齋決事卷七

臨海治牘　批　判

陳夢彝批

禮義廉耻是爲四維。身列膠庠，而四維不張，地方有司及學官之責也。今據該生所呈歷數之，有妻再娶，其罪一；嚴女既贅雷姓爲夫，出外未歸，該生復贅其家，明明佔有夫之婦，其罪二。此女先許華，繼私潘，又贅雷，情同賣娼，該生既知之而願以爲妻，試問自居何等？是以出外歸來，已不知再嫁何人，出爾反爾，一定之理。該生言如此賤婦，失亦何惜？即該生亦何足惜？本縣不能不爲學校惜也。乃復索討無據，借洋致被毆辱，已屬咎由自取。尤取以種種穢跡形諸呈牘，廉耻道喪，斯文掃地矣。一紙呈詞即是該生供狀，本應詳情註劣，姑寬候移儒學飭傳申飭，以冀自新。

姚蔣氏批

卷查此案，翁前縣訊斷最爲平允。而該氏當時已存翻異之心，是以甫經斷結，即復控告。察核前後情詞，總以朱阿魁强搶逼婚一節，嘵瀆無已。試問二十三年至今，三年之久，究竟並未被搶，案經屢

控，朱阿魁如敢搶氏成婚，立可提案，治以强搶之罪，雖至愚至妄，斷不敢出此，其爲誣捏顯然。揣其用意，藉此可以不住夫家，便於在城與訟棍商量搆訟，逞刁已極。惟姚虞宣以堂弟虞桄身故無子，已有四歲一子，以爲應繼，確不可易，遂視該氏産業爲己産，蓄意把持。即其呈中無男無女之寡弟婦一語，視同贅疣，情現乎辭。不知繼子應得於所後之親，孀婦産業應聽自主。葉姚氏等雖戚族，祇能公同商議，而不能擅代主張。乃查閱卷内抄粘託書，竟不列蔣氏，其將置該氏於何地？在該族人固不明大義，而虞宣之居心不可問矣。若再纏訟不休，本縣覆訊定斷，各有未便。姚向榮係原理之人，讀書自能明理，不容稍有偏徇。即着遵照前斷，邀族將虞宣每年應給蔣氏供膳租麥若干石，錢若干千，各如何分期交付，面同兩造，秉公妥爲定議，呈候核奪。如有不遵理處，先將理處緣由明白，速覆候核。

陳公湊批

前據爾母舅王懷庚、爾姑母金陳氏分詞以爾繼母陳何氏凌虐幼子幾無人理；又據陳何氏先後以長子公垣專聽母舅王懷庚主持，任意欺霸各等情具控：均經批示在案。兹爾又以公垣不由繼母主持具詞前來，訊得爾與公垣兄弟五人，皆嫡母王氏所生，同爲王懷庚親甥，懷庚斷無偏袒，即金陳氏亦無厚薄之分。爾詞中一則曰公垣昧聽讒言，一則曰從旁煽惑，雖未明指何人，顯則控爾長兄，隱則控爾親母舅，大乖倫紀。查閱陳何氏粘呈，抄據列戚族陳小竹、金燦霞、王華燕、何昌泰等四人，陳小竹系爾何人？其非親伯叔可知，則爾父黨惟金陳氏爲最近，母黨惟王懷庚爲最親，何以分田立據，不使預問？而由何

昌泰主持？其事大非平允。且爾兄弟各分田地七十畝，爾繼母獨抽田地八十餘畝，已屬過優，又復載明抽提頂上之田，謂非昌泰營私自利而何？察核各人情詞，顯因昌泰欲把持爾家產業，公垣年長不受籠絡，唆聳其妹出頭，以母控子，又誘爾以弟控兄，居心實爲險詐。惟懷庚所稱凌虐幼子，亦屬借端，平心而論，何氏既無出，昌泰即不應干預爾家家產，爾繼母議抽田地八十二畝，無婚嫁之需，無祭祀應酬之用，一身養膳，自覺有餘。既已立據，公垣及懷庚不容再有異議。其田地肥瘠，應會同親族均勻搭配圖拈，不得抽提美產，致滋爭執。至此外田業，爾兄弟或分或合，悉聽懷庚代爲主持，何氏毋庸過問。昌泰再敢覬覦唆使，致令母子不和，定干提究。本縣爲安爾室家，保爾產業起見，慎毋興訟，自取敗亡。凜之，切切！

陳何氏批

前已明晰批示，茲仍聽唆纏瀆。此案所以不遽訊斷者，因事涉家產，一經提審，花費必多。以爾祖爾父銖積寸累之資財，填胥吏訟棍無窮之慾壑，不及數年，兩造盡歸銷耗，良可惜也。氏子俱幼，每人各分田七十餘畝，一生婚娶、衣食於焉是賴，迫使因訟敗業，氏夫之心安乎？即氏抽提養膳田八十二畝，兢兢保守，頗堪飽暖。若有意外之用，則日用反致不給，漸成虛耗，所求未得，而所失不可勝計矣。在何昌泰，恃該氏有繼母名分，欲壓倒王懷庚，干預爾家務，計不得逞，自覺無顏。然於氏母子一家，所保全者實大。該氏其善體本縣之意，聽候親族將田地肥瘠搭配均勻，照據圖拈，執管收租，毋再

纏訟，致干究唆。切切。

任孟治批

小黃皮實係著匪，任老八並非匪黨。其被匪登門派飯，由於力不能抗，同村不祇任老八一家，不得謂爲窩匪。前經傳同張彩明等質供明確，當堂交該董保釋，並明晰堂諭在案。惟既奉府憲批飭確訊稟辦，仍應將任老八交案，聽候復訊後，稟請核示。如訊係張彩明挾私勒詐，一再誣累，不難治以應得之罪，該董毋庸躁瀆。

阮金標批

鍾氏夫遺產業變賣與否，應聽其便。該監生豈能藉子過繼，把持阻撓，希圖染指？前呈批飭婉爲勸諭，毋使再賣，原爲保全孀婦口食起見，並非任令該監生多事干預，出與爲難。乃竟藉爲口實，妄請覆訊，殊屬荒謬。不准並飭。

王謙批

詞訟之來必有緣起，由級起以結詞訟必有節次。察核呈詞，殊多牽强。鞏仙梯以歇訟起家，係公門中事，與讀書修金何干？揹付修金，係學堂中事，與該生在家守節族妹又何干？口角細故，何致十餘人

將生妹拖毆？又何致將該生縛地，用溺壺小便澆體？離離奇奇，其中必有隱情。本縣逐加體防耳目所及見聞者，是日鞏仙梯嫁女，該生確有糾衆囉唣滋鬧情事，正在核批。復據鞏仙梯呈稱，伊祖曾任台州府杜瀆場大使，流寓郡城弓巷，充當縣庫書，至牽涉該生之事，率多曖昧，若徹底查究，有關品行。該生固係文士，鞏仙梯亦屬宦裔，本縣不能有所偏徇，不如安分息喙，各顧聲名之爲愈也。

教職某等批

道紀司一職，例由地方官查明實在焚修之全真道士，具結呈報，咨部充補。茲道紀張圓成因索詐册費，貽誤要差，甫經詳請斥革，乃已紛紛求保，稟府、稟縣，甚至互相攻訐。該道等營營汲汲，如恐不及，情狀毋乃與焚修全真之義有未協歟？昨奉府憲批發生員趙雨章等，及該教職等，各稟到縣。金萬業係火居道士，例不充補。因本年七月祈雨大差，張圓成抗避不出，各廟道士又皆置身事外，是以本縣給諭金萬業代理道紀之職，傳集道衆，供給應差，始免貽誤。後修理玉皇宮工竣，奉府憲面諭，暫令住持，並於請革張圓成案內聲明，照例另查實在住廟焚修之全真道士充補在案。且生員趙雨章、黃寶鐮府臨兩學，并無其人，此乃臨俗背名惡習。稟中萬多荒謬詞語，姑置不論。惟訪查鄭圓堃乃張圓成師兄，同爲王教松徒孫。王張二道紀，皆以索詐被控見斥，一脈相傳，恐不脫師門衣鉢。且查紫陽觀、紫陽道觀各花户，自光緒十四年起至本年止，積欠忙銀二百九十餘兩，米二十八石，絲毫無完。鄭圓堃在觀住持二十餘年之久，觀產既有如此之多，盡歸花用，任聽殿宇頹壞，糧賦空懸。本縣正在飭提訊追清查觀

產，此輩恃居方外，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甚至國家維正之供，君民維繫之義，吞蝕無藝，視爲固然，尚安知有法紀？若以充補斯職，必致蹈王、張覆轍，與其徇情濫予，貽誤將來，何如審擇精詳，慎終於始也。仍候稟請府憲示遵，保狀揭還。

尹佐商批

周許氏將前夫之女王才英圖賣作妾，致肇訟端。才英慮再有他故，不願依母同居。其母舅許永楷又以村小人稀，恐有意外之事，不敢收領。本縣憐其孤女無依，當堂將才英付與該書撫養，爲之擇配。諭令周許氏不准預聞婚嫁諸事在案。乃周許氏仍復延阻許婚，意在得財，實爲可惡。既據該書擇定松山莊伊小奶，家堪温飽，准即許配。除令出聘洋二十元置辦衣飾各件外，不准周許氏干預需索分文；並由本縣賞洋十元，以助奩資，速爲擇吉嫁娶。所有被周李華押賣貼奩田畝，候追繳給領。

金小春批

細檢卷宗，此案陳鴻禧虧欠鉅款，本尚有店可抵，曾經各債主通盤估算，存貨值錢二千數百餘串，尚不爲少，若衆力扶持，不難重興舊業。自被羅福齡首先發難，不聽衆議，始搶其家，繼搶其店，遂致一鬨而起，蕩洗所有。强者多得，弱者少得，或竟一無所得。但無論多得、少得、不得，各欠票未有一紙繳銷，是陳鴻禧家以毁，店以罄，而欠款固不減分毫也。若竟憑票追欠，已搶之人皆得持票控追，何

以服陳鴻禧之心？爾呈稱店本虧折，例應家產抵償，其如家之先被搶何？即果有偷積存家洋千餘元，必已早入羅福齡之手。雖經王前縣追出福齡所搶衣箱二只存庫，何濟於事？平心而論，鴻禧之負累各債主尚有可原，福齡之貽害各債主，實無可恕。再四審度，欲清虧欠，必先究搬搶。爾詞中一味爲羅福齡飾卸，試問從何著手？爾其思之。抄票二紙發還。

陳吴氏批

正在訊供收呈，續據氏母吴杜氏以黄昏時候小麻面等又鬨至伊子國英家，將早間留下衣箱一隻並國英皮箱二隻，一併搶去等情來案喊控。無論債項會項應否如何歸償，總可由中證清理；即理處不下，亦應來縣控告。乃以郡城地面文武衙門林立，一日之中連搶兩家，目無法紀至此已極。本縣細加查訪，所控各節尚非無因。查律載，凡白晝搶奪人財物者杖一百，徒三年，計贓重者加竊盜二等，爲從減一等。註云：人少而無兇器者，搶奪也。或途中或鬧市皆是。又，凡各居親屬相盜，無服之親減凡人一等。又，親屬無搶奪之文，比依恐嚇科斷。又，凡恐嚇取人財者，計贓准竊盜論加一等，若期親以下自相恐嚇者，卑幼犯尊長以凡論。各等語。此案營書金鑫爲氏夫陳鴻禧妹丈，應照無服卑幼之親科斷，在該書以爲誼關至戚，當不以搶奪論。不知親屬相盜固自有罪名也。本即飭提訊明，按律議擬，詳請懲辦。惟訪聞金鑫人素忠厚，必由聽人慫恿。會洋十五元，爲數甚微，以此區區，遽興大獄，心殊未烈。現在衣箱尚在金鑫家内，着即刻自行檢出，悉數送還陳鴻禧、吴國英收點清楚，不准有一件缺少。陳鴻禧刻日

將應付會洋十五元措齊交給，已付若干，照數除抵，從此和好如初，以全親誼。此係本縣略法言情，保全兩家之意，金鑫等勿謂詭詞掩飾，可以朦混僥倖也。倘再不知悔悟，結黨扛幫，希圖吞滅，或遷延不即送還，本縣惟有執法從事，不能一再爲該書等曲宥矣。失單、會單姑附。

何雨亭判

判得此案何雨亭父子有應得之罪四：一假造契據，二拔人禁勒，三揑名遞呈幫訟，四將人倒入糞厠。四者之中，族長何鍾嶽年老不能到案，兩造所遞呈詞是否均係背列，姑不必論。雨亭先有活賣與何李氏王家洋田一畝五分，李氏於上年九月病故，雨亭遂假李氏花押寫放贖契，將田霸種，又造李氏出賣橋頭田二畝三分假契，串義子陳四妹爲買主，自己作爲代筆。明知李氏產業向歸夫弟何日生代管，所有一畝五分賣契、紹契皆日生收執，而贖、賣兩契均無日生中押，不能作據，因率其子武生何禄生等拔日生至家關禁，假稱李氏前有欠項，勒令寫立賣田契。勒契果成，則李氏假契皆可不用。迨何明生爲日生作抱控奉押，放阻其奸謀，恨明生入骨，又率禄生、英生穢辱泄忿。此舉實忍心害理之尤，比拔禁更爲兇惡。本應將禄生即奏黌武生，詳請斥革，與其父一併嚴辦，惟據當堂再四引罪，懇切籲求，願至明生家祭祖賠禮；明生亦恐有傷族誼，深結訟仇，情願將就了事，已飭差押令禄生設祭賠禮去訖。其假造李氏贖田契，契上並無贖價。詰問或云洋三十元，或云三十三元，皆與原契不符。其出賣橋頭田契，訊據陳四妹供明佔種，皆雨亭所爲。雨亭父子亦自知種種不合，願將兩處田共三畝七分給還日生，代李氏之

子甫元管業。兩田皆從麥租霸種起斷，令雨亭照對半分收。繳還麥租一石，早穀租二石，共折洋陸元陸角，業經當堂呈繳，隨給日生收領。陳四妹佔種橋頭田二畝三分，地土較肥，應還對半麥租二石。麥後種植芋艿，現尚未掘，亦應對半分收。但四妹非雨亭同宗可比，應示薄罰，斷令田中現有芋艿概歸日生收取；麥租二石免交，抵作種芋工資。此田坐落四妹村旁，以後如有暗損霸阻等事，唯雨亭父子是問。各具遵結，並取雨亭、禄生悔過結完案。日生粘呈賣田、紹田印、白契各一紙，上首契一紙，當堂領回。雨亭呈案假契兩紙塗銷附卷，各結領狀並附。此判。

陳道璈判

閱呈訊供，楊氏乃一淫賤之婦，再醮陳道元亦由苟合，並未明媒正娶，與德寶無母子名分。惟父子大倫，天下無不是之父，該生等誼關親族，既爲理明，應准吊票免提，仍着嚴切教誡，德寶勿再違忤干咎。此判。

陳寶求判

判得陳寶求爲陳王氏胞侄，理無争訟，親房祇有堂叔陳紹鼎一人，當諭令妥爲理處，以存名分，而息紛争。乃久未妥洽，查閱前後控情，及抄呈分書，並陳紹鼎酌議開呈各款，所争執者約有數端：一、正屋後平屋半間；一、樓房公共上下扶梯；一、局圖議貼穀荳；一、讓長田畝。餘與分書所載大致無甚

出入。傳訊兩造，詞仍各執。房屋架式非親勘不明，隨勘得本城龍鬚巷陳王氏家朝南住屋一所，正屋樓房五間，中三間有前廊。東西各橫屋三間，接連正屋四邊，一半爲陳紹鼎分產；東邊一半正樓房兩間半，陳寶求居住；東橫樓三間陳王氏居住；正屋最東一間爲寶求竈屋，其南緊靠橫屋處有朝西扶梯一座，爲原分兩造公共上下之用。梯上吊床現已拆去，橫屋靠南一間有上樓扶梯一座，爲陳王氏各自上下之所。正屋開間既濶，架分亦多。橫屋之深，適當正屋一間之濶，而橫屋三間之濶，又僅當正屋一間之深。是屋固由寶求之父改造，而基地則皆舊址，此原分之未平允也。正屋後有通長天井一道，寶求竈屋之後接連後天井有朝西橫屋一間，即互相爭執之所。陳王氏謂爲一間應各得半間，分書匿不載明。陳寶求謂祇有半間，分書歸伊承受。二說各有是非。寶求除去正屋，但指現在天井內接出之屋爲半間，是主後天而言；王氏則以其姑當日居此未分，原係平屋一間，伸進正屋後架，遺命大二兩房，各分半間，是主先天而言。但看現在造屋之法，正屋後簷却仍縮短一架，橫屋之樑直抵正屋後第二架之桁當以一間論，況王氏承分橫屋狹隘殊甚，即以天井接出餘屋半間貼補，亦所應得。此即紹鼎所云其伯母遺命以二房屋狹，將此分與半間之意，極爲允當。惟屋既由寶求之父改造，斷令寶求貼還王氏地價，舊屋價洋十元，以斷葛藤。其正屋橫廂全歸寶求管業，扶梯公共上下，即是兩家公路，寶求欲以六洋買，王氏改由自橫屋置梯上下。察看橫屋南間濶僅七八尺，扶梯一座，出路一條外，已無餘地。是寶求得變公用之路爲私用，而王氏則變有用之屋爲無用矣。區區六洋，何足以償？本令寶求貼出洋二十元，並吊床在內，令王氏自行改造扶梯，各自行走，免生口舌。寶求既以無力推諉，王氏亦堅求仍照原分。應斷王氏還出

前貼洋六元，照舊根門扶梯作爲公共出入，拆去吊床由寶求裝好。局圖應貼穀荳，每年由何興韜代收，給還王氏，俟王氏子寶林長大，或合辦，或輪管，照紹鼎議款內辦理。讓長田畝應歸長房，王氏不得異議。此外紹鼎擬呈各條，加章粘卷，其妥協者用硃筆圈出，即爲斷定，以後應各遵照。寶求應出基地等價洋十元，扣除王氏應還前貼洋六元外，尚有四元，限五日繳案，給王氏具領。二十四、五兩年局圖穀荳，候傳何興韜問明曾否給還王氏再行定奪。各具遵結附卷，完案詳銷。此判。

王永春判

卷查此案王金氏控情，又王夢鑑佔辦氏夫承分刑房值日，及吞蝕氏姑膳田租穀，又侄媳張氏吞噬伊奩銀二百三十兩，爲三大宗。惟刑值十七半日，二十三四分之一，氏夫王夢熊在日，已出頂與周永泰，得受錢七十八千文，後由王夢鑑贖回，頂據歸夢鑑收執呈案。如果該氏積有會錢六十千文，交與夢鑑，則僅少此十數千文，何不隨時補足？頂據又未收回，無據空言，豈能作準？汪氏膳田及存留值刑日子一角，因汪氏故後歸併與夢鑑經管承收，作洋六十元，爲一切喪葬用費，立有筆據，載明嗣後與各房無涉。三房夢海及二五房侄、大房侄孫，皆有花押，俟執圭代筆。五房增釗即該氏之子也。至奩銀之說，更屬不倫。且張氏爲別房侄媳，亦係孀居，與夢鑑更無干涉。率意牽拉，核呈則前後不符，訊供則語言無緒，謂爲素有顛病，似非無因。惟念王金氏青年喪夫，老年喪子，家計中落，貧苦無依，王夢鑑應篤念手足之情，慰亡弟九原之痛，今斷令每月助金氏穀一石、錢二千文，着派秦吉人、江鏡心兩書代爲料

理，立摺交執，按月向王夢鑑支取，以資養活，使窮婺不致失所。此係格外矜恤，非由結訟而然。王金氏欣然色喜，先願遵斷。王夢鑑雖稱年老子幼，力有不逮，經本縣苦口開導，亦知大義，不終固執，一併具結完案，結附卷呈案，頂據、盟據、囑書各具領給還。此判。

王大河判

王金開故後，兩女皆幼，其妻許氏携女再醮壯役李華即周里華，隨帶遺田四畝零，爲兩女遺嫁貼奩之用，族議立據。乃里華既娶許氏爲妻，後將許氏長女配與親子世林，復將奩田押賣，並欲將次女才英賣與仙居人作妾，冀得身價，未滿所欲，又恐仙居人强搶，將才英輾轉藏匿，致被王大河阻留，擅敢一再串周阿六揑情作詞，慫許氏妄控，又唆金開族人王和保幫訟，顯係倚恃差役熟悉衙門，把持牟利。今經集訊，王才英恐被再賣，不願依母同居，且串賣强搶，事誠難免，情難相强，王大河雖係才英堂兄，但其母已改嫁，大河又無妻室，不能交與收養，應斷令與周許氏均不准預聞才英婚嫁諸事。王和保鄉愚農懦，既肯聽唆幫訟，必仍爲里華所制，亦不能責以收養。候傳到才英母舅許永楷夫婦，給予領回撫養擇配。陳玉炎圖分財禮，從中生事，掌責以儆。大河不令許氏將才英接回，亦有不合，但情尚可原，即予省釋。周阿六作詞失實，既知悔過，姑從寬免。周里華種種不合，從重笞責，並押令將押賣王姓兩女奩田交出，再候核辦，取到各結附卷。此判。

劉斗照判

臨邑風氣，凡江邊海邊新漲沙塗，經人圍築墾種成田，即有執豪衿監出而控争，争不得直，遂請充公。官長以充公爲調停，故曲徇之；邑人以充公爲其利，故樂助之。既准充公，攘爲己功，而董理其事，歲租所入，盡飽私囊，此實假公以濟其私者也。此項塗田，自蘇鏡成控奉斷歸栅浦文昌閣收税後，營謀作董，税錢六百三十餘千文，無一項開銷，一經身故，邀准免追。繼其後者潘慶廉、蘇作模亦各有侵虧。迨至陳建霞，人本猥鄙，手不能操觚，儼然充文昌閣董事，託名修理，任意濫支，工程項下兩次開報洋一千八百九十九元之多，而屋宇結構，地平石板，尚未竣工，至今無位置師生之地，塾務曠廢甚至。無可浮開，復濫列利息洋一百四十餘元，經董收支公款存塾，皆所恒有，從無計息者。經姚前分府諭飭督算、會算、主算各董王辛謙等，召集各佃質對收税細數，又集各項工匠質對工料實支，收支相抵，計應存洋一千一百二十八元零，而建霞報册反列塾洋七百五十元，猶以爲未足，借各佃欠税爲名，創爲改發新佃承種之舉，每畝收洋四元，以一元入官爲押租，而朋分其三元。舊佃費圍築資本、墾種工夫，一旦奪其固有之恒産，心豈能甘？新佃既出重資，又奉新令，遂致割荳拔牛，各恃其衆，互相争角。本年六月幾成械鬥，飭差妥爲彈壓，始獲解散。而拔去耕牛五頭，僅還其四，延擱至今。此案控訟十年，積牘累尺。察核現在案情，以佃田之應否改發爲主，田之應否改發，以舊佃之有無抗欠爲主。建霞歷控舊佃抗欠，其中又以劉斗照爲主，不定斗照承税之田，無以得其税數，不得其税數，無以核其欠

數，則通案下手處當從斗照承稅之田始矣。茲經集訊，柵浦東岸塗地倪前縣丈定一百五十七畝七分，斗照之兄斗芳承管；四邊沿浦第一段地二十八畝一分七釐，又第二段靠東第一路二畝七分三釐，合計三十畝九分，斗照稱因土堤加濶，光緒十八年趙前縣斷作三十畝交稅。檢閱是年十一月堂諭，限令劉斗照分期呈繳三年稅錢一百四十四千文，以每畝定章一千六百文計，原符三十畝之則，然諭中並未明言土堤加濶減免九分，即不能據爲定斷。而建霞接董以後，輒以斗照實種地三十二畝七分具控，究其由來，並無指實，但云前董交下簿册。其前董爲蘇作模，又前爲潘慶廉，曾經聯名具呈，聲明斗芳分墾之地計共三十畝九分，交單毫無訛錯。作模已故，慶廉此次到案，供與前呈無異。細揣建霞之意，謂斗照自認沿浦之地三十畝，其第二路之二畝七分必係隱匿，故堅執相争。不知三十畝九分之數，固合兩處併計而言也。争執不已，二十五年三月姚前分府派書會董，復加勘丈。據斗照言，丈見三十一畝一分，其與縣丈盈餘二分，則由積步畸零，加減參差之故，質諸原丈書翁輔廷供，斗照名下除去水溝，實祇三十一畝一分，當時簽稟，現查漏未歸卷，願當堂出具切結，是斗照無匿地也。其歷年繳稅均有局董收條爲憑，逐款勾稽，自十六年起至二十四年建霞退董之日止，悉數清訖，已於前卷粘單内逐結加硃，批明備查。二十五年亦交付新董，是斗照無欠稅也。地不匿，稅不欠，即不得另發新佃。此外各佃據王辛廉等查已一律清完稟明在案，應准仍舊承管，照章納稅。斗照承管之地斷以三十一畝一分作數，十八年以前稅錢已由趙前縣斷繳，應無庸議。十九年起至二十六年止應補交錢十四千八十文，着潘賡藻一併追收。被拔未還耕牛一頭，責令建霞繳出洋十六元，當堂給斗照具領。二十六年兩季稅錢仍着各佃照數完納，不得以

川荳被割，藉詞短欠。鄭明芳領種地六畝，斷令每年照舊交還斗照租錢，不得自行交董，冒爲己業，爲佔霸地步。劉斗照、鄭明芳各具遵結，先行釋回安業。建霞亦有承種田九畝四分二釐，潘賡藻接董後分文無交，着新董如數追出，不得徇情含混，如延抗不繳，照章改佃。書吏翁輔廷查無串同舞弊確據，應免置議。尚有另案未結，仍在縣候審。新佃蘇式斌等已交押租洋一百六十一元五角，卷內附有潘賡藻領狀。賡藻供已改發陶祝華收領，作文昌閣修理之用。自建霞斥退後，文昌閣至今停工，前堂賡藻供詞亦合，何得復有修理名目，濫銷鉅款？應不准開支，聽候出示，由各新佃執持分府衙門印票，向原董收洋銷票。以後工程俟議有定章，方准動工，以重公款。王辛謙等會核，建霞收支款目既經招集衆匠質對明確，工程項下實用洋一千一百二十七元五角六分七釐，惟尚有祭祀各用洋六十七元四角零，應准一併開支。前後所收地稅洋二千三百二十四元七角四分，內核算錯誤洋四一元八角二分，及二十一年上季因歉減免六成，計洋六十九元九分。又故董蘇鏡成侵虧，免追五季稅錢合洋五百七十三元三角九分。又前董潘慶廉未交洋六十四元三角四分，皆應除算。此項工程本縣未經親驗，陳建霞開支冒濫，固一望而知，王辛謙等覆核是否毫無遺漏？潘慶廉是否尚未交清？前經姚前分府飭交陶紳祝華，核算未復，而蘇嘉幹等又以陶祝華與陳建霞通家爲言，候諭飭黃紳蒸雲會同陶紳邀集原佔之王辛謙等，具呈之蘇嘉幹、何其璋等，平情勘估，復候核奪，以免藉口，並商定文昌閣一切經管，及延師開課章程，稟候府憲批示飭遵，仍報明分府及本縣備查。每年收支細帳，照章於年終並報府縣稽核。陳建霞着遵照具結釋回。此判。

王居孚判

判得王居孚先在道感堂税屋開店，因折耗歇業，屋還税主，遂爲流蕩無歸之人。雖與李氏成婚，皆寄人宇下，或一月，或半年，甫及年餘至於無處託足，使其妻寄食母家，其老父寄食女家，幾十年矣。不能養其父，無怪不能養其妻。所以問其居住，忽云道感堂，忽云大汾，忽云黄巖，掩飾支吾，捉襟見肘。妻兄李榮正藝習縫工，故其妻亦以縫紉自給。王居孚無室以安其妻，而時恐其妻之别嫁。李氏見居孚不能養己，又恐其轉賣他人，兩相猜疑，原非一日。今年三月南山殿廟會，四鄉男女雲集，李氏隨衆來城，借住于吉家。于吉之妻爲李氏母姨，戚誼非同浮泛，尚無足責。乃居孚揑造種種情節，謂李榮正與于吉詭誘販賣，控奉府憲，批發到縣。一經飭傳，榮正即挈其妹到案聽訊，其爲並未賣可知。而研訊各供，居孚控情無一符合。蓋居孚果有室以安其妻李氏，何致寄住母家？其父何致寄住女家？是非妻之棄其夫，實由夫之棄其妻也。惟居孚雖貧，而夫妻名分自在，應斷令將李氏領回完聚。無如居孚無立錐之地，尚須税屋，始能居住。李氏亦願與其夫完聚，惟恐居孚貧不能養，又將設計轉賣，求傳其姊來案作保。居孚之姊嫁李氏之堂兄弟，互爲姑嫂，即居孚之父所依以過活者也。如果居孚不致鬻妻，其姊無不出而玉成其事，其父亦無不使其女出而玉成其事，並非强以所難，應令原差協同王居孚限四日自邀其姊李王氏來案具保給領，于吉雖與李氏至戚，但身爲縣役，不自檢束，致被控告，笞責以儆。居孚控詞種種不實，姑予從寬，惟府禀内聲叙于吉站堂朦罩，以致呈詞不收情形，以公堂衆目昭彰之地，竟敢任

意搆捏，據供稟詞係黃巖人代做，究詰何人，又不能舉其名，刁訟之風，斷不可長，應一併笞責，俟邀保領妻後詳銷。此飭。

梁人楷判

此案雖未經提訊，但兩造及地保、族人各來案具呈，先後十餘紙，皆隨時研訊，或提同對質，情僞固已周知。緣梁人楷、人道各有坐落佃坑黃坭墩頭塡山一塊，上下毗連。其山坐東朝西，由高而下，人楷在上，至墩爲界；人道山在墩下，中隔大路。墩高一丈數尺，皆未造墳。今年二月，人楷始葬其母，平墩爲壇，侵佔路基，致行路之人從人道地上行走，兩相爭角。人楷遂以鋤掘祖父母墳墓，拋棄骸骨無存，請飭差嚴追着落等詞控梁茂鬱、人道等；人道亦以恃强越佔、仇理妄控具訴，情詞各執。人楷引地保梁思能爲勸證，思能具呈爲人楷極力左袒，乃細加盤詰，始供人楷造墳，一壙原是空壙，墳石已有攙壞；一壙並没損壞，棺木未動。怪其供與呈大不相符，則云：「呈詞是人楷做就，交他來遞，伊不識字，不知呈中如何說法。」於是始知人楷等以無棺空壙指爲毁棺拋骨，着落追還，其計甚狡，而甚毒也。情既敗露，猶敢出具死結瀆請指勘提訊，故將梁人楷發押，以爲刁訟者儆。所以不遽予反坐，仍令族理者，原以誼關一本，且人道山地坐落嶺根村邊，主客異勢，不欲其終訟結仇故也。乃人楷之父梁子賢不知悔悟，一再赴府瀆控，奉批集訊。查案中惟地保梁思能最關緊要，業經録取供詞，復與梁人楷對面質明，當堂具過切結，毋庸再訊。其餘皆非要證，往返百數十里，可免拖累。遂傳梁人道、梁茂鬱提同

人楷質審，人楷到堂，即供是處兩壙，一爲其母葬墳，一爲其父生壙，與地保所供無異，是初控祖父母墳墓之説誣也。揣人楷之意，謂即使詣勘，一壙中空，便可堅執毁棺棄骸之説，着落追還；而必稱祖父母者，其父尚存，恐人會意也。及歷時既久，訟棍所授機宜不甚記憶，驟然提訊，吐露真情。繼供墳墓拆毁，棺材露出二尺許，則骸骨抛棄無存之説又誣。隨訊以鄉間造葬之法，云掘坎深五六尺，砌磚作壙，下棺后實坎以泥，高與地平；疊石作圍，土堆高約四尺。據此，則從封土下至棺面共有八尺，人道等遠道而來，爲時倉猝，又在人楷村内，豈肯聽其挖掘至八尺之深，揭磚見棺之理？層層指駁，人楷語塞。遂提梁茂鬱、人道隔别研訊，僉稱因其侵佔地步，將所築墳壇叠石損壞數塊，並未損及墳壙。證以地保前供，一壙並没損壞，棺木未動，尚屬相符，則並見棺二尺許之説亦誣矣。此案以毁棺棄骸兩節爲最重，兩節審虚，其他皆可勿論。况梁人楷以其母墓爲祖父母墓，尤屬亂倫。誣告反坐，亂倫傷化，皆有應得罪名。人楷以爲路隔七十餘里，斷不能詣勘，任意飾混，必無對證；甚至移前倒後，可以强辯。不知折獄之道，察辭於差，奚煩身歷其地始能判决哉？兹既訊得實情，應將梁茂鬱、梁人道省釋，梁人楷押候擬辦。此判。

謝阿勤判

判得金何氏年近五旬，孀居十年，有子女六人。長女已嫁而寡，長子已娶，兩子出外當勇。乃因採桑飼蠶，留素無瓜葛之謝阿勤在家住宿，老陰少陽，遽成苟合，三載有餘，至將子媳迫逐在外，寡女不

相往來。後因同居鄰佑，人言籍籍，假以次女金奴許字謝阿勤，冀杜口實。金奴稍長，心知其母之醜行，而又不便明言，遁匿尼庵，苟圖全身。此女出自小家，竟知大義，可憫可嘉。本縣先未知其中委折，親赴尼庵，查出送交伊母收管。金奴以死自誓，不與謝阿勤爲妻，而吞吐其詞，知其中實有難言之隱。遂傳其姊劉金氏及親戚、鄰佑各人，細加詰問，即據各供，何氏與阿勤不避嫌疑，醜聲早播。提阿勤逐加盤詰，亦遂供吐實情。何氏已知姦情敗露，逃避出外。查律載，姦妻親生母者比依母之姊妹論，姦夫姦婦各絞決。此案何氏與阿勤通姦在先，果因情好之私，以女許婚，亦應將未婚之女離異，俾得罪從末減。況金奴父死，無親房伯叔，應由胞兄金錦榮主婚，吊驗婚帖，雖用錦榮之名，而錦榮不知。質諸阿勤，亦言錦榮不知。台邑俗風，許女送定，向要備酒請客，此即古者爲酒食以召鄉黨之義，而親鄰亦皆不知，是備禮喫酒、庚允二帖，概不足憑。以一語空言，而欲執妻母名分，陷兩人於重辟，似未允當。應以凡姦論，阿勤、何氏各治以姦罪。既未實在許婚，並無所謂離異，何氏欲引金奴同爲非義，幾令失身匪類，則母女之義已絕，昨已將金奴給付其姊劉金氏帶家，與幼妹一同撫養，將來許嫁諸事，由錦榮料理，何氏不得過問，亦毋許往來。現既因羞愧避匿，姑免提辦，以全廉耻。謝阿勤照例責處，具結保釋。倘再登金何氏之門，許金錦榮控究。何氏果能痛自改悔，錦榮仍應善爲侍奉，以全母子之恩。各具遵結，附卷完案，婚帖銷毀。此判。

四西齋決事卷八

臨海治牘　禀　誓文　示　照會　移　書

會營剿匪拿獲匪首親屬救出難民並陳北岸地勢匪情議仿川陝用鄉勇法添練活兵游擊禀

竊照本年八月二十五、六等日，卑職飭派千總包國才勦捕北岸股匪入黃皮等，業將拒捕格鬥獲匪傷勇情形禀陳在案。後偵知各股匪仍屯聚童峙山中，意圖大舉出劫，並據灘溪莊武生陳樹屏呈稱，伊弟陳老七被小黃皮、小老周等截路鎗傷，拔去日久，尚無下落。復於九月十二日奉本府札飭，立即選派幹練兵役，務將被拔之陳老七設法救回等因。當以該匪久聚不散，愈聚愈多，羽黨日衆，恐成滋蔓難圖之勢。時台協中營都司潘恭輅已由天台回郡，遂商同於十七日各帶隊伍入山搜勦。連日風雨大作，山溪暴漲，分路偵探，不見匪蹤。十九夜聞小黃皮與其黨潛回沙崗頭家中，二十日黎明乘風雨由逆溪、灘溪踰山涉水，突往掩捕，祇有零匪十數人，望風逃竄，由潘都司所帶線民指獲趙老五一名，訊稱胞兄趙老三即小黃皮出外多日，並未回歸。是夜進駐大廣營，適兩頭門練軍哨弁何雲麟、東塍鄭秀榮、大田周樹勳及管帶卑署小隊包國才先後來會，夜四鼓，線報各匪首齊集臨寧交界之深樹坑作福。「作福」者，盜匪

敬神祈福羣飲之口號，飲畢出巢劫掠。是處距大廣營三十里，隨夜遣人四路大張告示，懸立重賞，購拿諸匪首，無論兵民，拿獲一體給賞。天未明偕潘都司督率各哨弁分路疾趨，圍匪於深樹坑。悍黨二百餘人格拒三時之久，卒以道路不熟，被從山僻小徑越嶺遁去。嶺北即寧海界，跟追十餘里，匪已分竄野猪灣市、洋五路殿各處營縣，皆非轄境矣。匪既盡逸，陳老七始由山峒中逃來，驗其左手腕鎗彈兩孔，子尚未出，凍餓消瘦，交其兄陳樹屏領回醫治，留國才在金坑分水嶺一帶游弋，截匪歸巢。卑職偕潘都司於二十二日夜半回署，練軍各歸防次。趙老五押候，確訊究辦。此次勞師遠襲，往返六日，兵士之數與匪相當，乃遇匪合圍，未能殄滅，僅僅驅逐分散，越境逃竄，深愧徒勞無功。而地勢匪情，閱歷較確，可得而言：靈江北岸，千山合沓，綿亘不斷，北連寧界，大廣營實得居中控制之勢。其南爲童峙諸山，幽深險峻，環周數十里，人跡罕通，盜魁皆窟穴其中。其北則童坑、九龍諸山，幽深不逮童峙，而險峻相若。又北則狼坑、蔴皮坑諸嶺，田疇饒沃，村落萃聚，北接寧和嶺爲臨、寧分界。自大廣營西南行，洞迴溪繞，曲折而達雙鞏、沙崗村、逆溪、灘溪諸處。東行則達汊口，歷烏巖小溪而至花橋，此路橫貫童峙、童坑諸山之間，以大廣營爲適中之地。由汊口轉北，則至康谷。由康谷西行，踰蔴皮坑、狼坑諸高山，出童坑之背，直至東塍，以達郡城，又爲北路。現在康谷、溪口各駐防哨，東塍、兩頭門、管嶴、湧泉各駐練軍，皆在山之四周。山中空虛，鞭長弗及，若分兵五六棚駐紮大廣營，可以扼羣匪出入之路。其地命名之義雖不可考，以地勢言，必係昔年立營之所。至匪皆土著，不敢遠出，故無大患。然其難制，亦即在此。或十數人，或數十人，名有頭目，即殲斃其魁，而去一人復出一人，散則爲民，聚

則剽劫，遇官兵勦急，棄械負手，鵠立道旁，追者無從辨識，土人不敢指證，見有隙可乘，崖後林間突出格殺，往往有失鎗傷勇之事。羊腸鳥道，曲折皆知，風雨昏黑，騰越猱捷，故黨類無多，而終不能困。竊觀今日台屬匪情雖小大懸殊，種種行徑，與嘉慶間川楚陝流寇酷似。流寇之末，餘黨不過數千，流竄三省，國家以十數倍兵力搜捕勦殺，又數年而後削平。雖云勦小賊難爲效，實則剿流賊尤難爲功也。爲今之計，惟有統籌境內全局，畫分地段，使分駐防練諸軍，各有責成，嚴定處分；另仿川陝，用鄉勇法募本地山僻誠樸農民二百人，督以樸實耐勞哨弁，練成一枝活兵，晝夜游弋，飄忽無定，遇匪即擊，遇大股羣聚，則約分駐之兵合力共擊，數月之後，地勢險夷，第路歧錯，皆可瞭然於胸，即驀山越嶺之技，亦臻習熟。我能師其所長，彼即失其所恃。又嚴查奸商劣紳，貪得重利，藉保甲爲名，私販精利軍火濟匪，則臨境庶有豸乎？卑職瓜代有期，又武事自有專責，但一日在位，不敢不爲斯民盡一日之心，故舉親歷所見，妄貢芻論，上備採擇。

防營哨勇格斃匪犯遵飭查明録案申覆稟

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二十五日，奉本府札開：本年閏八月初七日，奉憲臺札發，卑縣孀婦詹李氏呈稱，痛氏胞弟李存炳販賣煙漿生理，去冬十月被著匪李子善、敬湯等刦奪，開單報縣及府。先後會營限拿。續獲李子善正法，敬湯等愈加訟仇，商謀李存尾賄串營弁載麒玉帶勇合黨李開秀等持械搗門，彈斃氏嫂王氏及氏弟存炳，無奈報縣。詎存尾驚案情重，用洋一千元賄戴麒玉慫父戴名山再賄縣洋一千五百

元，不批不驗。呈府，又被瞻顧。連呈發縣，五月二十三日上號。忘恩奉仰府速查稟辦等示。第氏弟被刦，控奉縣府，均批會拿。乃臟未起追，被匪通弁殺害，有賄無命，意至此極。上叩委員馳驗拿辦等情詞。奉批，此案前據呈控，當經批府速查情形在案。迄將三月之久，未據稟復，似覺遲延。今據續呈，謂氏弟李存炳先被著匪李子善等刦奪烟漿錢物報縣，會營查拿。迨李子善被獲正法後，該匪黨李敬湯等懷挾訟仇，商謀李存尾賄串營弁戴麒玉，帶領勇丁與匪黨李開秀等同往，搗門入室，炮傷氏嫂王氏及氏弟存炳一家二命，賄縣不驗，控府不究，察核控情，定有不實。惟爾弟究竟有無先行被刦，報緝案據及命案因何不予驗訊，均應查究明確，以憑核奪，仰台州府查照。先令控情趕緊查明稟復，毋再玩延等因，轉行下縣。奉此，查此案前據詹李氏控奉憲臺批府查復等因，轉飭下縣。當經卑職將實在情形具文稟復，茲奉前因，遵即檢查檔案。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十七日，據李存丙呈稱，本月十六日伊路經清水坑，被著匪李子善糾黨李敬湯等截搶煙漿錢物，乞請拿辦等情，據經卑前縣王令會營查拿去後。旋於十一月初一日據敬湯以族人李存幹向李存丙找屋價不允，邀伊理說，許付誘延原與角鬥被李存丙捏搶罩准良民受累等情，具保投訊。並據李存丙控奉本府批飭嚴拿究辦等因，節經卑前縣暨卑職勒拿李子善並傳李存丙質訊未到在卷。伏查卑邑民情刁悍，每遇命盜各案，擇肥羅織，妄報藉詐，積習相沿。此案李存丙煙漿錢物有無被子善等截搶，事未可知。惟密加查訪，李子善確係著名匪首，而敬湯家堪溫飽，平日尚知守法，存丙告其截搶，原爲索詐起見，因慮不能邀准，故首列著匪李子善姓名，以冀聳聽，此乃訟棍長技，在台屬爲數見不鮮；且敬湯果係搶匪，業經控准會拿，何敢於半月內具保投訊？存丙控情果

實，何以奉傳日久，絕不到案質對，兩相比較，其揑誣圖詐，似屬顯然。至此次李存丙即存炳等被營勇會董掩拿，拒捕格斃，以敬湯爲莊董李存尾堂侄，是以藉詞牽列，前據詹李氏等分呈妄報，當以李存丙等迭拿未獲之著匪，確有案據可憑，未便准予相驗，致長刁風；況現查李朱氏呈內存丙之母胡氏尚在，敬湯等果有商謀賄串情事，何以其母默無一言，輒由業已出嫁之詹李氏迭次揑控，甚以賄營賄縣無據臟私列諸呈牘？若不澈究嚴辦，以後辦事更形棘手。卑職微員固不足惜，戴名山現署台協鎮，係二品現任大員，信口誣衊，成何體統？即如閏八月二十六日，卑署親兵小隊管帶包千總國才，以四十人會同童峙山保甲練勇十八人，在李安坑捕拿匪首小黃皮、小老毛等對仗，自辰至申，匪衆兵單，陣亡小隊勇、團勇各一名，受傷八人，此等事往往而有，倘匪能斃我，我並不能斃匪，臨事瞻顧，弁兵團董，勢難責其效力。詹李氏婦女何知，無非武生李敬幹、生員李敬葉等朋謀串唆所致。如再赴憲轅瀆控，應請從嚴批斥。抑或提抱，押發究誣，以杜刁告，而免牽累之處，出自憲裁，除武生李敬幹可否由卑職移取入學年分詳革拘辦，業於前稟請示，並趕傳生員李敬葉訊明核辦外，緣奉飭查，合再肅泐稟復，並將李存丙呈報被搶案內李敬湯訴詞一紙，開摺附呈，仰祈察核。

民人王居孚兩次呈縣未收緣由及現在訊辦情形稟

竊照卑職三八告期親自收呈，凡情節不合當堂發還之件，皆於收呈掛號簿略記所以發還之故，仍飭書摘錫供詞備查。本年七月初八日有民人王居孚控旂長于吉拐賣一呈，略稱伊遷住大汾道感堂，娶妻李

氏生子，二十三年夭亡，伊在外幫夥，銀洋陸續寄家。本年三月被于吉誘家拐賣等情，訊供幫夥海門，子死以後並未到家，詰以海門距道感堂不過十五里，何以三年不歸？則又改稱李氏回住母家三年不來，詞益支離，與呈不合，而堅執不移。遂判號簿云：「情節牽强烏有，妻三年住母家不肯回歸，而不早呈控者乎？原呈發還。」後於八月二十八日以據具呈，記憶前事，檢簿情節不符，仍將原呈發還。簿判七月初八日具呈駁斥不准，復改換情節，希圖朦混，愈見控情不實，仍不准。台屬刁訟，圖准不圖審。一案傳訊，累及數家，是以卑職於控情支離呈詞不輕受理也。茲奉批發王居孚白稟，情詞牽强，已在洞鑒。至稟內聲叙于吉朦罩，以致呈詞不收情形，更爲刁狡。卑職審理案件，除堂房一人傳話外，站立之書差、家丁，不許一人插話，違犯立責。收呈之日，堂上堂下數十百人，若如居孚所云，則該民人來案遞呈，適遇于吉站堂，始而潛串，繼而撰讒，又繼而散佈，使家無宿食難免坐斃之說佈滿左右，輾轉而入高坐堂皇者之聽，致爲所誤。滿堂嘈雜，尚復成何堂規？公堂爲衆目昭彰之地，竟敢任意捏砌，即此一節，已見虛誣。案關牽控差役，一面已飭提該差于吉及李氏、李榮正並居孚到案集質，朱啓廣有無干涉，應俟訊明再行補提，免滋拖累。是否有當，合將王居孚兩次具呈未收緣由，及現在辦理情形，先行肅泐稟陳。

劣生陳夢彝庇抗噬欠兇毆控案請批府提訊稟

竊照本年閏八月十一日，據婦人谷錢氏攔輿喊稱，伊夫谷廷濟在外當勇，積洋十五元，存與王順和

茶食店，借票中代分明，另摺支取利息。本日向順和取利，店主王春茂心存噬賴，正言理叱，被用門枋毆傷頭顱，拔去銀針、耳環、手鐲，喊請驗明究追等情，當即下與親驗。該氏顱門右邊有木器傷一處，頭皮破裂，血流被面。以兩造皆在同城，釁由錢債細故，受傷尚非要害，毋遽成訟，手諭值日役陳仁查理速復。旋據陳仁面稟，谷錢氏確有順和票摺，順和亦認有此項存洋。錢氏被毆不甘，且索賠失物，理處不下，復條諭傳兩造携帶票摺來案諭息，免致終訟。隨據谷錢氏呈驗票摺，求請提追前來。查閱借票，洋數相符，係本年七月十七日順和洽記主借陳松甫中見，利摺書明二分五釐，蓋有順和書柬戳記。又據陳仁以王春茂避匿不出，順和店兇蠻不理回復，隨改差尹邦票飭傳訊，票內並言此案傷不填單，差不給票，原爲體恤起見，不欲有所苛求。順和店出有借票，豈能置身事外？傳令迅速聽候訊斷。乃十四日忽有生員陳光宅、李祥暉等三十六人以生員陳夢彝接開順和茶食店，前店主王松茂與谷錢氏口角滋事，奉差查傳，陳仁父子不去王松茂家，直至夢彝店，將夢彝倒拖朋毆，環叩立提訊辦等情。查陳夢彝即借票作中之陳松甫，作中未久，又認店主明明包抗被毆，並不控驗，由事不干己之陳光宅等扛幫代訴，於案情未合。但卑職懲治書差向從嚴刻，既被指告，立提陳仁笞責一千板，枷示一月。一面諭飭尹邦速傳王春茂即松茂帶訊，旋據尹邦稟稱，王春茂親戚生員陳夢彝先將春茂藏匿伊家，靠晚糾同腹黨，成羣護送出厦門，從天后宮前落船而去等語。伏查陳夢彝行止卑污，慣以被人毆辱爲詞，倚衿誣賴。本年三月呈控失妻案內，誣認嚴小弟爲妻父，控其賴洋毆辱，逼寫退書。卑職以廉耻道喪，斯文掃地，移學飭傳，申斥在案。膠庠之士，稍知自愛，皆羞與爲儕。茲王春茂恃陳夢彝爲抗庇，陳夢彝又糾陳光宅

等爲扛幫，以致城厢咫尺之地，噬欠毆傷之案，縣中無審理之權，撓法横行，始於學校，何以爲治？遂移請縣學，將陳夢彝傳案送訊，並聲明由縣飭役協傳，必又誣毆圖賴，請飭斗予限三日傳到，如仍抗傳，將該生入學年分開移過縣，以便詳請斥革，拘拿歸案。續據谷錢氏稟催前來，復經移催，時及一月，學中無一字見復。正在催取該生入學年分間，九月二十七日奉本府批發生員陳銘鑑等四十二人稟詞下縣。奉批：差役勒詐未遂，輒敢逞兇毆辱，稟果屬實，殊爲膽玩。惟此案經本府明查暗訪，生員陳夢彝與土妓南鄉小妹即谷錢氏素有往來，嗣因承頂王松茂所開順和茶食店即向該妓借洋添本，立有順和票摺給憑，續後陳夢彝在該妓家内，而松茂復至，與該妓稍有口角，彼此挾恨，該妓即將順和借洋票據揑稱王松茂抗欠不還等情，控經該縣飭差傳訊，該差等並不遵票查傳王松茂，輒至順和店向陳夢彝索詐，互相争執。如果非虚，該差等荒謬已極，業經該縣將原差陳仁提案笞責，辦理尚非寬縱。應再查明在場滋事各役，切實嚴懲，並即將該妓南鄉小妹即谷錢氏住屋標封，驅遂出境，以維風化，而安地方。究竟如何實在情形，其中有無别故，仰臨海縣確切查明，遵照指飭，分别辦理，具覆察奪。至生員陳夢彝身列膠庠，應知自愛，廼敢挾妓借洋，以致滋事，實屬行止有虧。且訪聞其平日居鄉，頗滋物議。本應發學戒斥，註劣，姑寬免其既往。嗣後務當恪守卧碑，敦品勵行，勉爲好人，勿謂一衿遂足爲護身符也。戒之，凛之，並飭遵照毋違，切切等因。奉查此案實在情形，控由毆傷，毆由索欠，欠有順和店票，毆人爲王春茂，接店爲陳夢彝，牽涉既多，若非一一質明，難於懸斷。卑職謂順和店不能置身事外，陳仁奉差往店查傳，皆屬照案辦法，夢彝以陳仁不應到店，致懷忿，怒陳仁不顧斯文體統，致與争執，皆非

意料所及。惟夢彝果被差毆，應即自行控告。倒拖里許，必有擦損傷，毒手朋毆，必有拳脚傷，虛實立辯，何故自己避匿，由旁人代訴？明係飾詞。卑職不以爲飾詞，立將該差責至千板，枷示一月，已覺偏徇斯文，刻待差役。乃復串出事不干己之陳銘鑑等四十二人上控本府，謂陳仁罪應加等乎？加以何罪，謂餘黨何人，皆應待陳夢彝訊出實情，庶無枉縱。即毆人之王春茂，須着陳夢彝交出。谷錢氏借款，須問陳夢彝追討。夢彝抗不到案，從何辦起？差傳則曰毆辱，本學教官飭斗傳喚，何亦抗避？陳銘鑑等以差勢滔天，本官庇護，妄圖挾制。卑職歷任以來，馭吏役最嚴，故所到之處，怨謗煩興，胥由此輩。臨邑蠹差或經訪明，或被指告，立予重懲，不延晷刻，革辦不下二十餘人，羈押尚有四五輩，而竟被以庇護之名，自問尚不至此。揣其意，始終欲使城厢咫尺之地，賴欠毆傷之案，縣中無審理之權而後已。以一陳夢彝而庇王春茂，以衆生員迭出而庇陳夢彝，撓法横行始於學校，何以爲治？現奉府批，確切查明，分別辦理。卑職愚昧，竊謂差役固應痛懲，而傷人肇釁之王春茂不容聽其抗庇；土妓固應驅逐，而挾妓借洋争毆肇事之生員不能聽其抗傳。况陳夢彝恃衿無賴，奸詐卑污，久爲膠庠之玷。卑職亦從生員來，深知讀書甘苦，士類素所愛惜。然糧莠不除，嘉禾不植，不敢過存姑息。現聞該生等糾集多人，日以迫索酒席戲文爲名，向該差家尋釁，萬一再生事端誣賴，反噬卑職，針受縱容之咎。已將陳仁、杜升發交三班總役看管，不許外出。此案近關縣役，卑職本應迴避，應求批飭本府親提訊辦，以免藉口。稟中所指杜升、尤永興二役，查三班中並無尤永興其人，杜升是否同塲聽候，隨時提訊。至臨邑士習，良莠不齊，潔身自好者不預外事，其莠者聯名幫訟，濫保土匪，一洋兩洋立可招致，倘匍公庭，不以爲

辱，詡詡然以秀才自命，尚未知卧碑爲何事。然其中或背列或頂替，並有開列生員而學册無名。此案禀府生員四十二，禀縣三十六，皆事不干已，代人控訟，援引生員代人扛幫作證之例，尚覺失輕，可否請飭府逐一傳訊，擇尤懲誡，以整士風？卑職交替在即，原可苟且塞責，惟刁生與蠹役皆足以蝨賊斯民，敗壞風俗，卑職爲整頓地方起見，是否有當，理合遵批禀復，並將生員陳夢彝與嚴小弟互控呈詞，開摺附呈，抑祈察核示遵。

録呈誓神文並瀝陳愚悃禀

竊卑職始爲諸生讀陸清獻三魚堂文集，内有宰靈壽時宿廟、誓神兩文，心焉識之。及改官謁選，從廠肆購得南豐劉簾舫庸吏庸言，閲之亦載巴縣誓城隍神文一篇，竊謂居心果無愧怍，何庸質諸神，復何必示諸人？繼思司寇麟裘之謗，鄭卿孰殺之歌，民情未洽，始政最難，況牧令爲親民之官，案牘動關財産，嫌疑之地，讒譖易生。蕭山汪龍莊在長洲縣幕，佐理孀婦周張氏立繼一案，物議繁興，致奉撫軍手書朱單，飭縣封送全卷親核，其誣始白。故一官到任，萬民觀聽所繫，先以其誓神者示諸人，使吾民坦然無疑而后爲政庶易措手也。伏維今日州縣應得之款，平餘養廉而已。浙省自粵匪平定後，裁減浮收，量缺分之大小，用數之多寡，以定平餘，出入相抵，原稍留其有餘，乃積之數十年，而供億之需，酬應之用，較原定時不啻倍蓰。昔人有言，出納之吝，象齒之焚，不必在賄。然濫予不難，遂致濫取。陋規一項，各處不同，而嘉道以來，相沿已久，雖有廉吏，不能摒除。同治間江蘇書局奉旨刊刻牧令書輯

要，其中不諱陋規名目。卑職經歷各任，但就地方情形，斟酌損益，去其太甚，不敢以一無沾染之語自欺欺人，惟事關案件，不取絲毫非分之錢，亦不以科罰爲名，假公肥已。豐順丁中丞嘗謂貪財枉法，乃小人無忌憚之尤，稍有人心，當不至是。而法不必其枉財，介乎可取可無取之間，失之毫釐，便成苟且。卑職昔任太平，下車伊始，即矢誓城隍之神；調任茲邑，終始一心，而謠諑紛騰，幾有積毀銷骨，衆口鑠金之懼。昔尼山矢辭，再曰天厭之，當人事乖違，未嘗不乞靈冥漠。今值受代伊邇，復舉此心，質諸神前，再作誓言，手焚籲告，期之於始，恐未能果副所言；要之於終，庶自信不渝所守。謹抄録前后兩文上呈憲鑒，時艱孔棘，非力矯敝俗無以起已死之人心，非開心見膽，無以間羣讒之口。實縷縷愚忱，肅泐禀陳，仰祈垂察。

此庚子十一月通禀，國事方岌，大局阽危，憂心如焚，語忘觸忌，知我罪我，不暇計耳。甲辰加註。

受代前期誓城隍神文

維年月日守土官署臨海縣知縣孫鼎烈謹昭告於本縣城隍之神曰：鼎烈學問未優，忝竊官位，今年二月，自太平調任斯邑，奉職無狀，天降之罰，自夏徂秋，霪霖累月，繼以亢暘，陰陽相薄，沴戾洊至，使吾民苦水旱之災，清夜捫心，悚惶無地。幸明神降鑒，祈禱輒應，反祲爲祥，少免厥愆，而夙夜兢兢益懍。然於神人感應之機，捷於桴鼓。茲值代者將至，息肩有日，回思受事十有二月，於事上使民之道，循省多疚，惟清白此心，神明可質。昔在太邑，下車謁廟，先矢誓辭曰：凡民間詞訟，無論曲直勝

負，敢受案內外人分文者，即屬受贓，神其殛之。或藉案科罰，假公肥已者，神其殛之。洎乎今日，彌加惕惕，復進一言曰：其不能約束隨任子侄，交結營私，攬權納賄者，神其殛之。再陳誓辭，神聽緊聰，昔警其始，今省其終，終始不渝，以糾我躬。敢告。

受代前期録誓神文曉諭士民示

照得臨邑素稱繁劇，本縣自太平調任來此，已將巾歲，德不足以化民，威不足以禁暴，敬不足以事上，誠不足以感神，災祲降，疑謗生，盜賊不戢，風俗未敦，中夜思維，自覺盡心民事，視治會稽時，不及什一，視治太平時不及什五，良用歉然。惟清白此心，始終如一，則可以告士庶，可以質神明。盡減浮定章，三十餘年矣。官中之用，日有加增，取給平餘，不敷甚鉅，不得不就相沿之陋規，藉資挹注。昔王龍莊先生謂取之過慎，恐不足以應人之求者，此也。雖有廉吏，不能摒絕。同治間江蘇書局奉旨刊刻牧令書輯要，其中不諱陋規名目。臨邑此項，本屬無多，本縣去其太甚而已，未敢矯同立異。至事關詞訟，絲毫不苟之心，早已盟諸幽獨。昔陸清獻爲靈壽令，有宿廟、誓神兩文，刊入三魚堂集；劉簾舫觀察爲巴縣令，有誓城隍神文，列諸庸吏庸言；本縣仰止前賢，上年受事太平，曾於謁廟之日，手焚誓辭於神前。移任以來，盟心如昨。茲當卸篆伊邇，循省在官行事，自信無慙。爰謹於本月十五日載致辭於本境城隍之神，鈔録誓文，揭示遠近，俾衆咸知。此乃本縣開心見膽之誠，祗此區區可告無負於地方者耳。所不能釋然者，興利除弊措置無方，既無以副賢士大夫之期望，又無以應羣黎百姓之呼籲，

良由在官日淺，才力弗逮，凡爾衆庶，或其諒予。若夫毀譽之來，凡胸中有主，確然能自立者，皆不爲所動，可弗恤也。如其模棱瞻徇，無是無非，以博衆譽，本縣實耻之。爲此，仰闔邑軍民人等，一體知悉。

照會北山紳董

照得郡城北山，東至正學書院後，西至城隍廟山，上至城根，下至界石，向稱院後公山，被就近居民佔種殆盡。光緒二十二年經邑紳籌資贖回，標養樹木。奉前府憲趙嚴禁砍木取土，刊立碑記在案。本縣於九月間巡閱城垣，行經北城山頂，下見朱子祠上正中山一片，仍有人佔墾。查詢此山現爲西門外太平關居住之吳鄭五管種，據稱執有金姓紹票，竊怪院后公山既經贖回，何以獨留此山未贖？飭據鄭五呈驗嘉慶二十一年金宏貴紹票載坐落北固山提學祖崇正祠基地四號，計稅一畝五分，紹價錢十五千文，每年仍交小麥三斗，訂盟十二年后備還原價，照票取贖。計開四至，北至山爲界。又據鄭五供由張、李二姓輾轉紹與伊家，伊紹與林少卿，現被林家停厝棺材，當時並未說明仍交伊墾種完稅，並每年還金姓麥三斗等語。吊閱林姓所執各票，由金而張而李而吳，轉相紹頂。票載與金宏貴原票相符，惟價已增至十九千文，均載明不拘年限取贖字樣。本縣見鄭五貧苦，即捐廉給與洋十九元，令其向林少卿照票贖回，以清轇轕。詎林姓揹不放贖，正在飭差押贖間，復查得臨邑山糧地糧科則迥异金宏貴原紹票載。明崇正祠基地計稅一畝五分，又北至山爲界，可爲是地非山之確據。吊查金氏世譜，載崇正祠址在北固山麓朱

子祠側，朱子祠現完地糧十四畝零，其側必皆山麓平地，又可爲是地非山之旁證。現在金姓年收麥租三斗，係在張家渡莊金舜章户完地糧二分，糧册分明，又與一畝五分之數不符，必係歷年久遷，地早分割易主。北固山本屬公山，並無户糧。吴鄭五藉紹地票墾種，林少卿藉紹地票厝棺，皆爲影射。已堂諭鄭五以後不准在山墾種，至久停親柩，生員例應停考，原不忍使人子暴露其親之意。而年來迭奉大憲札飭厝棺之禁甚嚴，聞林少卿兄弟有廩生，生員讀書，自應明理，何忍使親骸日久浮厝，顯違例意，上干憲詰。況此處逼近火藥局，並恐有意外之虞，本擬將浮厝棺柩有主者押遷，無主者代爲埋掩。士大夫居鄉當爲庸衆表率，先已照林姓所執各票鈔録一分，蓋用騎縫印，將原契發還。兹查明並非山契，即可毋庸取贖。除將鈔票及金宏貴原票附卷備查外，合行照會。爲此，希煩查照諭令林少卿限兩月内擇日將厝棺一律遷移，讓出公山，照案經理，仍將遷柩歸山情形，復縣查考，毋稍徇延。

捐置太平綰山宗魯堂祀田請通詳立案移

照得前於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敝縣在貴縣内，因查閲團防赴隘頑所城接見綰山莊孔姓鄉董，謹詢及宣聖銅像，該鄉董備言海濱聚族而居，耕漁自給，家皆貧困，不足以供香火，宗魯堂亦久廢壞，無力修葺，以日暮途遠，未克瞻禮聖像而還。竊以時至今日，聖教陵替，不絶若縷。然三綱五常之道，如日月麗天，江河行地，萬古不可磨滅，使隨時隨地維持而扶翼之，安見海濱一隅，非剥果蒙泉之所繫乎？故敝縣歷任所至，惟以正人心、興絶學爲宗旨，遂商諸張典史承錫籌款置田，爲宗魯堂香火修理之費。

張典史復請於該處設立蒙塾，以課孔氏子弟，化其椎魯，俾人人由識字而讀書，而明理，庶幾俗成鄒魯，弗墜宗風。會明年正月署臨邑，悤悤去任，涖臨數月，每以斯願未償，時歉於懷。爰於太任養廉項下提撥光英洋四百元，寄交張典史，轉囑紳董陳樹鈞盡數買田，其得民竈田二十一畝九分六釐零，歲收租谷三十四石八斗六升，田價及中金開號各費，共支光洋三百九十六元一角三分，開具清摺，函寄前來。復函請儒學訓導何代定章程十四條，敝縣詳加察酌，又增列四條。茲分開清册兩本移送貴縣查照，請爲通詳立案，並移儒學存查。一面諭知賓興紳董及宗魯堂後嗣孔生廣德遵照章程各妥爲經理。賣田契三紙蓋印，發承附卷，仍諭飭各局書逐號註册，嗣後永不准推除他户。再是項捐田爲數無多，僅堪爲斯事之基礎，尚望隨時設法擴充，實深企望。相應移請。

上某公書

鼎承乏臨海，奉職無狀，於獲上宜民之道，自愧未能，怨讟之聲，聞於道路。良友相規，謂爲嫉惡太嚴。鼎亦自知其過，但承委靡疲沓之後，除暴乃可安良，政去害馬，古訓昭然，今之爲暴者非特盜匪而已，凡蠹書、刁差、訟棍及紳士寅僚之干預請託者，皆是也。挾其技皆足以害民，指其欲皆足以致怨。甚至八月以後，紛紛匿揭，謂將約期效西安之亂，庸懦無識之輩，頗爲鼎危。西安之變是匪是民，道遠莫知其詳。鼎清夜問心，於民無仇，而側聽輿論，亦無怨言。治匪雖嚴，處之以公，殺之何怨？惟七月亢旱，鄉民入城請雨，千百爲羣，洋鎗刀械，動輒滋事。此乃數十年來台屬各縣相沿惡習，驟難禁

改。時巨匪詹老三繫獄，其子糾黨，思挾衆要求，鄉民不肯附和，留者祇數十人，見署中守備嚴整，遂各散去，斬詹以徇，立即貼服。鄉間羣盜如毛，鼎嘗率數十親隊入山窮搜，搗其巢穴，未有敢抗顏行者。即當匿揭高張之際，夜深人靜，每携三五人微服徒行，巡歷街市，示以鎮定，卒無他虞。鼎嘗與人云：「良民無此心，莠民無此膽。」乃確有把握而言，特忌我惡我者，覺必如是而始快，亦非爲此言不足以去我耳。此項匿揭一夕九起，字跡、文理皆頗清順，迥非粗蠢人手筆。默加調察，實出諸上下衙署親屬之手，尚非書役、訟棍所爲，即欲舉發，不得不存投鼠之忌。以民情可恃，內顧無憂，姑亦置之。上年待罪太邑，上左右書，謂詞訟、土匪皆可勉力爲之，獨教士不可一日與處。不意異族猶可馴，而不可一日與處，情形至今日爲尤迫。間嘗讀易至「困」，而不禁慨然矣。「困」之象，坎下兌上，以合體言，剛爲柔揜；分二休言，則九二陷於羣陰之中，四五制於一陰之下，其困甚矣。困而得亨，惟處以貞，故其占曰「無咎」。乃有言不信之戒，明知當然而不能自己，其所以不能免於咎乎？當涖任時，此缺已成陷阱，今年連閏三百八十四日，以二月十五受事，甫經四十三日，本年忙銀，代理任內已徵去一萬六千四百兩，計日數則什之一而贏，計徵數則什之四而更贏。官中支用，非有不可明言之隱，獨賴平餘，而減浮定章，各項公費，如考試經費，各衙門房費、津貼之類，皆取給於此，什去其三，一年之計，賠累何堪？明知陷阱，而提學按部已至，顧全局面，不容不身入其中。既入其中，求退不遂，五月以後，北信方警，地方羹沸，義不當有所規避。膏雨既降，民氣大和，始奉文交卸。時踰三月，代者不至。幸奉文雖久，鼎既不敢以五日京兆自視，地方士紳兵民吏役下及棍徒盜匪，皆不以五日京兆視我，

不致呼應不靈。忌憚毫無，冬防方亟，城鄉肅然，益見匿揭之詞，惟庸懦無識者信之；且震駭之明，知其不足信，而幸灾樂禍之心或有以藉口也。特負累之重，日加一日，恐陷溺愈深，終爲阱中人矣，將來交代，坐等參劾，尚復何辭？惟徵收短少，以虧帑獲咎，庸愈於才力竭蹶，以僨事獲咎乎？率抒胸臆，上乞訓言。

覆英教士湯丕生書

昨接來函，當已派人前往密查，如果實有其事，應即嚴行禁止。惟查東鄉該橋地方並無設有教堂之案，而保護一事，總以破除民教之見爲先。敝縣上年涖任太平，正值民教相仇之際，凡地方事件，皆令百姓自行呈告，不受教士函請，呈內不得自稱教民，他人亦不得以入教指控，故能持平辦理，毫無窒礙，民教相安，始終無交涉案件，此正善爲保護之法。現因北方有事，人心思亂，似宜仿此辦理。王存炳果係受侮，盡可自行控告，聽敝縣秉公審辦，實究虛坐，方昭平允。一經貴教士函託，一稱教民，即使敝縣十分持平，民間必以爲偏徇，愈結怨於教民。黃邑焚搶之事層見迭出，至今未已，可爲前鑒。貴國教士聲名素好，尚祈諭令在教諸人，格外謹慎，以保平安。是所至盼。

再致湯教士書

頃復一緘，知已入覽。隨後查悉該橋教民王存炳年已七十左右，其子啓松之女曾許楊兆芳爲妻，尚

未過門。兆芳上年十月病故，啓松女被余沛如拐逃，當時啓松託村人方金樹、唐兆中、余阿四三人尋覓，許其尋着各送酬勞洋一元。金樹至馬舖頭尋着，將王女帶回，由住郡東門之張傳士作主，許配鄭大連家，而啓松所許金樹等勞洋，至今未付。金樹於前月二十七日向討口角，並無糾衆搶物，八月初二日亦無送信拔牛情事，此事前次張傳士來縣求爲出差，敝縣因一面之辭未足憑信，且未有人出頭控告，是以未允。茲幸貴教士函囑細查，如冒昧出差，必至激成事故，務望即傳該教民等量加申飭。若以無作有，誣累生釁，則敝縣保護之力亦有時而窮耳。

覆湯教士書

昨接來函，已悉一切。飭拿兇犯張慶潭，誠恐勇役徇私縱逃，並派哨官督率前往，又恐袁德三等飾詞藉口，亦令邀同到地指認。袁德三同四勇前行，哨官帶各勇役後繼。張慶潭等久已逃出在外，並無在張英燮家獲住阻逃之事。張英燮雖原控有名，但上憲定章，命盜案件提人不得過三名。此案敝縣於相驗時當場研訊地保及細加訪問，皆言當時逞兇祇有三四人，即袁德三塲供亦不復及張英燮等，所以核提四名，原屬毋枉毋縱，餘並删除，以免擾累。此次弁勇下鄉，諄諄誠諭，非牌票有名不准妄拿一人。是張英燮之不肯帶案，係恪遵敝縣誠諭，非藐法也。教民亦係敝縣子民，斷不膜視。袁德三不來縣具呈，一再揑造虛詞，欺朦貴教士，以後如何辦事？似應申斥，戒其將來。至張慶潭等數人，容當照案移營緝拿，務獲究抵可也。